丽水文史资料目录

（第一辑）

丽水县沿革……（1）
双龙会在处州的革命活动……吴学融整理（3）
双龙会会首王金宝……吴学融（7）
吕逢樵革命活动与处州光复①……张智辉（9）
阙麟书小传……阙良庆（30）
辛亥革命在丽水……毛虎侯（38）
头等功开国军叶得标……吕绍泉整理（42）
反袁斗争在丽水的活动……
……（附黄桂芬小传）吴学融整理（46）
丽水文化界抗敌协会……朱俊琳（50）
台儿庄会战片断回忆……端木绍昌（52）
往事点滴*……黄绍斌（55）
记大港头“浙江省铁工厂”……胡四兴、马英才（58）
一九三九年周恩来同志视察浙江兵工厂……仇甬夫（67）
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简述……叶元璜（70）
国共合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始末……洪省三（71）
李默庵领导的三十二集团军……洪省三（76）
丽水沦陷前后的回忆……季　彬（79）
丽水再度沦陷前后……左　夫（84）

回忆策划丽水县自卫总队起义经过……张慕槎（90）
起义的回忆……胡允孚（97）
丽水起义的补充回忆……胡允孚（105）
游击队转战白区，开仓济贫……王君木（109）
敌十一师偷袭高亭，王桂伍战伤被俘、英勇就义
……王君木（112）
碧湖武工队镇压恶霸林华庭……王君木（114）
智擒敌独立连连长叶树法……王君木（117）
渡江战役日记……高治国（120）
解放丽水的回忆……童国贵（132）
丽水城解放见闻……叶元璜（134）
机智勇敢的宣传员
——回忆在部队所闻……吕绍泉（136）
云和城的解放
——回忆在部队所闻……吕绍泉（138）
匪十一支队被歼经过
……丽水县人武部民兵斗争史编写组（140）
缸窑惨案……吴　贤（143）
自取灭亡的匪首陈迪化……肖　良（145）
括苍除"魔"……肖　良（147）
穷途末路的匪首李国光……肖　良（150）
附：政协丽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征稿信……（153）

丽水县沿革

丽水县是浙西南山区一个比较古老的县份，它原称“括苍”，于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置县，唐朝改名为丽水。一千四百年以来，一直是浙西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交通枢纽。

从后铺、白桥村出土文物表明，丽水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祖先就已在这一带劳动生息。

春秋时，整个浙江为越国土地，战国周显王四十六年（公元前323年），越亡于楚，浙江北部尽入楚地，南部（今台、温、丽地区）仍为越的后裔争夺王位的所在。西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立东瓯旧贵族闽君瑶为东海王，都东瓯（今温州），丽水属东瓯国土。西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于原东瓯国北境（即今台、温、丽地区）置回浦县，丽水属回浦县地。东汉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改回浦县为章安县。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会稽太守孙策分章安县南地置松阳县，丽水为松阳县地。后虽郡、州多次变更，但丽水一直属于松阳县管辖。直到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始分松阳之东乡置括苍县。以括苍、松阳、临海、永嘉四县置处州，治所括苍。至唐朝高祖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括州总管府，管松、嘉、台三州，括州领括苍、丽水二县，丽水之名始见于此。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丽水并入括苍。唐代宗大历十四年，

为避太子讳（即德宗名适）改括州为处州，括苍为丽水。处州管丽水、松阳、缙云、青田、遂昌、龙泉六县，州治仍在丽水。宋沿唐制，以州统县，元改州为路，明改州为府，清沿明制。丽水皆为州、路、府及县治所在地。

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成立，废除道、府、厅、州，丽水县直辖于浙江省都督府。１９１４年恢复道制，丽水属瓯海道。１９２７年废除道制，以省统县。１９３５年属第九行政督察区，丽水为九区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１９４８年属第六行政督察区，同年７月属第七行政督察区，丽水均为专署所在地。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丽水仍为第七专员公署所在地。县人民政府曾迁碧湖，１９５２年第七专区撤销，丽水并入第六专区（即温州专区）。县人民政府从碧湖迁回丽水城内。１９５５年８月，县人民政府改为丽水县人民委员会。１９５８年７月撤销云和县建置，并入丽水。１９６１年８月，丽水县人民委员会迁云和镇，原丽水城关区及丽东、信孝、联城等改为丽东区。原宣平县曳岭区崇义、丽浙、永丰、梁周等五乡划归丽水。１９６０年３月，撤销景宁县建置并入丽水。

１９６２年４月，丽水、云和分县，丽水县人民委员会迁回丽水。１９６８年８月，改丽水县人民委员会为丽水县革命委员会。１９８０年７月改丽水县革命委员会为丽水县人民政府，所辖行政区划分为城关镇、碧湖镇及城郊、碧湖、丽云、曳岭、雅溪五个区，下属３３个乡，３５５个行政村，１３４１个自然村。

双龙会在处州的革命活动

清代末年，朝政糜烂，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屡遭失败，以致赔款割地，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由此国库空虚，民生日艰，国势垂危。清政府为摆脱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除媚外求荣外，对人民则加紧压榨勒索，对素称东南财赋之地的浙江，掠夺尤为残酷。加上连年灾荒，农民收入微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敲诈逼勒，广大农民走投无路，只得弃田逃荒，鬻儿卖女、背乡离井、流落他方。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垂涎中国大好河山，除不平等条约所窃取的权益外，还派遣披着宗教外衣的传教士，深入城乡各地进行文化侵略，甚至公开干涉中国内政。他们到处建立教堂，罗网教民，横行乡里。盘踞在处州的洋教士亦非常跋扈，他们包庇教徒，欺压乡民，为非作歹，其所为激起处州人民对洋教士的极端痛恨。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益深化，各地破产农民与受尽迫害走投无路的各阶层贫苦群众，纷纷群起反抗地主劣绅、官府爪牙、以及教会中的洋教士和不法分子的欺压。处州双龙会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诞生的。

双龙会本名万云会，是终南会的流派。会主王金宝是客居松阳县的青田人，性豪爽而有胆识。幼随父至各地与各地会党均有所接触，后受终南会委托在处州组织万云会。金宝接受委托后在松阳、丽水等地开展活动。并在丽水小水门外岳母家以教拳为名，以赌博为掩护，与居住在小水门城门头的吴

应龙秘密磋商，积极开展活动，拟图组织会党。

清光绪后期，金宝利用松阳县西乡农民水神集会的风俗秘密组织会党，由于会友的票布（一种入会的凭证）上绘有双龙，所使用的红旗，亦绘有描金双龙，故名双龙会。当时浙江各地秘密会党纷纷建立，如诸暨的白旗党、平阳和瑞安的神拳会、江山常山的终南会、宁海的伏虎会、金华的龙华会、衢州的九龙会、严州的白布会、嵊县的乌带党等。这些会党与处州双龙会一样，皆以“仇洋”为主义。处州双龙会积极提出：“洋教为非当灭尽，要求乾坤扭得转”的口号，深入城乡广泛发动群众，广收会友，同时与浙江各会党一起开展反洋教斗争。年余，会友已达二万余人，活动遍及处属十县，并设本部于丽水，其他各县均设有分部。会友多数为贫苦农民，还有船工、搬运工、手工业者、小贩等参加。会友入会要参加入会仪式，满百人以上称“单百会”，满两百人以上称“双百会”，由会主主持，歃血为盟，聚饮订誓，以表心迹。然后由会主授以会中密语，发给会证。这种入会仪式，不仅使会友明确斗争的目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会友的团结。随着活动的开展，会友日益增多，双龙会声势日盛，与洋教的斗争亦日趋激烈。慑于双龙会之势，洋教士及不法教徒欺压乡民亦有所收敛。双龙会的积极活动，使处州知府赵尧熙和各县知事十分震惊，诬双龙会为“乱民”、“土匪”。并与洋教士互相勾结，严禁双龙会活动，企图扼杀双龙会的革命力量。从此，双龙会与洋教及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加强会党力量，处州双龙会积极与金华的龙华会及台州等地会党密切联系，互相支援，开展斗争，会党

的力量空前壮大。

光绪三十年（公元一九〇四年）初，浙江革命党人陶成章、魏兰等，为联络和开导浙江各会党共同反清，由魏兰至丽水与双龙会头目吴应龙、阙麟书取得联系，并与会主王金宝会晤。在革命党人的帮助下，双龙会改“佐洋”宗旨为“反清灭洋”，矛头直指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并在处州各地散发传单，在“告群众书”的传单中，有“八月桂花香，十五、十六动刀枪，先杀倪凤梓、后杀镇台革包官”之语。至此，双龙会的威望深入人心，声势大振。

同年九月，革命党人陶成章在上海与蔡元培、黄兴等密商，定于十月初十（阳历十一月十六日）万寿节，黄兴在湘、鄂两省同时并举义旗，以闽、浙为后援进行起义，后黄兴准备率领华兴会（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团体）首占长沙，夺取湘、鄂，并以闽、浙为后援，推翻满清。革命党人陶成章、魏兰等，拟集处州双龙会以及金、衢、严、温、台六府会党，于长沙举义后三日，起事响应。处州双龙会会主王金宝与金华龙华会会主沈荣卿，亦准备协约共起，金宝并传檄遂昌双龙会管事周某，率会友袭取遂昌，然后出江西与各路义军聚会以应长沙起义，并传檄处属各县会友约期起事。处州府城的双龙会会友，亦在积极准备赴约。这一行动使府、县各官极为震惊，但因长沙起义事泄而止。这次会党联合武装起义，虽因客观原因而未实现，但充分表现了双龙会及各会党对革命的巨大热情。

金宝遣散会众后，即往永康与龙华会会主沈荣卿议事，旋赴金、严一带策划革命。由于金宝积极进行革命活动，清

政府恨之入骨，悬赏两千元捉拿金宝。由于叛徒程象明的出卖，金宝在桐庐县被清政府逮捕，同年冬被害于处州城。

王金宝遇害后，双龙会由吴应龙、阙麟书继续统领，其势并未稍绥，革命斗争仍在继续中。

叶兴斋、王月明、陈金妹、刘黄宝、
林江南、周增根等老人提供资料
整理人：吴学融

双龙会会首王金宝

吴学融

王金宝（1881—1904年），青田人，颇有拳艺，娶妻应氏，育有一女名翠翠。金宝幼随父客居松阳，其父善拳术，在松阳富户黄家当保镖。金宝十三岁，开始随父远游各地，与各地秘密会党，均有接触，后受终南会委托建立万云会。金宝接受委托后，在松阳、丽水秘密活动，发展组织，准备建立秘密会党。由于其妻应氏在丽水小水门埠头以撑渡船为业，妻舅应甘散是瓯江船工，经常往来于温州、青田、丽水，其妻居于小水门外的茅屋，常有各地船工往来，对组织会党、发展会友极为有利。因此王金宝就以教拳、赌博为掩护，与居住在小水门城门头的吴应龙共同活动，秘密组织会党。因此，小水门一带就成为王金宝组织会党、发展会友的秘密据点之一，年余，活动遍及处州十县，会友迅速发展到二万余人。

因会友票布（一种入会的凭证）上绘有双龙，会党的旗帜上亦有描金双龙，故称“双龙会”。双龙会以“仇洋”为宗旨，与各地会党一起开展了反洋教斗争。双龙会设本部于丽水，其他各县均设有分部，组织十分严密。

1902年，有志青年阙麟书与进步分子黄桂芬、李春贤等参加了双龙会，促进了双龙会的发展。1904年春，

王金宝又结识了革命党人魏兰等，在革命党人的帮助下，金宝改双龙会“仇洋”宗旨为“反清灭洋”，使双龙会的革命旗帜更加鲜明。

同年9月，陶成章、魏兰等革命党人，联络浙江金、衢、严、处等六府会党，准备响应革命党人领导的长沙起义，金宝传檄各地会友积极响应，后因长沙起义事泄而止。金宝遂往金、严等地进行革命活动，由于叛徒程象明的出卖，金宝在桐庐被清政府逮捕。同年农历10月在处州城就义，年仅二十四岁。

吕逢樵革命活动与处州光复①

张智辉

吕逢樵是浙江著名会党领袖，是光复会著名革命活动家。在辛亥革命时期，他与秋瑾、徐锡麟、陶成章、魏兰等革命志士诚笃相结。在浙江革命党人创办温台处会馆，建立大通学堂，发动会党群众，组织武装起义等革命活动方面，都起了直接的和具体的作用，浙江辛亥革命的每一重大政治事件和闻名全国的浙皖起义是和吕逢樵的名字分不开的。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首义、浙江杭州及各州府群起响应，吕逢樵又率领他在仙居亲手武装起来的光复军光复处州首府



吕逢樵像

丽水。吕逢樵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不惜倾家济资，耗尽毕生精力，直到最后为袁世凯的走狗朱瑞谋害而死。吕逢樵的革命事迹和处州辛亥革命史应载入史册。本文拟就这方面问题，作一初步整理和探索。

（一）

吕逢樵（一八七六年至一九一三年），字东升，号熊祥，小名唐良，浙江缙云壶镇人，出身小商家庭，自幼过继给叔父吕龙海。其叔父在壶镇开一“合盛南货号”（在今壶镇解放街四号），经营茶叶、药材等杂货，经常来往于杭州南星桥“壮源顺”茶叶行。因吕龙海为人忠厚（曾将“壮源顺”多给的五十块银元退还老板），因而颇得“壮源顺”及壶镇人的信赖，生意尚兴隆。为了使“合盛南货店”后继有人，吕龙海将唐良送入当地秀才朝喜先生的私塾里求学。朝喜先生和镇上父老常夸唐良天资聪慧，少负大志。在未成年时，唐良常随叔父往返金华、杭州、绍兴、上海等地经商。二十岁那年，就能独当一面，经营“合盛”家业。多年的行商生涯，使他饱见世面，广结豪杰，认识了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使自己逐渐走上革命的道路，并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从吕逢樵的简历来看，早年他只是一个读了几年私塾的商界人士（后来在筹办大通学堂、半日学堂和育英女校过程中，他在教育界也有一定的声望，故各界人士甚至清政府又把他列为学界人士）。而他的家乡又地处浙南偏僻的山区缙云壶镇，然而青年时期的吕逢樵却那样迅速地被卷进了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的洪流，毅然成为浙江颇有名气的会党首领和光复会的著名活动家，这当然是事出有因的。固然吕逢樵有他自己特有的热情而正直的性格，但促使他奔向革命道路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潮流对他的冲击和洗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国弱民穷，外患迭至，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危机日甚一日。社会的动荡和急剧变化，极大地震动了青年时期的吕逢樵，几经列强入侵的刺激后，吕逢樵终于弃商从戎，踏上了民主革命的征途。

一八九五年，腐朽的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举国哗然，爱国志士莫不痛心入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武装起义。在全国革命形势影响下，浙江革命风气大开，知识分子大谈国事，纷纷投入爱国活动。十九岁的吕逢樵因经商在杭州，耳闻目睹，深受刺激。自此，他开始关心国事，同情民主革命。但这时的吕逢樵，还不是一个革命的实践者，他还在渴望更多的理解革命的真理，寻求志同道合的“同仁”，参加或组织革命的团体，从而打开一条革命的出路。

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义和团运动失败，爱国知识分子和东京留学生，痛感内政腐败、外强凌辱的悲惨命运，不满清政府的媚外罪行，纷纷开展反满活动。浙江为人文会萃之地，浙江籍革命党人蔡元培、章炳麟等群集上海，以文字鼓吹革命，发行苏报，于是爆发了一九〇三年震动全国的“苏报案”。“苏报案情起自上海，上海连浙江，故此案之风潮，遂遍传于浙江内地，而革命之思想，因以普

及于一班人心也”②。浙江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萌发了吕逢樵的爱国思想，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坚定了他弃商从戎的决心，使他毅然投入革命实践。

吕逢樵和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样，不可避免地走着一条脱离工农群众，依靠会党和新军力量，武装起义推翻满清的道路。为了寻找革命的力量，吕逢樵于一九〇三年前后同浙东会党取得了联系。当时的浙江，会党巨多，山堂林立，他们在“反清复明”和“仇洋教”的斗争中，显示出自己巨大的力量，引起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关注。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说：“会党之势力，乃日见其强大。时势逼人，乃复有革命党者，乘时奋兴，与诸会党结合，为之助其焰而扬其波”③。浙江会党逐渐成为知识分子从事武装起义的源泉。他们纷纷介入会党，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取得了会党群众的信任，其中不少人被推为会党领袖，吕逢樵就是其中之一，浙江巡抚张曾敭在奏报浙案情形时说：“有学界人士如竺绍康、吕逢樵、赵宏甫、沈荣古、许道亭等，及举人张恭、廪贡生刘耀勋、生员王金发、武生倪经等，皆以士流为党目”④。吕逢樵的族侄吕嘉益是龙华会缙云首领，嘉益“秉性强直，最喜抑强扶弱，结党数千，雄踞一隅，与永康沈荣卿、武义周华昌为莫逆交”。于是，吕逢樵通过嘉益，结识龙华会首领张恭、周华昌、沈荣卿，并加入了龙华会。与此同时，又认识双龙会首领王金宝、吴应龙、阙麟书，平阳党首领竺绍康等。由于他“慷慨好士”，对会党群众亲如手足，因而很快在会党中享有崇高威信，成为龙华会处州首领。吕逢樵等知识分子和爱国之士介入会党，不仅使浙

东会党增添了新的阶级成分和民主革命的新思想。而且在浙江著名革命领袖徐锡麟、秋瑾、陶成章、魏兰等人联络会党，发动武装起义过程中，起了积极的“桥梁”作用。在这一方面，吕逢樵给了陶成章、秋瑾、徐锡麟等革命家以极其深刻的印象。陶成章曾说吕逢樵“胸有才智，善揣人情，熟识秘密会党情形，且与之往来”⑤正是由于吕逢樵等人往返引荐，陶成章等革命志士，得以遍访浙东会党，探知会党秘密。

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爆发，在日本东京的留学生商讨回国运动会党，发动反清起义。是年冬，陶成章偕魏兰（浙江云和人）返国，深入浙江各州府，大力开展联络会党活动。陶成章寓于云和魏兰家，创办“先志学校”，以为联络会党的基地，“处府由是多革命党”。陶、魏还携带《浙江潮》、《革命军》、《猛回头》、《国民日报》、《警钟日报》等大量革命书刊，散发各地，并在所到之处登台演说，于是革命书籍遍于浙东各地，革命思想普及于中下层社会。这时，革命热情奔放的吕逢樵，在缙云喜遇陶成章，他设宴款待，赏酒酣歌。由于思想意志的相同，两人初次相见，言谈融洽，自此，成了志同道合，情同手足的革命知己。年底，在东京留学的秋瑾为筹措学费，回国赴绍兴母亲家，复由绍兴至上海。这时陶成章、吕逢樵亦在上海，陶成章特陪秋瑾专程访问吕逢樵。这是秋瑾第一次接触知识分子会党领袖，因此有的同志认为秋瑾与吕逢樵的这次会见，是秋瑾与浙江会党党建立正式联系的开始⑥。

一九〇四年前后，吕逢樵还结识了敖嘉熊、龚味荪、褚辅

成、吕公望、王金发（早年吕经商嵊县时即认识王金发，后来在革命活动中遂与王为莫逆交，王将大女儿王侠雄嫁于吕的大儿子吕志刚，两人又成为亲家），终于形成了以秋瑾、陶成章、徐锡麟为领袖，以魏兰、敖家熊、龚味弥、褚辅成、张恭、竺绍康、王金发和吕逢樵等为中坚的浙江辛亥革命前驱，特别是浙皖起义时期的核心力量。从此，吕逢樵为革命心驰神往，凡浙江革命党人的历次会议、重大政治事件和各次武装起义，无不出现他的身影和足迹。

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敖家熊“谋握地方上财、兵二权，以次组成独立之军，且以交通浙东西之各秘密会”，于七月在嘉兴创办温台处会馆。陶成章介绍魏兰前往任会馆总理，又引荐吕逢樵、丁镠、赵卓任执事。于是“人才极一时之盛。由是温台处会馆遂为革命党及会党交通之中枢”⑦。温台处会馆实际上成了浙江革命党人聚会和联络的据点。光复会成立后一段时间内，它又是光复会在浙江的联络点。在温台处会馆创办过程中，吕逢樵往返于温台处金各府，不辞辛劳，竭尽全力，“吕逢樵、赵舒、赵宏甫等，奔走联络，尤为尽力”⑧。一九〇五年五月，因敖嘉熊迭遭家难，经费支绌，办事人相继离去，温台处会馆无形解散。

一九〇四年十月，浙江留日学生龚宝铨与蔡元培在上海发起组织光复会，邀徐锡麟、陶成章参加。同年，由陶成章介绍，吕逢樵加入光复会。自此，他又专心致力于光复会创办学堂、联络会党、组织武装力量等方面的工作。吕逢樵为光复会员奔走活动的经费和光复会武装起义筹买枪枝，耗尽了“合盛南货店”的全部资本，“熊祥家开一小杂货店曰吕

万盛，其家本小康，以慷慨好士之故，因中落其家，然不介意也”⑨。

光复会成立之后，欲借清政府废科举、办学堂之际，创办学校，以掩护革命活动。一九〇五年，徐锡麟、陶成章、龚宝铨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召吕逢樵、赵卓等人前往襄理。为大通学堂的创立和广纳学员，吕逢樵同陶成章、龚宝铨一起，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成章随味荪，熊祥由山阴出诸暨，道东阳，欲至魏山，间赵永景兵起，乃由安文镇改道永康，至缙云壶镇，寓于熊祥家。遍召各处会党头目入绍兴大通学堂练习兵操。授以名片为记号，给于川资，以资其行”。“金处绍三府会党，既相借共集于大通”。“职是之故，丁未浙案之发，亦由金处绍三府而起”⑩。由此可见，经过陶成章、龚宝铨、吕逢樵的努力，闻名全国的大通学堂，其骨干力量由金处绍三府会党组成，浙皖起义时浙江方面的武装力量也是以这三府的武装为基础。大通学堂在团结教育会党群众、培养革命骨干、发动浙皖起义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仅如此，它还是继温台处会馆之后，浙江革命党人又一个联络中心。故大通学堂创办后，“浙江革命之大本营遂由温台处会馆而移于大通学校，即光复会本部之事权，亦由上海而移于绍兴焉”⑪。

一九〇五年冬，陶成章、徐锡麟等谋握军权，以利武装起义，捐官留学日本学陆军。临行前将大通学堂事务托曾钦熙、吕逢樵经办。陶成章“为免日后之破露”，嘱吕于翌年第一期体操班结业时，乘时停闭。而吕逢樵、竺绍康、赵卓等人欲藉此以广招徕，不愿就此停闭大通学校。一九〇六年

六月，陶成章因足疾返国，养病于西湖白云菴。吕逢樵从绍兴渡江来见，成章又谓吕曰："学校不过造就人才计，今人材已足用，不若归乡倡办团练，能祥诺之而去，然终不能践其言也。"⑫。吕逢樵一向对陶成章言听计从，但此次却由于深感民主革命荆棘载途，多培养一些革命骨干，能做到有备无患，因此他不能舍弃亲自参与创建的大通学堂，于是他与竺绍康，赵卓继续招纳会党骨干及有志青年入大通学习，一直坚持到一九〇七年秋瑾来接办大通学堂。

与创办大通学堂的同时，吕逢樵又在他的家乡壶镇办起了半日学堂（半农半读）、育英女校。吕逢樵、吕梦祥（辛亥革命时为逢樵的秘书，处州光复时被派任庆元县长）、赵和珍（赵舒之妹）曾先后任校长职。学校设有文、史、地、唱歌、体操等新科目。并将学员组织起来种桑养蚕，自筹办学经费。从此，山乡壶镇别开生面，革命风气布满壶镇和缙云城附近的山山村村。尤其是育英女校的出现，促使广大妇女走出闺门，投入社会革命实践，这在旧礼教根深的山村来说，实为悖逆不道。因此，最早仅有三个大胆的女生入学（至今尚健在的九十岁的吕杏娟就是当年三个学生中之一）。后来女校又在秋瑾和吕逢樵的支持下，排除阻力，学员发展到一百多人。育英女校还组织了"十人放脚会"，于街头宣传放脚，剪辫子。偏僻的山镇街头竟然出现了短发大脚的妇女练操队伍⑬。半日学堂和育英女校的开办，宣传和扩大了革命影响，培养了革命骨干，而且为光复军的组织聚了一批有生力量，在妇女运动方面，更有着自己特殊的贡献。壶镇革命风气形成，加上地势险要，且吕逢樵又对"同仁"慷慨

而热忱，故壶城遂为浙江革命党人在浙东的重要联络点和隐蔽地之一，“因该处崇山峻岭，可为修鳞养爪之用。且吕东升招待党员，极为周至，故党人多赴之”⑭。

吕逢樵一面建设大通和半日学堂，一面即依靠两校毕业生为骨干，在当地展开反清斗争。一九〇六年，吕逢樵发动大通学堂缙云籍归里学生，在本乡倡办团练，与县官范传衣发生冲突，范抓捕一学生杖以数百板，缙云学界大哗，学生誓杀知县而甘心。此事惊动杭城，省城恐事态扩大，被迫撤去范传衣缙云知县职。此时又遇处州府派课吏下缙云骚扰乡里，吕逢樵的族侄吕嘉益聚众围捕和殴打课吏，烧毁其文件。处州知府肖文昭慑于吕逢樵的势力，又撤去课吏差使。于是新知县上任后，“恐俱甚，乃使其子结交吕熊祥，而与之连和”。未几“熊祥欲试杭城清兵之强弱，召台州应师桀义师，入伐缙云及永康，道杀解饷清吏，并守汛地兵数十名。杭城清吏派兵至，与师桀军战，互有杀伤”⑮。清政府又撤去永康知县赵某。吕逢樵发动的缙云、永康、武义等地的武装斗争，给清朝地方统治势力以极大的打击，但因未与其它府县联络统一行动，因而未酿成更大规模的起义。此后，应师桀奉吕逢樵的命令，率众退居仙居务农，以等待革命的时机。

一九〇五年八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于东京。同盟会成立后，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和发动武装起义。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同盟会员刘道一、蔡绍南在湘赣边界发动萍浏醴起义，东京同盟会员纷纷回国策划响应。光复会员也齐集上海商讨起兵援助，决定由秋瑾（时已归国）联络浙江龙华会

首吕熊祥，平阳党首领竺绍康、浙东会党首领蒋乐山及张恭响应。会后，秋瑾策马扬鞭，奔驰浙江各地。在走访了嵊县竺绍康、金华的张恭后，秋瑾亲至壶镇“合盛南货店”与吕逢樵商讨策应起义部署。吕逢樵当即向秋瑾表示，愿尽全部人力物力应援此次起义，并保证按时举兵。秋瑾第一次联络会党成功，使她对起义充满信心。虽然后来萍浏醴起义因缺乏周密计划和统一领导而归失败，浙江的应援也未成事实，但这次浙江革命党的应援活动为后来的浙皖起义打下了基础。

一九〇七年二月，秋瑾正式任大通学堂督办。她以大通学堂为据点，联络会党，运动新军。秋瑾因活跃于沪杭，大通学校事务仍交吕逢樵负责。由于吕逢樵对革命忠贞不渝，对革命同志襟怀坦旦，故深受秋瑾所信任。是年，由秋瑾介绍，吕逢樵加入同盟会。

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徐锡麟与秋瑾相约，在浙皖两省同时举义。秋瑾紧张地发起募捐，购置枪枝，并着手将会党群众和光复会员组成“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领，自任协领，王金发、竺绍康、吕逢樵任分统。其间，秋瑾偕吕逢樵又两次亲临金处诸邑，同赴“合盛南货店”，组织会党，布置浙皖起义。由于秋瑾工作繁忙，吕逢樵不得不担负起联络各府起义的重任，故“皖案之发，主之者徐锡麟；浙案之发，主之者秋瑾。然为皖浙二省之串线者，陈伯平其人也；为绍金处三府之联线者，则吕熊祥其人也”⑯。

为筹划浙皖起义，徐锡麟、秋瑾等频于杭州镜清楼、白

云庵、台山顶，甚而西湖船中开会，“浙江会党首领吕熊祥、王金发、竺绍康等均在座”⑰。吕逢樵为革命，别妻离子，奔走趋赴浙江各地，“合盛南货店”倒闭后，家中靠妻子胡烈卿磨豆腐，养猪度日。吕逢樵每主一事，必废寝忘食，披肝沥胆，这使得徐锡麟加速了发动浙皖起义的决心。徐锡麟在秋瑾的信中说：“我辈所作之事，必须从速成就，迟则恐多阻碍也，酌仙、逢樵、宏甫等诸同志常变如一，麟视之必可靠，万万不为改厥宗旨，想同志高见必以为然”⑱。

与此同时，在东京的孙中山派黄郛、赵正平到浙江运动将校入同盟会，并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即起义。在光复会联络会党的基础上，赵正平、夏超“赴绍金处三府，于绍府联络竺绍康，金府联络张恭、沈荣卿，处府联络吕东升、周华昌。故同志到会者，七百余人，假投考之名，分处于各旅馆。其时清吏戒备严，不得动”⑲。

由于杭州戒备森严，秋瑾与竺、王、吕商议，决定先由金华起义，处州接应，待杭州清兵出攻金处二府时，绍兴义师渡江以袭击杭城，军界为内应。若攻杭城不拔，则返师绍兴入金华道处州出江西，以和安庆会合。约于一九〇七年七月六日（农历五月二十六日），浙皖同时起事。后秋瑾将起义日期改为七月十九日（农历六月十日）。但徐锡麟已在七月六日刺杀前来参加巡警学堂毕业典礼的安徽巡抚恩铭而被捕，安庆事败。浙江方面嵊县、武义、金华等地的光复军或先起事，或遭破坏。接二连三的事件和安徽清方查获的信件来往，都牵连到大通学堂和秋、竺、王、吕等人。这时，绍兴绅士胡道南又向浙江巡抚张曾敭和绍兴知府贵福密报：

“大通体育会女教员党匪秋瑾及吕逢樵、竺绍康等人，谋于初十边起事，竺本党首，羽翼万余人，近往嵊县纠约来郡”⑳。这使张曾敭深信大通学堂是清政府在浙江的最大威胁，于是决定派兵包围大通学堂，捉拿秋、竺、王、吕等人。在杭州的吕逢樵得此消息，化装成农民急返绍兴通报秋瑾。秋急嘱吕速去嵊县催竺绍康率军援绍兴，并准备开追悼会起兵。但此时张曾敭已派杭州第一标统李益智率兵三百，于七月十三日包围大通学堂，抓捕秋瑾。张惧怕竺、王、吕从嵊县前来营救秋瑾，便令贵福于七月十五日凌晨，将秋瑾杀害于绍兴轩亭口。

秋瑾牺牲后，清政府在浙江悬赏缉拿竺绍康、王金发、吕逢樵、陶成章、赵宏甫等人。吕逢樵与竺绍康、裘文高、张岳化装为学生潜回处州。张曾敭急电处州府称：“大通武备学堂分设，系吕逢樵所办，速即饬查的确，掩捕各匪，并察访有无藏匿军火，仍委妥员赴缙云严密查拿”㉑。于是半日学堂为处州府勒令封闭。张曾敭还遣李益智亲临缙云会同丽水及缙云的地方清军缉拿吕逢樵。已成惊弓之鸟的处州知府致电张曾敭说：“壶镇素称匪数，防队拟请永驻”㉒。处州知府深虑李益智的队伍撤走后，无法应付吕逢樵的革命势力。

秋瑾、徐锡麟遇害，使吕逢樵异常悲愤，他不顾清政府的缉拿和革命形势的险恶，决心举起光复军的旗帜，为死难烈士报仇。他曾多次联合同志，神出鬼没地袭击缙云县城，“清之驻防军不能敌，私与革命党分部首领吕熊祥约和，饷之粮食”㉓。由于各处消息隔绝，难图大举，吕遂接受清军请

和退据仙居，一面从事末相，一面积聚革命力量。

待清政府缉拿稍懈时，吕逢樵又治装出游，往返杭州及上海，与在上海的浙江籍革命党人陈其美、庄新如、褚辅成等密往过从。一九〇八年，慈禧与光绪相继死去，四岁的溥仪继位。陈其美、庄新如、褚辅成在上海召开浙江十一府革命党人会议，欲乘机起义。吕逢樵与壶镇的吕月屏代表处府出席会议。后由于叛徒刘光汉的出卖，举义未成。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黄花岗起义。陶成章归国赴上海策划响应。吕逢樵、王金发与会后，又积极筹备，整装待发。不料黄花岗一役又归失败，陶成章遂赴南洋活动。此次起义使革命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它激励着人们继起奋斗。这时吕逢樵仍潜居缙云横塘岸附近百步峭东八宝山（缙云、仙居交界处），从事农桑，以纾来往革命党人的活动经费。同时，继续走动沪、杭、绍等地，与陈其美、褚辅成、吕公望、王金发秘密来往，并通过王金发筹运枪支，以待他日起义。其间，吕将大女儿吕杏玉（后易名赛瑾，意即赛过秋瑾）嫁与百步峭的财绅周守邦的儿子，为掩护革命活动和筹集经费带来不少方便。

至此，吕逢樵为民主革命活动奔忙了八个年头。他不惜倾家荡产，历经艰险。虽然未曾获得起义的成功，但他的辛勤劳累为辛亥革命浙江光复传播了革命思想，发动了会党力量，组织了革命武装。这就为辛亥革命杭州光复及处州光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

处州首府丽水是浙西南十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辛亥革命时，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丽水爱国知识分子和会党群众已逐渐倾向革命，开始展开爱国活动。

一九〇四年，陶成章、魏兰赴浙东联络会党时，在丽水结识双龙会首领王金宝、阙麟书，在陶、魏影响下，双龙会“扫清灭洋”的宗旨，逐渐转变为“排满”。于是丽水会党与革命党人开始联成一气，其势力大为发展。

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魏兰、阙麟书又与丽水留日学生陈达、阙伊、潘芳园、徐佐鼎、赵舒以及爱国知识分子何子华、阎逊斋、褚焕章创办“利用实业织布公司”（后改名“利用织布公司”），以办实业为名，广泛联络革命志士，开展革命活动。翌年，“利用公司”又设一体育会，以办学堂为名，广纳革命青年，灌输革命思想。“利用公司”还团结了处州中学（今丽水中学）的叶庆崇、项华徽以及崇实两等小学（今图山小学）的李平、刘廷煊等一批爱国教师。民主革命风气深入各界，连地方绅士孙寿芝、项际虞等也对革命表同情。“利用公司”遂成为处州革命志士秘密活动的中心，同时也是省城革命党在处州的联络机关。

早年吕逢樵经商时，常走动丽水，自参加光复会和同盟会后，他实际上成为光复会和同盟会在处州的主要负责人。他对丽水革命形势十分关注，为了联络会党和扩大革命影响，他常背着留声机（当时留声机在丽水是罕见的东西），以放唱片为掩护，一面募集武装起义经费，一面广泛结交处

府爱国人士和工商界。他经常出入“利用织布公司”，与赵舒、何子华、陈达等结为亲密战友。在百步峋期间，仍不时潜入丽水，与“利用公司”诸同志分析形势，寻机起义。吕逢樵与何子华等屡欲在丽水起事，但一直苦于没有枪支。于是，吕首先通过王金发筹集枪支密运丽水。

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首义，全国闻风而动。十一月杭州光复，吕公望即赴永康与吕逢樵联系同时举义。吕逢樵首先率军光复了缙云，紧接着准备光复处州。他以亲手组织起来的百步峋的武装力量和半日学堂的学生为骨干，整编三百多人的武装队伍，配以平日储备的枪支，号称“光复军”。当地群众也纷纷手持鸟枪、大刀和土炮前来参加。吕一面加紧整训军队，一面派信使与“利用公司”革命党人往返联络，约期进取丽水。

丽水方面，“利用公司”诸志士闻讯永康、缙云光复，加紧准备迎接吕逢樵的光复军。他们积极策划内应，革命党人陈逸、叶庆崇、金志振与地方绅士孙寿芝、项际虞等二十余人，向驻丽水的浙江后路陆师巡防队管带李茂青劝导，要他看清形势，顾全大局，令所部不要顽抗。而吕逢樵的革命声势早已显赫处府官厅，处州知府肖文昭得知缙云业已光复，吓得躲入基督教堂不敢露面。早年被吕逢樵赶到丽水的知县范传衣早已闻讯丧胆，事先逃之夭夭，李茂青自知大势已去，孤掌难鸣，只得交出军装局，约束手下，静待光复，丽水城内准备就绪后，遂约吕逢樵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农历十月五日）前来攻取丽水。

十一月二十三日，吕逢樵的光复军在壶镇市基祭旗誓

师。全军分三队，由赵舒、吕嘉益、吕振中分别领队，日夜兼程，向丽水进发。这时，丽水城内学校停课、商人罢市，各界群众欢天喜地，剪去辫子，等待光复军的到来。十一月二十五日，吕逢樵的军队在丽水近郊受到处中教师项华澈带领的学生队伍以及各界代表谭宪、陈子俊等的热情迎接。城内沿街群众欢声雷动，项际虞、陈逸还身穿明代古装，腰佩龙泉宝剑，随人群夹道欢迎。在群众的拥戴下，光复军进驻府县衙门。接着夺取印信簿籍，赶走封建余孽，经过革命党人长期艰巨的革命活动，处州首府丽水终于兵不血刃，宣告光复。

丽水光复后，吕逢樵立即发布安民告示，着手成立处州军政分府。革命党人公推吕逢樵为军政分府都督。吕又任命孙寿芝为民政部长，项华澈为军政部长，毛养先为财政部长，叶庆崇为教育部长，陈逸为司法部长，朱光奎为民事部长。接着，军政分府向各县筹集经费，镇压敌视军政府的顽固分子。吕逢樵首先处置了拒不剪辫、招摇过市、煽动群众反对革命的松阳大地主黄秋江，罚款五万五千元，充作军政分府经费。这就镇压了顽固分子的反动气焰，稳定了社会秩序，大大地振奋了人心。吕逢樵着手的另一件大事是：令澜麟书在丽水、云和、青田招四、五百人的新兵，编为北伐队一营，由赵舒统率，准备参加北伐。

丽水光复和处州军政分府的成立，推倒了多年统治处州人民的封建专制政权，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闭塞的处州山城，这是处州史上顺应历史潮流的一件大事。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处州军政分府和所

有的军政分府一样，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夭折而被撤销。此后，吕逢樵又追随以孙中山为首的坚定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反对袁世凯的独裁和维护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而继续奋斗。

一九一二年八月，宋教仁将“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等几个党派合并组成“国民党”。于是同盟会浙江支部随改为国民党浙江支部，褚辅成任支部长，吕逢樵、阙麟书任支部参议。宋教仁企图利用国民党在国会中压倒多数的席位，影响内阁，去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一九一三年春，袁世凯派爪牙刺杀了宋教仁，又与国外筹订充作镇压国民党经费的“善后大借款”。“宋案”和“善后大借款”惊醒了幻梦的的国民党人，于是暴发了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

这时的浙江都督朱瑞，为了争权夺利，对浙江反袁斗争，采取观望态度。于是浙江革命党人不得不齐集上海嵩山路王金发的“逸园”（王又名王逸，故称），进行反袁活动。吕逢樵是“逸园”的当然常客。自宋案暴发后孙中山从海外归国，“逸园”也成了孙中山联系浙沪同志，筹集讨袁经费的重要场所（因王金发任绍兴军政府都督后，手中有一笔可观的经费）㉔。此时的“逸园”实际上成了国民党人在上海的联络处。吕逢樵此间在上海运筹到五百支枪运往壶镇，藏在家中地窖里。他在“逸园”与孙中山时相过从，在孙中山的直接指导下，进行反袁斗争。

朱瑞对浙江革命党人在上海的活动，惴惴不安。一九一三年七月，“二次革命”爆发后，褚辅成，王金发、吕逢樵准备发动浙江各府宣布独立，并欲改建省府于宁波㉕。朱瑞

向袁世凯告密，于是“逸园”受到袁世凯密探的监视，王金发、吕逢樵也成了袁、朱合谋缉拿的要犯。由于“二次革命”的领导者没有发动群众参加，宣布独立各省又缺乏统一指挥，因而很快被袁世凯镇压了。孙中山又一次被迫逃亡日本。吕逢樵因参加“二次革命”，被袁世凯悬赏通缉。他壮志未酬，忧愤满怀，在极艰难的环境下，仍然收藏枪支，组织力量，待机再起。

吕逢樵和绡云壶镇以往是清朝浙江巡抚张曾敭的心腹忧患，现今又是朱瑞的目中钉，朱誓必将其剔除而后安心。朱曾多次派爪牙到壶镇盯梢搜查，终因吕逢樵的耳目众多，未能得逞。朱瑞明白，公开捕杀王金发、吕逢樵，必然得不到革命党人的宽恕，于是他玩弄阴谋，诱骗谋害。一九一三年九月，朱瑞借调解杭州同盟会内部纠纷为名，请王金发、吕逢樵赴宴(王金发因故未出席)。吕逢樵宴毕返回寓所，突然腹痛腹泻，经上海医院医治无效。吕自知身体已不能支持，立即返回壶镇老家，不久即死在家中㉘。时年三十八岁，由褚辅成题字树碑葬于壶镇。至此，吕逢樵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献出了他短暂的一生。他身为处府都督，到临终时并未濡染丝毫习气，仍旧是清风两袖，只遗留下一幢空洞的楼房和一批准备反袁起义的武器。

吕逢樵的逝世，使处州失去了一个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心人物。不久，何子华被捕入狱身死，叶庆崇被解送省城，处州反袁斗争受到严重摧残。但是吕逢樵传播开来的革命影响和和遗留下来的革命力量依然存在。此后，在辛亥革命时期曾任吕逢樵光复军哨官的黄桂芬和李春贤，与奔走在沪杭宁

之间的阙麟书互通声气，继续领导处州的反袁斗争。

× × ×

吕逢樵的革命活动及辛亥革命处州光复，为浙江辛亥革命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吕逢樵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走过了他艰苦曲折的一生。他是继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革命烈士之后，对浙江辛亥革命有所作为的人物之一。浙江温台处会馆的创立、大通学堂的筹设、会党力量的发动以及浙皖起义等重大事件，无不渗沥着吕逢樵的心血。这些史实无疑应该得到肯定和载入史册。

当然吕逢樵是那个时代的历史人物，因此他和同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样，摆脱不了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虽然他在办学堂，发动会党，组织武装方面卓有贡献。但是他看不见蕴藏在群众中的巨大力量，而把精力和希望完全灌注在运动会党方面。固然会党在辛亥革命中接受了“排满”和建立“共和”的思想，也曾经是一支巨大的反清力量。但它毕竟各有山堂，互不统率，不是一支坚强而统一的革命队伍。因此，尽管徐锡麟、秋瑾、陶成章以及吕逢樵等为运动会党历尽千辛万苦，但依靠会党发动的多次起义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

资产阶级固有的妥协性，在吕逢樵身上也有所反映。当封建顽固分子黄秋江担不剪辫反抗革命时，因黄的某亲朋为之说项，吕对其罚款后放走了事。“二次革命”后，袁氏称帝，黄秋江向各级衙门大告“御状”。在黄的指点下，松阳军政分府负责人被通缉。正象参与杀害秋瑾的章介眉被王金发释放后，王又复遭到章介眉的暗算一样，革命党人缺乏

鲁迅先生指出的那种“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以至使那些封建余孽在袁世凯的卵翼下，对革命派大肆反攻倒算。

吕逢樵所走过的革命道路，又一次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资产阶级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争取民族独立和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进行了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斗争，但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历史使命。

注　　释：

① 为完成本文，笔者于一九八〇年先后在丽水访问了吕逢樵的第四子吕志雄；赴壶镇访问了吕的第三子吕志达（七十八岁）、二女吕杏仙（七十五岁）、壶镇育英女校学员吕杏娟（九十岁）、吕福娟（八十五岁、即丁荣媳妇）；赴杭州访问当时台州潘门主帮张任天（九十五岁）、壶镇人吕一诚（八十六岁）；赴上海访问王金发的女儿王侠雄（即吕逢樵的儿媳）、孙中山的秘书梁烈亚（九十岁）等诸位先生。凡本文未注出处的史实，均多来自上述诸先生的口述，恕不一一注出。本文第（二）部分史料参考过丽水县《新县志》（油印本）。

②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丛刊（三）十二页③十八页④九十五页⑤二十三页⑦二十五页⑩二十七页⑫二十九页⑮三十三页⑯三十四页㉑四十四页㉒四十五页㉓四十七页。

⑥ 郑云山：《秋瑾》四十页。

⑧ 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辛亥革命》丛刊（七）

一百五十页。

⑨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三）二十三页。又据吕逢樵第四子吕志雄记忆，当时家中水桶等用具上书有“合盛南货店”字样，故陶谓“吕万盛杂货店”，恐有误。

⑪ 冯自由：《光复会》《辛亥革命》（一）五百十六页。

⑬ 此段事实于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壶镇由吕杏娟（九十岁）吕杏仙（七十五岁）二女士口述，笔者记录。

⑭ 邹鲁：《浙江光复》《辛亥革命》丛刊（七）一百三十四页⑲一百二十八页。

⑰ 徐双韵：《记秋瑾》《辛亥革命回忆录》（四）二百十五页。

⑱ 《徐锡麟烈士致秋瑾烈士信》《秋瑾史迹》。

⑳ 故宫档案馆：《浙江办理秋瑾革命全案》《辛亥革命》丛刊（三）一百八十八页。

㉔ 此段史实来自笔者于一九八〇年十二月赴上海高邮路访问王金发的大女儿王侠雄的口述笔记。又裘孟涵手稿：《王金发其人其事》。

㉕ 裘孟涵手稿：《王金发其人其事》（藏浙江省政协）。

㉖ 据现在缙云文化馆负责同志吕德琪回忆：他父亲吕金龙当时是吕逢樵的亲兵。吕逢樵死后，吕金龙在一次酒会上发牢骚说：“若不是朱瑞请酒毒死逢樵，则我辈现在不会呆在壶镇，而是跟随逢樵在外谋大事”（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访问吕德琪同志记录）。

一九八一年五月

阙麟书小传

阙良庆

阙麟书（１８７９—１９１５），字玉麒，乳名志仁，浙江省丽水县碧湖镇人。祖父名含章，字温州，世居碧湖以开设酒店为业。父名沾霖，字雨山，深通医道并以行医为生。母周氏育有二男一女，麟书居长，弟麟祥字仲瑶，妹焱仁。焱仁屡次要求随兄革命，未成，竟忧郁而死。麟书妻胡彩频在家亡故，后续娶杭州人张阿定为妻。张氏育有一子名荣光，又收有义子取名渊。阙渊原名阮越生，父亲为安南（今越南）皇族，法国占领安南时，逃到中国参加革命。越生随父居上海，时方四岁，麟书收为义子，后由其妻张阿定悉心抚养，长大成人。１９２９年前后，阙渊毕业于广东航空学校，１９３１年，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创立，任学生总队总队副。

勤奋攻读　名列前茅

麟书少年英俊，天资颖敏且有胆识。七岁读书，过目能诵。十三岁时，曾因讼事牵涉，代父出堂申诉，据理力驳翁姓富户贿赂官厅，仗势欺人。十六岁入丽水圭山书院从名师读经史。由于麟书学习优良，历来为老师及学友所器重，所做文章诗赋，均有批语及赏钱几百文字样。时值甲午战败，人心愤激，麟书虑及时局忧危，常寓意于诗词歌赋之中，以

示感慨。十八岁应县试，十九岁应府考，知府赵亮熙出“安上全下策论”为试题，麟书援笔立就，极言外患日重，救亡图存之理。试官见其文，击节置第一，翌年岁试入泮。然麟书目睹当时国势日危，终于抛弃仕途，另找出路。

结交会党　进入“武备”

辛丑之后，欧美之侵迫日甚，而满清官员穷奢恶极的搜刮民脂民膏，因此促使大批青年走上“叛逆”满清的革命道路，麟书亦认为非革命不足以图存。１９０２年，麟书与李春贤、黄桂芬等有志青年，毅然加入以“仇洋”为宗旨的处州双龙会，经常来往处属各县，广结会众，启迪会众思想。

１９０４年春、革命党人陶成章、魏兰赴处州运动会党时，与麟书商谈革命事宜，麟书积极协助陶成章布置会党起义，并亲赴金华会见龙华会会主沈荣卿，绕道松阳，策动双龙会与龙华会协约共起。双龙会会主王金宝密令部将管马德约各地会友如约起义，并传檄遂昌管事周某发动工农群众及其部属数千人袭取遂昌，然后出江西与各路义师会合，麟书则在府城响应。由于叛徒程象明的出卖，王金宝殉难，阙麟书、吴应龙等即代统其众。

１９０５年初，麟书外出杭州，为掌握军权计，投入“浙江武备学堂”学习军事知识与技能。

抵制美货　奔走各地

１９０５年夏，反美斗争风潮遍及全国，抵制美货运动达到高潮。麟书奔走各地竭力宣传，并与青田人孙靖夫，丽

水人何子华、项勉轩、阎逊斋、褚焕斋等，倡议组织“处州拒约会”，坚决反对美国虐待华工苛约，大力宣传抵制美货。同年农历9月15日，在一次拒约演说会上，麟书语语痛切地历述美国人虐待华工惨状，听者莫不动容。但当时丽水经营美孚洋油、粗细洋布的奸商，借口约期再议的办法，竭力反对运动，并施展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将大批美货改换商标，擅自偷运出售，以致抵制美货运动并不彻底。事后，麟书深感救亡图存之难，于是便想出国留学，追求改革社会现状的真理。

浮槎东渡　投身革命

1906年初，麟书与龙泉人徐杰，碧湖人阙秉珪以及魏志千等人，浮槎东渡、留学日本。他在去国离家之时，思绪万千，吟咏“雁歌”一首：

晴天高，远树低，西风紧，雁群飞。
高空飞成一行齐，飞来飞去不分离，
俨如我哥哥弟弟，相亲相爱手相携。

麟书到达日本后，初学于宏文学院，学习日文。数月后，学有猛进，即著《中日文译义》一书问世。与此同时，麟书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与陶成章、秋瑾等浙江革命党人关系密切，经陶成章介绍加入光复会。嗣后，麟书又与宋教仁结识，经宋教仁介绍，跟光复会员徐杰、张伟文同时加入同盟会，面晤孙中山。从此麟书由一会党人物一跃而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

1907年初，麟书由宏文学院转入明治大学政治科，

专攻政法。是时，正值秋瑾接任绍兴大通学堂督办，一意图谋独立举事，麟书应秋瑾之约，毅然归国。

叱咤风云　屡谋起义

1907年3月间，麟书怀着满腔革命热情，踏上反清起义的征途。在他从日本归国途中，赋“得胜歌”以表壮志，歌词为：

东归志士胆气豪，拔剑除凶胜宝刀。

众志成城大业立，欢声响遏钱江潮。

麟书归国后，常寓上海霞飞路惠得利酒家跟秋瑾碰头。同年夏，与秋瑾、徐锡麟、周华昌、张恭、竺绍康等密议于杭州西湖白云庵。时秋瑾拟订浙、皖同时并举的革命计划，由金华首举义旗，处州响应，待杭城清兵出击金、处二府时，即以绍兴之师攻袭杭城，并以军、学界为内应。麟书自告奋勇，担负内应任务，秘密寓于杭州清华旅馆和金刚寺巷德升堂客栈。一面召集金、处二府来杭的会党群众；一面与新军中光复会员俞炜、叶颂青等筹划攻取浙江巡抚衙门计划。但这次起义因徐锡麟在安庆起事失利而遇害，以至牵及浙江，秋瑾亦在绍兴被捕遇害，麟书等革命党人，纷纷被迫出走。

1908年春，麟书赴上海，先后会见陶成章、王金发、竺绍康、张恭、吕昌华、吕逢樵、陈英士等人，策划浙江起义。同年冬，清光绪帝与西太后相继死去，清朝统治危机更形显露，于是浙江革命党人更加活跃起来，麟书经常往来杭、嘉、湖之间，与徐杰、丁醉笙、蔡起澜、张伟文等互相

策应，以两浙起义为前驱推翻满清。但是这次起义计划，遭叛徒刘师培告密而未成功。

1909年春，麟书在杭州羊坝头张慎余香烟店，召集张伟文、徐杰同谋起义，拟由张伟文至乐清，策动反清秘密组织黄飞龙部队首先起义，以处州魏兰、阙伊组织义师策应，待杭城清军出击温、处二府时，麟书、徐杰等即乘杭州空虚之机，袭取巡抚衙门。不幸事机不密，伟文在永嘉被温防统领梅占魁所捕，后梅占魁密禀浙江巡抚增韫，严拿处州余党。麟书和徐杰亦因书信牵涉在杭被捕，分别置于仁和、钱塘二县狱中，在清廷严令下，寓杭城各旅馆的处州人也被捕捉。碧湖人孙志贤、岳维等初次赴杭访麟书参加革命，刚到杭城德升堂客栈，当夜即被捕入狱，次日就遭杀害。麟书下狱后，平日追随身旁的丽水人叶天籁，杭州人郑亚青，千方百计设法营救。狱外联络屈映光、周六介等，并通过羊坝头张慎余香烟店张阿定女士，常以送牢饭为名，暗中传递书信。麟书得到狱外书信后，复按察使详文，字达万余，为徐杰、张伟文辩护。徐杰先行从宽释放，麟书也因无确据于1910年冬被保释出狱。

创建“震丽”　光复处州

麟书出狱回家后，因积劳成疾，骨瘦如柴，卧床不起。但是革命壮志仍未稍退，经常在病榻之旁从事著述，先后编著《修身读本》、《历史读本》、《地理读本》等书籍。并屡次商请其父沾霖和叶寿椿、汤子麟等兴办学堂，培育人才。在麟书积极促使下，碧湖“震丽”两等小学（今碧湖小

学前身）创立，沾霖自任校长兼教员，麟书所编书籍为教科书，聘请缙云人赵舒、吕毅，丽水碧湖人陈其宗、王武纲、王福田等来校任教。还从日本购回风琴、洋号等物。麟书病体稍愈，就到校讲解时事、新学、灌输革命思想。于是学校风气大开，并成为革命群众会聚的场所。接着麟书在碧湖广福寺邀请学友章锐金、叶寿清、汤耕卿、叶颖新等数十人，宣传革命道理，发动他们劝导群众放足、剪除发辫。同时加紧联络革命同志，积极搜集兵器，准备再次发动武装起义。

1911年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处州，农历9月14日杭州光复，麟书对革命事业信心百倍，不辞劳苦往返于缙云、丽水、松阳、永康等地，与缙云吕逢樵以及丁醉笙、朱渭川、陈子俊等人，共同协商处州光复事宜，决定由吕逢樵负责缙云方面军事，在丽水方面由麟书负责接应。计划定后，麟书命阙德淦、阙德谦分任正副连长，在碧湖天后宫广招义勇，分发武器，组织光复军。同时麟书又潜入处州府城，约同陈子俊、阙尹、金子贞、何子华、项景轩兄弟布置内应。十月初，处州各地风声鹤泪，缙云董邦统得知，往缙云县壶镇捉拿光复军，半路上被周老八、王凤其等人阻击打死。时驻防在府城的梅占魁所属部分清军李茂青所率军队，见大势已去，遂弃城逃遁。10月5日（阳历12月25日）处州宣布光复。

处州光复后，麟书抱着“革命谋成，口不言功”的态度，辞去处州军政分府的官职。但对松阳巨富黄秋光顽固不化、拒不剪辫、对抗革命的态度极为愤怒，往松阳捕押黄秋光至府城准备严惩。后由于处州军政分府民政部长孙寿芝

（黄秋光亲翁）为之说情，方以罚银洋五万五千元充作军费了事。时各省地方政府相继建立，但革命党人与封建官僚间的斗争仍在激烈进行，麟书为谋后事，又想外出。

反袁斗争　被刺殉身

1912年初，麟书再次离开家乡，奔赴上海。临别时嘱咐家中说："玉麒为革命，早已置生死于度外，此次出去若有三长两短，望勿悲伤"。到上海后，在十六铺新舞台后泰康旅馆会见徐杰，后又与徐杰等人同往南京会见宋教仁。是时宋教仁正策划政党之事，准备组织责任内阁，见麟书来临大喜，便推举麟书为同盟会浙江支部代表之一，请他赶回浙江，与嘉兴陈以义、吴文禧，绍兴余冠结、童白时，宁波胡朝阳，金华陈豪，杭州朱瑞、张伯岐、黄骥、张浩、周铨等组织同盟会浙江支部。同年5月，同盟会浙江支部成立。麟书与徐杰、张伟文等捐款二千四百元，在杭州创办《平民日报》，作为同盟会浙江支部的言论阵地。8月，同盟会首领宋教仁等，在"新的合作"、"朝野合作"的口号下，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政会"等组成国民党。于是，同盟会浙江支部改组为国民党浙江支部，麟书与吕逢樵、庄之盘、杭辛斋、刘焜、卢钟狱等二十四人为支部参议，推举褚辅成为支部长，莫永祯为副支部长。此后北洋军阀专横独裁，袁世凯一脚踢开国民党，麟书便联络褚辅成、沈钧儒、屈映光等人，反对袁世凯。结果引起拥袁派及其同僚的忌恨，民国四年（1915年）四月二日，麟书在上海霞飞路，竟遭袁世凯党徒暗杀，

身受重伤，等友人送往日本人开设的佐佐木医院时，已不治身亡。

丰功伟绩　流芳千古

麟书遇刺消息传开后，革命党人痛惜万分，孙中山闻讯拍电致哀，电云："劬劳未报，松柏先摧"。上海同盟会曾召开追悼大会，议葬杭州西湖旁。浙江省议会决议附祀浙江先烈祠。麟书祖父得知后，悲痛已极，言道："我孙儿为国革命，难进家门，家里为了寄递经费，店铺关门，田地变卖，今却先行离世。他土生土长碧湖，就埋葬家乡吧"！在其祖父坚持下，由上海革命党人出钱，购买价值二千元的红木柏香棺木运回碧湖，葬于碧湖三峰村旁。事后，杭州、温州、丽水、碧湖等地，都先后开追悼会以寄哀思。

麟书牺牲虽已近七十年，但他积极投身革命，反对封建，反对军阀专横统治，一心为革命的精神，至今仍有现实教育意义。

辛亥革命在丽水

毛虎侯

辛亥革命那年，我十七岁，还在处州府中学堂读书。丽水光复经过曾所目睹，兹就记忆所及，述之如下：

一九〇四年，丽水有留日学生陈达和阙伊学成回国，与在城的知识分子何子华、阎逊斋、褚焕斋等设利用织布公司，名为兴办实业，暗则进行革命。利用公司设在丽城东南城脚边的法海寺，地方偏僻，从此便成为丽水的秘密革命机关。他们与在省作革命活动的光复会会员云和县的魏兰、碧湖镇的阙麟书时通声气（魏与光复会巨子陶成章，阙与秋瑾，在沪杭一带时相过从，关系颇密）。后魏不时往来丽水，与利用公司诸人筹商如何发展处属革命力量。他们除与当时处州府中学堂教员叶庆崇、吴朝冕、项华薇及丽水崇实两等小学校（即今图山小学）教员李平、刘廷宣、周混、王庆槐（以上诸人除项华薇外都是留日学生）等经常联络外，并于一九〇六年在利用公司旁的关帝庙举办了一个体育会，招收一批青年去学习，一面授以体育技能，一面灌输革命意识。徐锡麟、秋瑾牺牲后，地方政府以这个体育会与光复会有关，勒令解散。

缙云吕东升（耀初）因经商与嵊县王金发交好，后来结成儿女亲家。王金发原是会党中人，他的党羽甚众，在嵊县

一带声名颇大，陶成章因此劝他加入光复会，共同革命。吕东升因王金发的关系，也加入了光复会。吕自加入光复会后，时常背着留声机，到处宣传革命，后来与丽水利用公司的何子华、陈达及其兄陈逸结成亲密的革命战友。丽水是旧处州府属的首县，他们早就商定在丽水发动武装起义，但苦于弄不到枪支。缙云吕东升就通过嵊县的王金发设法，陆续送来一些枪支，以待时机的到来。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初，浙江宣告独立，成立军政府，接着王金发就在绍兴发动起义，组成绍兴军政分府。于是丽水利用公司的革命党人就昼夜奔忙，与吕东升信使往来，约吕在缙云组成革命武装队伍，定期来丽进取府城。这时丽水原驻有浙江后路陆师巡防队，管带李茂青是个老军官，士兵也经过一定的训练，武器在当时也算是新式的，实力并不很弱。因此，在吕东升的革命队伍未到之前，地方士绅孙寿芝、项际虞、谭午峰等陪同陈逸、陈文豹、叶庆崇、金志振、姚明炽等二十余人，以保全地方为名，向李茂青竭力劝导，不要反抗。李知省城早经独立，大势已去，孤掌难鸣，只得应允交出军装局，约束士兵，一任地方人士自行处理。

吕东升与丽水方面约定十一月二十五日（阴历十月初五）光复丽水。在这以前，处州中学堂早已停课，龙泉、庆元、松阳、遂昌等县远道同学大多回家。我们留在校里的同学得到丽水即将光复的秘密消息，就自动地把辫子剪了。光复的日子到了，我们的体育教员项华藏预先指定我和王琼瑶、刘树德、叶庆裕四人到十五里路外的岩泉去接应缙云来的革命

军，他自己则带领同学四十余人在虎啸门外列队欢迎。我们四人到了九里地方，就遇上革命队伍。全军分三队，约三百多人，队长吕振中、吕焕光等骑着马各自在队前领队。他们的枪械不全，头一队士兵十有七八肩背步枪，二、三两队只有半数持枪，其余拿的都是鸟枪、尖刀枪乃至柴刀、棍棒之类了。吕东升坐着一乘藤轿，藤轿前后有四人骑马荷枪保卫。大队进城，市民夹巷往观，最引人注目的是项华龖的父亲项际虞、陈达的哥哥陈逸两人，他们都头带方巾，身穿明代的古装，腰佩龙泉宝剑，站在街头欢迎。革命军入城后，分驻府县和旧总兵衙门。时处州府知府萧文昭尚躲在府署，当被金志振打了两个巴掌，喝令他交出印信簿籍，把他赶走了。知县范传衣自知不容于众，早就逃跑了。偌大一座府城就这样易如反掌地光复了。

吕东升于进城后即布告安民，第三天宣布成立处州军政分府，吕为都督，分任孙寿芝为民政部长，项华龖为军政部长，毛养先为财政部长，叶庆崇为教育部长，陈逸为司法部长，并以朱光奎为处州府民事长。部署既定，第一件事就是向省请械，向各县筹款。松阳首富黄秋江，龙泉首富李镜容，便是筹款的大户头。黄爱钱如命，吕以他拒不剪辫，反抗革命为由，罚他银洋五万五千元。追军费有着，枪械领到，又成立了北伐队一营，准备北伐。但自南北和议告成，于一九一二年秋改编了，管带赵舒则于是年底被选为国会议员。不久，处州军政分府也与其他各地军政分府一起撤调了。吕东升于一九一三年冬因二次革命失败，为袁政府所通缉，东西奔逃，愤郁而死。利用公司经理何子华也因此被丽

水知事郎元麟捕入监狱瘐死。其他有的被捕送省，有的明哲保身，另谋生计，有的竟猎取官位，依附反动统治政权，丽水所有当时参加革命的人就这样风流云散了。

头等功开国军叶得标

叶得标（１８８７—１９３９），原名加众，乳名军娃，浙江省丽水县联合乡大济村人。父亲是乡村私塾老师，兄弟四人，均务农，得标排行第三。由于家庭人口多，收入微薄，虽勤劳节俭，但仍很清贫。

得标身材瘦小，精灵能干，有一身好气力。十四、五岁时，样样农活都干得很出色，是一个种田的好把手。农闲时上山狩猎，枪法可谓百发百中，每逢碧湖市日，即将所猎野物挑往市场出售。因经常到碧湖赶集，常听到许多新闻趣事，如：清廷腐败，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孙中山组织振兴中华的“兴中会”，以反清灭洋为宗旨的“处州双龙会”，魏兰、阙麟书的革命活动，以及“耕者有其田”等等。由于得标身处社会底层，对这些革命主张都有共鸣，因此常向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宣传这些富有时代气息的趣闻。

１９０８年，叶得标已经成为一个精干而有胆识的青年。他听说江、浙新军中有许多的领导人倾向革命，就毅然投入新军，由于他能耐劳吃苦，努力学习军事技术，表现好，因此在１９１１年１０月，已是新军中的一个小头目（副排长级）。杭州光复后，积极参加朱瑞率领的支宁支队，奔赴江苏，攻打南京。在乌龙山、幕府山、马群、孝陵卫等战斗中，都表现得英勇顽强，尤其在攻取天堡城一役中，更是机智勇敢，胆略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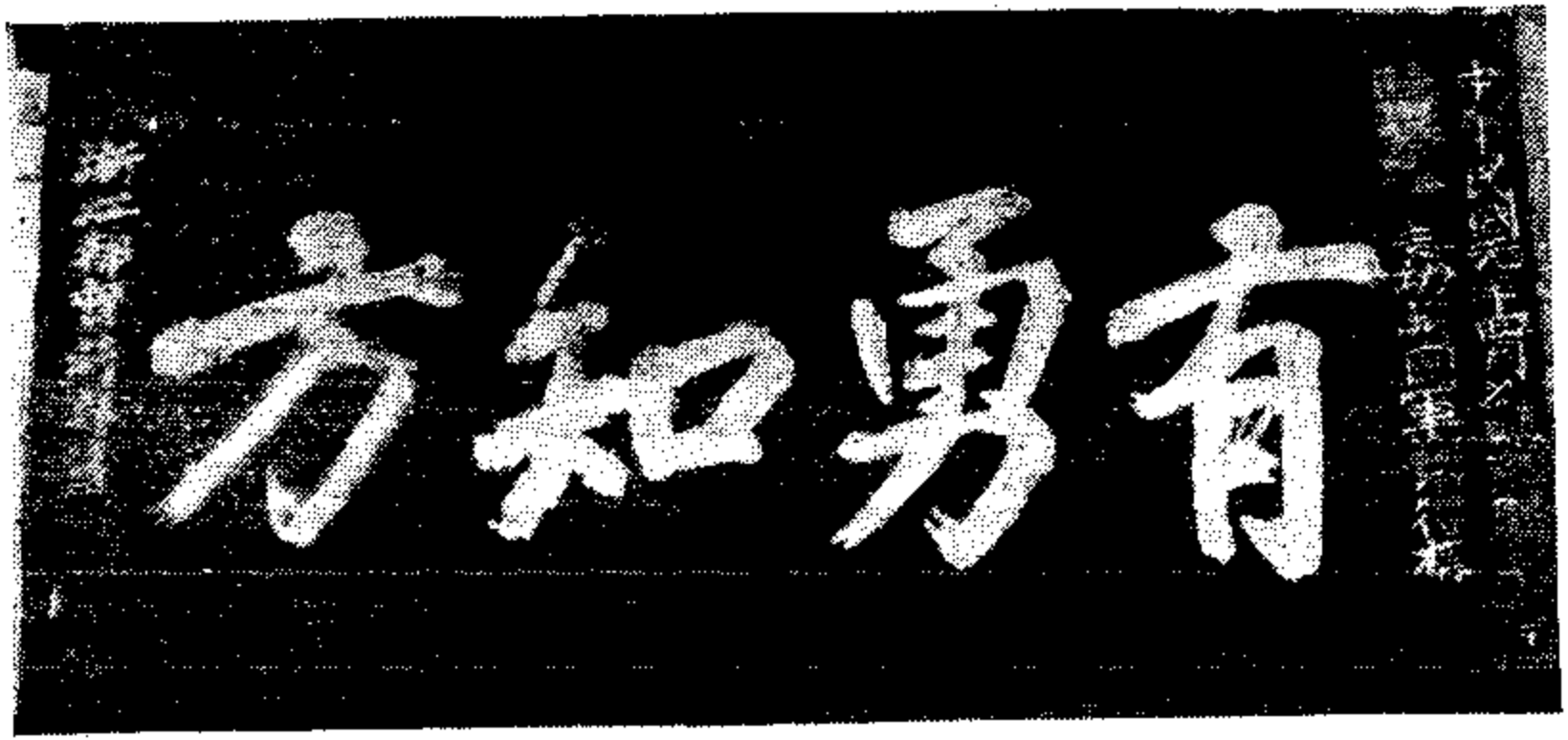
天堡城是太平天国为保卫天京，在高２５０米的紫金山西峰所筑的坚固堡垒，可以俯览南京全城，形势极为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欲取南京，必先得天堡。时天堡城内有清军江防兵一营，旗兵四百人，炮十余门，机枪四挺，踞高临下，屡次阻截江浙联军进攻南京城。浙军自１１月２８日从孝陵卫移师紫金山麓，猛攻天堡城，血战三昼夜未能攻下。于是就在军中选拔了勇敢善战的勇士１９２名，组成两组突击敢死队，进攻天堡城。１１月３０日，由青田人张兆辰率领的一组敢死队，从紫金山背后攻击天堡城侧方；由景宁人叶仰高和叶得标率领的另一组敢死队，从紫金山峰猛袭天堡城东端。当勇士们接近天堡城时，敌人忽悬白旗诈降。叶仰高率勇士前去受降，将达天堡城时，狡猾的敌人突然开枪扫射，叶仰高等勇士当即牺牲。叶得标仇上添恨，号召所率勇士，誓为叶仰高等报仇，并亲率勇士攀藤附葛直冲而上。战士们勇猛异常，与敌人肉搏相见，血溅征衣。得标杀敌数十，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在友军配合下，全歼守敌，烧焚清军帐蓬４０余座，夺取大炮十余门。占领天堡城后，即以所夺之炮，猛轰驻南京之敌。张勋在联军的猛攻下，力不能支，匆惶地率残兵出南门向大胜关逃窜。江浙联军分别冲进南京城，南京宣告光复。

１９１２年元月，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３月浙军凯旋回杭。浙江军政府为表彰光复南京有功将士，除奖给叶得标勋章之外，还奖给木制黑漆金字横匾一块，题为："中华民国元年四月赠克复南京天堡城陆军奖给头等功开国军叶得标"中书"有勇知方"四个大字（见照片）。后叶得标奉命

退伍返家务农。返里后，叶得标仍继续宣传革命，动员村人放足、剪辫。不久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逐步建立专制独裁政权，妄图恢复帝制，爬上皇帝宝座。浙江都督朱瑞也背叛了革命，积极追随袁世凯，得标闻讯非常气愤。嗣后，得标积极投入丽水革命党人阙麟书和李春贤、黄桂芬等组织的反袁斗争。曾加入丽云、碧湖两区反袁队伍，配合曳岭黄桂芬领导的反袁武装攻打丽水城。失败后，反袁义勇遭通缉捉拿，叶得标只得逃亡云和、青田等地避难，直到袁世凯死后，方回大济村务农。后曾一度在县府主持接待退伍人员事宜，因与上司不睦辞职，迁居石牛村，与弟合作弹棉花串棕衣为业。从此他虽对国民党军阀混战和蒋介石背叛革命等极为不满，但因见孙中山革命多次挫折，许多革命志士身亡，得标因势孤力单、无能为力，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直至1939年，病亡于碧湖上阁村女儿叶翠球家。后葬于松坑口后山“天鹅孵卵”祖坟处。

根据叶加庭、赵翠珠、叶翠球、叶云生、
叶柄权、叶长太、纪光荣、陈寿喜、
叶银桂等老人提供资料整理。

整理人：吕绍泉



匾横的标得叶给赠府政军江浙月四年元国民

反袁斗争在丽水的活动

1912年，帝国主义走狗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后，对外卖国求荣，对内加紧对劳动人民的勒索，妄图恢复帝制，重新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其时革命势力在浙江较为强大，袁世凯为了瓦解和消灭浙江的革命势力，遂施展反革命策略，拉拢从革命队伍里分化出来的浙江地方军阀朱瑞（介人），并在同年8月命朱瑞为浙江都督。由于朱瑞迎合袁氏，排除异己，乘机扩展自己的势力，并打击浙江的革命力量，破坏革命队伍的团结，使北洋军阀入浙有机可乘。

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谋杀革命党人宋教仁后，反革命面目暴露无遗，革命形势急转直下。6、7月间，孙中山、黄兴、李烈钧在江西、江苏等地组织讨袁军，发布讨袁檄文，“二次革命”爆发。当时浙江朱瑞积极支持袁世凯的反革命专制独裁统治，反对“二次革命”，压制革命党人及广大群众的反袁斗争，浙江的反袁力量受到严重摧残。不久，“二次革命”以失败告终。革命志士缙云人吕逢樵遭通缉，丽水知事李平、处州中学堂教员叶庆崇被逮捕，丽水利用公司经理何子华也被牵连入狱，忧愤而死。革命党人碧湖阙麟书则奔走于南京、沪、杭间，继续策划反袁斗争。但由于袁世凯对革命志士的忌恨，1915年4月2日，袁世凯密遣暴徒在上海霞飞路刺死阙麟书。

1915年5月，袁世凯进一步与帝国主义勾结，签订了丧

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条约，并企图登上皇帝宝座，分布在浙江的袁氏爪牙朱瑞、屈映光等，亦欲攀龙附凤，竭力迎合，联名劝进。但袁世凯倒行逆施，激起了革命党人及广大人民的义愤，在浙的革命党人纷纷投入反袁斗争，他们到处奔波，组织反袁武装力量。曳岭横岗人黄桂芬曾参加处州双龙会，并结织了革命党人夏次岩、阙麟书，此时亦奔波于沪、杭等地与革命党人密切联系，策划反袁。

早在1914年，夏次岩奉命来浙，集革命志士于杭垣，密谋反袁，桂芬亦参加此次会议，并接受在丽水组织反袁武装力量。桂芬返丽后，先后于丽水曳岭、雅溪一带活动，并联络千田陈春、梁村梁全青、双溪舒春玉、巨溪林云岳等，积极发展骨干。并由骨干发动群众招募义勇，分太平、双溪、巨溪等点，分别登记造册，由林云岳向各处筹集经费，组织力量反袁。同时又与李春贤等发展的丽云、碧湖反袁武装力量取得联系，密切配合，伺机行事，以图共起。

1915年12月，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首举义旗反袁。斗争迅速遍及全国，杭州、宁波、台州等地的武装力量，均主张独立反袁，革命形势大好。此时桂芬、春贤在丽活动渐趋公开，桂芬在曳岭、雅溪所招集的义勇已达千余人，李春贤在碧湖、丽云一带也招集了义勇八百余人。他们以鸟枪、大刀、梭标、土炮为武器，积极准备反袁。

1916年春，夏次岩在杭积极准备反袁倒朱（朱瑞），并密函处州黄桂芬，杭州宣布独立后，处州即可相继行事，并商定进攻丽水城的具体日期。桂芬即联络李春贤所率丽云、碧湖的反袁武装力量，同时进攻丽水城。

1916年3月15日，黄桂芬以讨袁军总司令名义，在曳岭佛堂聚众集会，举义旗反袁。并委派黄传芳（桂芬堂弟）为总指挥，以红、黄、兰、白、黑五色旗中书一大“黄”字为旗帜。参加人员发给白布条，上书姓名，并盖有方印作为标记。在佛堂的誓师大会上，桂芬说明进攻丽水县城是杭州革命党人的主张，并说明进攻县城的时机已经成熟，接着宣布起义事项，并鼓励大家奋勇向前，不要后退。部署已定，当晚即率领队伍，浩浩荡荡向丽水县城进发，其他各分点亦于约定时间共同向县城前进。丽云、碧湖等地，也由李春贤等率领八百余人的反袁武装，约期并进。16日晨，黄桂芬所率义勇千余人已到达丽水县城通惠门外。义军声势浩大，准备攻城，城内反袁人员张荣昌、余明章、吴永德等亦准备为内应。城内官员闻此，异常恐慌，紧闭城门以守。知事李赞唐慌忙委派代表出城与义军协商，事未成，讨袁军遂以土炮轰城，惜首炮轰出，炮筒即炸裂，无法再轰。守城管带吕建标见此，即命令士兵开炮，击伤扛大旗者及义勇数人。由于义勇缺乏正规的训练，遇事惊慌，队伍遂乱，旋即败退。李春贤所率义勇八百人亦于15日晚向丽水县城进发，待到达城郊时，桂芬之师已溃，李春贤所率队伍亦不战而退，丽水的一场反袁斗争，至此而终。事后桂芬遣散义勇，避往他地十余年始返家，其余头目也有被捕坐牢的。

这次的丽水反袁斗争，虽然时间短暂以败告终，但充分表现了丽水人民酷爱民主，反对专制独裁，积极参加革命的意志与决心。

根据舒春玉、王月明、汤仁宝、邹永才、黄传余、吴月桂、富炽周等人提供资料整理。

整理人：吴学融。

附：“黄桂芬小传”。

黄桂芬小传

黄桂芬（1874—1930），又名传标，字香斋，乳名雷声，浙江丽水县横岗人。娶妻梁氏，育有三子五女。桂芬幼年曾从丽水谭文卿先生读书，与青田夏次岩是同学，曾考取文秀才。1902年加入以“仇洋”为宗旨的双龙会，与革命党人碧湖阙麟书、青田夏次岩交往甚密。由于对时政不满，在革命党人的帮助下，桂芬积极投入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桂芬积极奔波沪、杭等地谋求革命，曾参加杭州的一次反袁会议，并接受夏次岩的委托，在丽水组织反袁武装力量。1916年3月15日在曳岭举旗反袁，16日晨进攻丽水县城，因组织涣散、军械落后而失败。桂芬遣散其众，外逃各地十余年始返家，年五十七卒。

丽水文化界抗敌协会

朱俊琳

1937年下半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丽水成立了文化界抗敌协会。当时参加该会的有汪海粟同志、黄景之同志（又名黄希宪、律师）朱绛同志（朱乐家）、张友谅同志（当时丽水电话局主任）、董乐辅同志（原名董信昌）等。我经董乐辅同志介绍亦参加该会。该会成立后，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在梅山背孔庙（即解放前民众教育馆）开了个会，参加的人数颇多，当时因抗战迁来丽水的浙江省建设厅也有人来参加。丽水文化界抗敌协会办过民众夜校，招收对象是一些失业、失学进步青年，夜校除授以一定的文化知识外，还传播革命思想。地点放在旧处属女子小学原址，（即现在丽水医院门诊大楼前面）该小学停办多年，校舍失修，夜校因陋就简，当时连电灯都没有，只得向别处租用汽灯，每天上课前去提来，夜校散课后又送还。学生课本有些是讲义。因为没有油印机，即用一团纸蘸油墨在玻璃板上一张一张的印。因为要办学须要一点经费，我曾向汪海粟同志拿过二次经费，每次五元。白天印讲义备课，夜里教学并对学生辅导，各人都不取报酬，大家都很愉快的工作。除办夜校外，还备有一些革命书刊如《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新华日报》以及一些其他进步书刊。每次抗敌协会

开会人数不多，大多是董乐辅同志做主席，有时杜永康同志也来参加，有两个是生活书店营业员，此外还有五、六个人名字回忆不起了。开会内容都是讨论在当时形势下怎样开展革命工作。1938年拟在金华开全省大会，并请沈钧儒同志主持会议。后来不知何故停开。同年下半年，我因考取浙江省医药专校离开丽水，文化界抗敌协会的其他人员也因日寇大轰炸而先后离开丽水。

台儿庄会战片断回忆

端木绍昌

抗日战争以前，我是国民党军政部直属独立炮兵第七团第三营营长。当时七团的装备是射程六千公尺的德式克虏伯75野炮，我营有三个连，各配各野炮四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营随团参加过河北房山、保定、石家庄、彰德各线战役，后又奉命配属商震的二十军团，在彰德南三十里铺防守，复又撤至黄河南岸，郑州以北的铁炉寨驻防。1938年春，我营奉命开赴徐州以北，配属郑洞国的二师作战，当时我营除派出八连配属其他部队作战外，我亲率七、九两个连于3月间的一天驰赴徐州以北，微山湖之畔，运河南岸的利国驿火车站附近占领阵地，严密布防。次日上午，日寇一个炮兵连，由临城大摇大摆的向南窜进，妄图袭击徐州，至运河北岸韩庄附近，被我营发现，我营右翼九炮连乘敌在行进中，立即发炮轰击。敌炮连在我炮火突然袭击下，仓惶的就地立阵向我还击，敌炮弹纷纷落在我九炮连阵地上，弹坑累累，但我九炮连官兵毫不畏惧，继续发炮狠狠回击。同时我左翼七炮连也猛烈发炮向敌阵射击。在我方炮火猛烈轰击下，敌炮连的一辆弹药车被击坏。由于敌阵地过于暴露，且又临时布阵，在我炮火猛烈袭击下，伤亡惨重，力不能支，立即撤阵后移。此时正好给了我

炮兵加长射程追击的机会，我左右二炮连纷纷发炮猛击。敌惊惶失措，狼狈不堪，纷纷后撤，至敌炮连退入隐蔽地带后始停止了炮战。经过这场激烈的炮战后，我方阵地始能稳住。在这场炮战中，我营炮身及炮车护板，多有被敌炮弹碎片击坏的地方。

第二天又经激烈的二次炮战，我炮兵坚守阵地，巍然不动。敌入侵徐州的阴谋未能得逞，我方阵地就此稳固下来，使战略重地徐州，安恙无事。由于敌人在利国驿火车站一带不能入侵，于是就移师东侵，妄图攻占台儿庄，迂回袭击徐州要地。我方洞察敌寇的企图后，立即调集主力向台儿庄方向集结。因此，在第三天，运河南岸线的阵地，由川军张霞的一一〇师接替郑洞国的二师布防，郑洞国的二师向台儿庄增援。我营留一个连在利国驿原阵地防守，我率另一连也向台儿庄方面移动。这时，孙连仲的二十六路部队（原属冯玉祥部）坚守台儿庄，和敌寇发生剧烈的巷战。孙连仲部在国民党军队中，战斗力较强，在战斗中轻伤不下火线，有从敌坦克后端爬上坦克，打死敌寇虏来坦克的、有隔墙挖洞对打的、有与敌面对面拚搏的，战斗十分激烈。敌在我誓死保卫台儿庄的拚斗中，损失惨重，只得退出台儿庄，向北撤移。我方立即向残敌追击，我营亦随队跟进。在台儿庄北的公路两侧，敌我双方尸体遍野，有肢体残缺的、有身首异处的，其战斗之烈可以想见。我率领的一个炮连急速跟进，到达台儿庄北的四门庄附近，仍配属郑洞国师。并与郑师建制的赵纪三（我同队同学）山炮营配合作战，向敌占领的九三高地，集中火力猛轰。敌守兵不支狼狈后撤，郑洞国二师立即夺占

了九三高地，是役郑洞国师长为我上报国民党军令部记功一次。此后台儿庄一带，敌我双方呈对峙胶着状态。

嗣后，敌由皖中袭击蚌埠地区，截断我台儿庄方面大军后路，并包围了我们。台儿庄方面大军只好向西望河南方向突围，在突围时，我营各连已先后回营，并跟随大军一起突围。我营越过津浦铁路到达符离集车站，又继续西撤到达平汉铁路（今京广线）的驻马店，又南下信阳、武昌进行整编，并改为炮兵第二旅第七团，我营整编后，改为二旅补充营，后转长沙整训。

整理人：吴学融

往事点滴*

黄绍竑

粟裕部人民武装集结大港头，北上抗日。*

自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就开始进行长期残酷的国内战争，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发出团结抗战的号召，朱德、周恩来等到南京协商抗敌，才停止下来。但这仅是延安方面中共的主力武装参加了山西方面的战役，而闽浙边区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在团结抗敌伟大号召之下，双方都要设法解决这些局部问题。我到浙江之后，也首先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以刘英、粟裕为首的闽浙边区，是以浙江的平阳县、泰顺县和福建的福鼎县为根据地的。那时国民党中央已有意把这部分武力与其他合编为新四军开赴皖南担任敌后游击任务，战斗虽停止了，但国民党刘建绪部队仍然包围着对峙着。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我去武汉出席国民党的临时代表大会，与周恩来见面时曾谈过这个问题。我回浙之后，中共方面就派吴毓、黄昂为代表同我商谈。我商得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的同意，由我作为中间人，到平阳县去与中共商谈。中共的代表三个人，吴毓、黄昂之外，另一个名字记不起了。当时商定了四点：一、所有他们的武装部队，完全离开闽浙边区，到苏皖的敌后去担任游击工作，并确定由浙赴皖的路

线；二、他们的部队通过时，国民党军队及地方团队不予为难，并予以补给上之方便；三、他们留在后方的家属，政府（指省政府）保证其安全，但不能有政治活动；四、准许他们在丽水或温州设立办事处。这些约定并没有文字的签订，只是口头上彼此同意。我随后并派人送了一些钱给他们作开拔费。不久他们的部队就由平阳、瑞安、丽水各县的边境到丽水属上游的大港头镇集中。那时我正在碧湖（属丽水）训练团，粟裕、吴毓和另一个人到碧湖找我，并邀我到他的部队去讲话，我答应了，还留他们在训练团吃了顿午饭。他们的队伍只有六、七百人，枪支不很齐全。我无非是说了一些团结抗战、预祝他们成功的话。他们部队的行动很神秘，不但他们由平阳开来大港头我事先不知道，就是以后怎样经过浙江好几个县份到达皖南的，连各地方都不很清楚。（选自第五阶段）

周恩来同志来丽视察兵工厂 *

一九三八年年底我去重庆出席中央会议，有一天李济深约我到神仙洞他家里茶会。座上有冯玉祥和中共方面的周恩来（那时是政治部副部长）、秦邦宪、陈绍禹、叶剑英、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也在座，一共有十几个人，大家都是谈些当前的团结抗敌问题。我记得秦邦宪说的一句话，他说："蒋委员长时常说'以不变应万变'，我觉得'以不变应万变'是不合逻辑的，是行不通的。"还有很多人发言。我也把浙江的情况谈了一下。冯玉祥说："这才算是抗战工作！"周恩来副部长说："现在到处都发生摩擦（指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发生摩擦），只有季宽先生那里还没有发生摩擦。"

我心里想，我为这个问题不知受了蒋介石和地方多少气，摩擦迟早都会发生的啊！他又说打算到浙江去看看，我表示欢迎，并说最好一同前去。这一次集会在我本人看来，是偶然的，但是有意挑剔的人看来则是预先约定的。后来我与周恩来去浙江。

一九三九年春天，我同周恩来副部长由桂林乘浙赣铁路火车去浙江。同车的有新四军军长叶挺，是交过手打过仗的，那时见面，倍觉熟落，真是“闻名不如见面”，现在写起来则是万分的惭愧；火车到了江西的横峰，叶挺就在那里下车到他的部队去了。我同周副部长到了金华，他是中央政治部副部长，我是省政府主席，自然要尽招待的义务。我请他同车去丽水看兵工厂。CC系的东南日报就以“黄周同车到某地”为题大作其新闻，当然这在他们看来是很刺眼的。我们到工厂看了之后，我还请周副部长对工人讲话。他的讲话受到工人的热烈欢迎。我发现丽水、云和两县党部的主任委员都来到那里，我问你们来做什么？他们说：“金华电话通知我们，周副部长到这里，我们来欢迎。”我心里好笑：他们的消息真灵通，马上就追踪来了！他们的用意我很明白，真是来欢迎吗？但我不好说什么。（选自第六阶段）

此文节选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第七辑《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一文，题目是编者另加的。

记大港头“浙江省铁工厂”

胡四兴　马英才

抗战初期，浙江省创办了一个铁工厂。这是抗日战争期间，地方自行设厂，制造武器比较成功的唯一的一个小型兵工厂。这个厂在炮火中诞生，象闪烁的火花，很快地又在废墟中消失。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黄绍竑在山西娘子关背战，败回南京，征衣未卸，即赶往中山陵钟山脚下苗圃中几间小平房里，去见蒋介石。黄见到蒋，汇报了山西前方战守经过，并自认指挥无方，请求处分。但出于黄的意料，蒋介石不但不究其战败之罪，反而温语劝慰，叫黄休息两天再谈。但第二天黄即被告知去陵园，蒋一见到黄，就叫他马上去浙江接替朱家骅（字骝先）。这时东南各省为了适应战时形势，省主席先后换了军人。黄二次来浙，高兴地受命，初步拟了个省府厅处长的名单送给行政院，便轻装简从，于十二月十八日赶到杭州。在梅花碑省府与朱家骅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接仪式，接印视事。他送走了前任，住到湖滨膺白路（今南山路）中行别墅（原系黄郛的别墅），第一道命令是赶快撤退尚未撤走的在杭各机关人员和物资，特别指出要抢运杭州各机器工厂的设备。在中行别墅召集杭州各铁工厂的厂主开了个会，指示要他们赶快拆卸抢运，如果不自动撤退，就派工

兵来炸毁。本来有些工厂主还心存观望，能不撤就不撤，认为日本人来了，仍然可以开工生产，听到黄这样一说，不能不连夜撤迁了。当时杭州私营铁工厂稍具规模者，不过十多家，全部撤出者，有大来铁工厂，协昌铁工厂，应振铁工厂，本文作者胡四兴开设的金兴铁工厂，马英才开设的熔瑞铁工厂等不到一家，还有些小厂均未撤出。因为是强拆抢运，所以运输工具十分困难。虽然有不少工人参与拆运，但运到南星桥、三廊庙后，由于江面船只拥挤，日夜强渡，到十二月二十二日深夜，运到南岸的机器，尚不过十分之三、四；堆在北岸码头上的机器还有不少重要机件，未能运走，二十三日天刚亮，黄绍竑所乘的小轿车最后一辆通过钱江大桥时，几声巨响，大桥三个桥墩被炸毁了。铁轨沉江，江面随即封锁，第二天杭州即告沦陷，堆集在三廊庙码头上的机器，全部弃置。又由于军运紧张，抢运到南岸的机器，沿途散置，又损失了一些。经过很多困难，才陆续集运到金华。

抢运这些铁工厂机器时，黄绍竑本来叫建设厅长伍廷飏负责，伍廷飏就派了个建设厅的技正陈奎负责监运，集中到金华后，伍廷飏才来看了看。各厂在杭原有职工，不愿留在杭州受日寇奴役，有不少携带家眷，逃难到金华。到了金华，无工可做，食宿都成了问题，厂主职工问伍廷飏怎么办？其时金华已不断遭到空袭，机器堆在露天，既怕雨雪，又怕轰炸，仍不安全，经请示黄绍竑，乃决定转运到丽水大港头，觅定厂房场地，先把机器整理安装起来再说。机器集运到大港头后，经过工人们的紧张工作，都整理安装好了，但一缺原材料，二无市场，生产什么东西呢？大家仍然是摸

不着头脑。一天，伍廷飏、宣铁吾陪着黄绍竑来到厂房，看看这临时修配安装起来的机器厂，我们这些职工们迫不及待围拢来问黄："机器装好了，我们造什么呀？"黄当时也还心中无数，他看看周围的职工，指指身边卫兵挂的木壳枪说："你们试试看，能造这个东西吗？"我们回答说："只要有样子，我们就能造"。黄叫卫兵解下两支二十发的木壳枪交给我们试制。不到几天，我们就照样造了几支木壳枪，请黄来看。黄看看我们造的样品说："样子还不错，你们试试看"。胡四兴就拿起新造的木壳枪，从卫兵身上拿了两梭子子弹，装上去，连试两支，二十发子弹都连续发出，一颗子弹也不卡。黄看了，咧着嘴笑，连声说："好，不错！"他转向宣铁吾、伍廷飏说："我们就开个铁工厂，造兵器罢，造出兵器打鬼子"。我们职工听说造兵器，打鬼子，高兴得跳起来。

厂的名称定下来了，叫做"浙江省铁工厂"，隔了几天就发表了黄祝民为总工程师兼铁工厂厂长，陈奎仍回建设厅。这些机器拆迁、抢运，以及工厂的安装筹备，陈奎是出了不少力的。而且他又是学机械制造的专家，为什么不叫他当厂长却要另派一个黄祝民呢？原来黄祝民是广西人，是省主席和建设厅长的同乡，陈奎既不是广西人，又不是广东人，所以厂长没得做。厂长有了，产品也决定了，是官办，还是商办呢？厂长是政府派的，机器都是私人的，官办不合适，私办又不允许，结果来个亦官亦商，实际上是官办。经过研究，成立一个董事会，作为铁工厂的领导机构，黄绍竑自兼董事长，伍廷飏兼副董事长，还有宣铁吾、黄祖培、李

立民一些厅处长、秘书长，以及撤退出来的各个厂的厂主，都当董事。董事会之下，设厂长一人总负责，厂长之下有财务科、技术科、会计科、科下分股。胡四兴任副总工程师兼技术科制造股股长，马英才为锻工车间领班兼步枪技术设计制造，厂的架子搭起来了。

黄绍竑为什么这样热衷于制造兵器呢？照他说是为了抗战，为了打日本鬼子。不过黄绍竑从来就是不甘人下的，而且又是靠枪杆子起家的。这时他已着手编练“抗日自卫团”来提高他个人的实力地位。“抗日自卫团”编成后，武器装备蒋介石不拨给，因此他急于要把这个兵器制造厂办起来了。

铁工厂成立后，除制造木壳枪并修理库存旧枪械外，黄绍竑为了加强“抗日自卫团”的装备，叫我们进一步试制步枪与机关枪，给我们的样品，机枪是捷克式的，步枪是比利时式的，要我们连夜赶制。机器还不完整，限期迫促，我们就利用拿来样品的枪身，磨去上面所烙的厂名字号，改装了一两样零件，很快就造好了请黄亲自来检验，结果很满意。他当然不知道我们耍了个花招，就叫我们立刻投入生产，造出来的第一批成品不够好，机枪不能连发，步枪瞄准命中率很差，射程也不远。黄绍竑在广西搞枪杆子时，原办过修械厂，有些土经验，他亲自找些老工人与技术员，来研究改进，机枪、步枪质量很快提高，几乎达到了外国造的标准，不过产品数量还是不多，而抗日自卫团则急需要装备。于是，黄决定扩大生产，在距离大港头二十里的小顺建了一个新厂，称一厂，专造步枪；在距离大港头十五里的石塘

建立又一个新厂，专造机关枪，称二厂；又在玉溪建了一个厂专造手榴弹，称三厂；大港头总厂造其他一些工业设备。三个厂的机器都开动起来了。三厂造出来的手榴弹有很多不爆炸，因为用的都是土硝，需提高质量，必须用黄色炸药做引火。黄绍竑问杨长鑫怎么办？杨本来是杭嘉湖国防工程处的处长，这时是抗战自卫团司令部的工程处长，保定军校毕业，懂得点兵器制造。杨说：战前我们兵工部门造武器，所用黄色炸药，多系从德国进口，我们自己不会制，现在又无处买，只有通过关系向兵工署所属各厂去想办法，但这也不一定有把握，而且，时间上也不会很快就能解决。没办法，第三厂的手榴弹只好暂时停产了。有一天，日本飞机轰炸金华车站，有几颗炸弹深入土中，没有爆炸。杨长鑫出主意，叫来几个工兵，把这几颗炸弹从土里掘出来，用绳索系好，拖到山边，拟把炸弹拆开，取出其中的黄色炸药。但是大家都怕危险，没有一个人敢动手。黄绍竑乃悬重赏，征勇士，有个工兵排长，懂得一点炸弹结构，自告奋勇，报名应征。这时正近春节，虽然是烽火遍地，家家户户仍然忙着准备过年，这个工兵排长的妻子也在家里忙着，听到孩子跑来对她说："爸爸要去拆炸弹"她一听吓坏了，立即跑来，拖着丈夫又是哭又是骂，阻止她丈夫去。没有第二个人来应募，赏金一再提高，重赏之下出勇夫，这个工兵排长，推开妻子，甩开孩子，拿了一把老虎钳，跑向山边，伏下去，端详了一下，就把炸弹上的螺丝解下，围观的人都急忙避开，黄绍竑叫大家都卧下，他却远远站在那里看。结果几颗炸弹竟被拆开了取出了二三十斤黄色炸药，黄绍竑高兴得不得了，对这

个工兵排长着实夸奖了几句，立即发给了一笔不小的奖金，并叫杨长鑫给他提级。他妻子不哭了，牵着孩子抓着丈夫高高兴兴回家去了，手榴弹也就正式投入生产。三个分厂都造兵器，大港头本厂造母机及其他机器和零件。黄绍竑指示抗敌自卫团总司令部与铁工厂签订合同，先付货款五十万元，又由省银行贷款一百万元。资金有了，派人到温州、宁波、上海去采购原材料。马英才建议，把杭甬铁路拆下来弃置路侧的大量钢轨运来，作步枪枪筒的材料，又将宁波、温州几家铁工厂的机器也拆运来以充实三个厂的设备。杭州、温州、宁波集拢来的工人也多起来了，全厂职工已有五千人以上，连同家属，超过了一万人。漫天烽火，在这样穷的山沟里，办起了这样一个兵工厂，在当时条件下，虽然不能说是奇迹，却真是不容易的。这个厂从诞生到成长，都是用职工们的血汗与智慧发展起来的。工人们以为造出的武器是打鬼子。都兴高采烈，炉火通红，机轮转动，日夜不停，声震山谷。并且还有不知那里来的几个青年工人，在炉火前，满面红光，每在深夜中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气氛雄壮。

经过工人们与技术人员的不断努力，产品质量数量都不断提高。如捷克式机枪由胡四兴设计改进，其中活塞原来是方形，改为圆形，外形和捷克式一样，但发射速度快，制造时出品也快，超过了捷克式，产量由每月三十挺增加到每月六十余挺。步枪经过马英才的设计改进，由日产三十余支，提高到日产一百余支。手榴弹由月产一万枚，提高到六万余枚。黄绍竑还亲自设计了一种枪榴弹，代替手掷，经工人技术人员试制改进也投入生产。这些产品出厂，曾议论过要给

这些产品定个名字，举行一次命名仪式，经人向黄绍竑建议：把机步枪都定名为“七七式”，以纪念抗战。为了不断革新，还成立了一个实验室，吸收老工人与技术人员共同研究改进。省政府也成立了一个科学奖金委员会，奖励各种创造发明。机关枪的改进者胡四兴曾获得科学奖金五千元。黄绍竑发明了枪榴弹，也被评为甲等奖，所得奖金捐给了科学奖金委员会。在不到四年的短短时间中，生产的兵器，不仅武装了“省抗日自卫团”，而且贵州、广西、安徽、福建等省都来定货。

作为这个厂的极大荣誉，这里还必须提到当一九三九年春，中共中央周恩来副主席来浙江前线视察。那时，他路过大港头，由黄绍竑陪周来到小顺。召集了四个厂的部分职工，开了一次欢迎大会。周副主席本着一致抗日的精神，对我们职工讲了话，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这是使人们永难忘却的。周副主席穿着普通的军服，谈话时，不时挥动右手，浓眉耸动，神彩奕奕，平易近人，一点长官气息也没有。工人们听了很高兴，热烈鼓掌。黄绍竑、宣铁吾等也鼓了掌。有几个青年工人还走上台去和周副主席热烈握手。

一九四一年秋，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黄绍竑去参加会议时，把厂里生产的各式武器带了一卡车去，说是作为对这次军事会议的献礼。黄自南岳开会回来，谈到开会的情况，津津乐道，他说：在开会时曾作了展出和表演，参加会议的一些将领看了以后，有的当场提出订货。黄向蒋介石汇报了设厂制造的经过，谁知就在蒋介石连声说好之后不久，这个厂就被兵工署接管了，这又是黄所料想不到的！一

场高兴，却招来了一场烦恼。

黄绍竑从南岳开会回来后不数月，兵工署就派来了好几位委员，说是到浙江来视察兵工生产情况，把厂里生产的武器一一作了检查试验，对机器设备也看得很仔细，看到我们生产的规模以及工人们的劲头，好象感到很惊奇，说什么"想不到在这样的偏僻山乔里，却能办起这样一个兵工厂"。到实试室看到我们新设计的尚未投产的新品兰图，说什么"倒不容易"。我们以为"中央"这样重视，一定会给我们的支持和奖励了，又谁知来的几个委员竟是催命鬼，他们参观了以后，就与黄绍竑进行会谈，说是"中央"的意思，兵工要统一，地方政府除设些小规模修械厂以外，不能设厂制造武器，武器制式要统一，各省不宜各行其是，浙江省铁工厂应交兵工署接管。这个消息一传出，引起了各厂职工的人心浮动，黄绍竑当然更感到痛心，在无可奈何之下，于一九四二年三月把制造兵器的三个分厂都交出了，留下大港头一个厂，为地方制造一些工农业生产上所需要的机器。全厂职工原则上是随厂迁移。

在决定移交兵工署以后，各厂的生产情绪都低落了，因为有很多职工都已在这里安家，不愿再吃搬迁的苦头，有不少人自动离厂了。说是兵工署很快就派人来接收，但时间拖了两三个月还不见有人来。不料就在这年五月，日寇对浙赣铁路进行了一次大流窜，其少数先头部队向大港头逼近，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下令大港头及其他三个兵器制造厂，立即全部炸毁，以免资敌。黄绍竑一方面调动部队来进行防卫，一方面在电话中与顾祝同磋商，暂不破坏，顾不同意，

严令执行。黄最后对顾说，大港头机器设备决不许破坏，但愿自负“资敌”的责任。因而大港头的机器得以保全。其他三个厂全部设备，都派工兵炸毁了。工厂炸毁以后，日寇却并未继续前进，距大港头还有数十里，就退回去了。可是工厂已经毁了，事后工人们看到自己心血汗水凝聚的结晶，成为废墟中一堆废铁，非常难过，有个老工人跑到原来车间的地方，看到平日自己操作的一部车床，仰面朝天，他伏上去用手摸抚，摸着摸着，不禁放声痛哭起来。这样一个在炮火中诞生的小型兵工厂，又在废墟中消失。

（原载《浙江文史资料选辑》二十辑）　汪振国整理

一九三九年周恩来同志视察浙江兵工厂

仇甬夫

关于原浙江省铁工厂（兵工厂）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及1939年周恩来同志视察浙铁的情况，今据我所知，回忆如下：

一、浙江省铁工厂（下简称浙铁）建立于1938年秋，有三千多工人，下设四个厂。一厂设在小顺，制造步枪，二、三、四厂都设在大港头一带，制造轻机枪，枪榴弹筒、手榴弹、炸药等武器。一厂是四个厂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当时我在一厂做钳工，对于大港头的情况不了解。过去据浙铁一些老同志蔡文伟、李林兴、李义西的介绍，浙铁地下党早于1939年建立了党支部，蔡文伟是支委之一，属云和县委领导，后因党员发展较快，是年冬天成立了总支，蔡是总支成员之一。浙铁总支属特委傅振军领导。1940年春，浙铁一、二、三、四厂成立了中共铁委会，一厂总支属铁委领导。

那个时候，浙铁党组织活动较为活跃，就一厂来说，厂里建立了“浙铁员工工余社”（工人俱乐部），下设京剧团，越剧团，话剧团，歌咏队（这几个是党领导的外围组织），篮球队，足球队，图书室等。话剧团和歌咏队内有党

的组织。话剧团每逢“五·一”、“元旦”等重大节日，就编排节目上台演出，多半是宣传抗日救国的《扫射》、《放下你的鞭子》。歌咏合唱的有《游击队歌》、《谁养活谁》、《大刀进行曲》等，从而鼓舞工人们的抗日热情，多生产武器，打击日本侵略者。

那时候，工人们的生活非常之苦，加上厂方（官方）政治上的种种限制，生活上的苛刻虐待，引起工人的极大不满。在我党的领导下，１９４０年秋冬之间，一厂发动了一次大罢工，二、三、四厂的工人纷纷响应和支持。经过斗争之后，工人们提出的合理要求，得到了某些改善，取得了罢工斗争的初步胜利。但是另一方面，也使得站在斗争前列、参与谈判的党员，引起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注意，不能容身而离开了浙铁。

二、一九三九年周恩来同志视察浙铁的情况。我是一九四〇年年由上海来浙铁，虽然过去曾听说周恩来同志到过浙铁视察，但具体情况不详。最近我问了一九三九年进浙铁的高培勋，吴新元。据他们的介绍，党中央领导周恩来同志，１９３９年４月由浙江省主席黄绍竑陪同到了浙铁一厂（周恩来同志当时是否到了大港头，他们不知道）。是时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周恩来同志身穿草绿色军装，神采奕奕视察了车间、食堂和工人宿舍，并在一厂食堂兼礼堂的大会上，向工人、职员作了国内外形势报告，周恩来同志说，前方军人抗日杀敌，后方工人生产武器，都是为了一个目标，抗日救国，都是担负了伟大的神圣职责，我们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周恩来同志的报告讲得

很生动，不时被工人们的掌声所打断，给了全厂工人以极大的鼓舞。周恩来同志还到了食堂，见了食堂里的黄糙米，用饭瓢拿到鼻子间闻闻，发现饭中有霉气和砂子。当场便给厂长黄祝民提了意见，要厂方关心工人们的生活。过不几天，工人们吃到了无霉味无砂子的大米饭，当时在工人中传为佳话。

1982年4月26日

（仇甬夫同志现任湖南益阳市政协副主席）

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简述

叶元璜

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于１９３９年5月，创设于碧湖汤坟（今碧湖中学所在），团长是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兼，教育长是东阳人陈希豪。下设秘书处、教导处、总务处、大队部。训练团的任务是调训省、县级干部（包括乡、镇长），时间长者为三个月，短者为一个月，分期施以专业训练。例如：属于民政的，由民政厅厅长来团担任班主任。其他如财务、教育、建设等部门，也是由该管最高领导来临主办。课程除学习业务外，并实施军训。每期毕业典礼时，黄绍竑亲自到团训话（平时很少来团）。

１９４２年日寇入侵丽水碧湖，该团撤至景宁附近，日寇撤退后，仍搬回碧湖。１９４４年，日寇再陷丽水，该团迁至云和县小顺村，此时教育长陈希豪去职，由三青团书记陈苍正兼任教育长。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迁杭州。

国共合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始末

洪 省 三

抗日战争到武汉沦陷止，告一段落。以后在战略上改为持久战，提出："游击重于正规战"、"积小胜为大胜"等口号。初时我们对敌后作战会产生巨大的威力，都抱着怀疑态度，台儿庄战役大捷，是抗战以来一个大胜仗，各地都召开了祝捷大会。这个战役的胜利，八路军在敌后作战，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抗战立下了大功。人们在事实面前给予很高的评价以及广泛的宣传。

国民党军队不会打游击战，因此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为了帮助国民党军队能打游击战，在湖南省衡山由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合办了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以培养游击干部，共同打击敌人。

两次免职 愤而离浙

1933年，我开始在浙江省团队当排、连职军事干部，到1939年止共七年，其间，我被免职两次。第一次免职是在保安队，在此期间，大队长吴敬群把一位亲戚安排到我连候差。我工作刚满三个月，吴敬群就以能力薄弱的考语，报省保安处将我免职。失业一段时间后，经黄埔军校的

一位同学帮忙，由浙江分会介绍我到浙江军训会，分配到象山县当常备队长，后曾兼任该县自动组织的妇训班任军事教官。妇训班学员毕业时赠我几件针绣品做纪念，这事引起象山县县长的不满，后来虽然向县长补赠纪念品，然而积怨已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此，便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我的身上，我又被免职了。由于区区小事竟遭横祸，我恨极了，决心离开浙江，摆脱国民党的统治。１９４０年我到了金华，看见了许多招生广告，但都是国民党的一些军事学校，我不感兴趣。后来发现一张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招生广告，上面印着副教育长叶剑英的名字，我非常高兴，就以高中同等程度考取了该训练班。

革命歌曲　激荡校园

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的第一、二期设在湖南衡山，都是学员，没有学生队。第三期迁至陵零，后因日寇狂轰滥炸，又迁至祁阳山川塘。我们这些人经复试后淘汰了一些，剩下的人分六个队，组成两个学生大队，此外还有一个学员大队。一共是三个大队，分九个中队，第九队是妇女队，后又成立一个特工队为第十中队，共有千余人。营房除一个简易的大会堂外，全部占用民房。训练内容除制式教练和阵中勤务外，还有游击战术和游击政工两门课，学习期间还有实地演习，如：游击战术的各种袭击和伏击，以及如何组织群众等等。在实习时，女同学化装为农村妇女，送茶送水，也有组成迎送群众的队伍，形象逼真，大家都感到很有兴趣。这

两门课占总课程的一半。当时，陕、甘、宁边区所创作的革命歌曲，如“游击队歌”、“游击战歌”、“到敌人后方去”、“送郎从军”等，也很快在西南“游干班”传开了。

八路干部 艰苦朴素

西南“游干班”的班主任是蒋介石，副主任是白崇禧，陈诚（后为张治中）是教育长，叶剑英是副教育长，戴云奇是总队长。正式主持该班的是李默庵，而负实际教育责任的是戴云奇。八路军的教官比较少，主要是讲授游击战术和游击政工，我队教官是张响武，他教授认真，既严肃又生动，在生活上坚持八路军优良传统，自成朴素一格，他冬穿灰布棉衣，一看就明白是八路军教官。而其他国民党教官穿的是毛料、皮茄克。穿戴迥然不同。

时过三月，国共似乎不那么密切合作了，我们浙江同去的学员吴小民是义乌县长抽调去受训的，将结业（学员每期三个月，学生每期半年）时，因吴小民与八路军有往来，戴云奇把他开除了。吴小民回浙后，连县长职务也被撤掉了，从此他参加了革命，担任三五支队支队长。

合作是假 反共是真

吴小民的开除，明显地告诉学员、学生们，不准和八路军教官联系，也说明国共两党已从合作走向分裂。三期结束后，八路军教官都离开了“游干班”，重返陕、甘、宁边

区。三期学员、学生将毕业时，白崇禧也到“游干班”讲过一天话，还有三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寒操也讲了话。白崇禧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总体战，第二个问题是运动战，第三个问题是反共的叫嚣，他说，现在共产党正在扩张势力，没有积极抗日，可是又不把大红旗展开来，而是掩盖自己，瞒骗人民。如果真的展开了大红旗，他们是违背诺言。言外之意，国民党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加以讨伐。可见后来的皖南事变不是偶然的，而是蓄谋已久的行动。白崇禧还主张在国民党军队中实行“连坐法”，如果一班士兵中发现了共党分子，一个不检举杀一个，一班不检举杀一班，由此类推。然而他又说，我这个建议委座（指蒋介石）没有采纳。

不满分配 各自分离

1940年7月，三期学生毕业了，我们满怀信心，以为这次可以分发到全国各地，甚至可以到陕、甘、宁边区去了。谁知事与愿违，李默庵任命为湘、鄂、赣总指挥，把“游干班”全部学生留为己用，连五战区薛岳想分一部分也一个不给。接着，“游干班”学生由祁阳经修水到达长沙，在长沙所有的军事学校学生都禁止外出，怕和我们接触使马列主义广为传播，说我们是共产党。而共产党当然说我们是国民党的军事学校学生。及至分发，一律都分发在湘、鄂、赣，还要见习三个月。学生们气极了，甚至说，中国有三个主席（指延安、重庆、南京），哪里没有饭吃！当分发令一下，当时就有一半人不去报到，只是一些家住敌占区的学生，无

家可归；有的年轻没有社会关系；有的没有旅费去不了，才暂时留下来，等待机会。我这次遇上军校特训班教官刘公武，他是边区政治部主任，相见后，他埋怨我我太落后，我把浙江的黑暗情况告诉他，他劝我不要搞军事工作，改做军队政工。从此，我就开始做政工人员了。这一工作并不好干，日常工作外，口要会说、会唱，要会画墙报刊头，要会写标语。开晚会要学会唱歌指挥，行军要打前站，搞军民合作。所有这些都要在工作中学习，各种各样都得懂一点，所以同事们称我是一个“通才”。

事过三十余年，往事历历在目，抚今忆昔，使我更加痛恨国民党对人民的迫害，增深了我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

李默庵领导的三十二集团军

洪省三

1942年李默庵赴重庆开会，被选为国民党中执委委员。这时国民党的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也在座开会，闻知李默庵委任为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后，经军委同意，请李来浙江。据说，黄绍竑曾向李默庵提出保证：只要三十二集团军会打仗，地方可以保证供应副食、柴火、食油等物资。并说，现在的浙江部队就是不会打仗，整个浙江只剩下些山区，再如此下去，省府将无立足之地。于是李默庵来浙后，大力整顿了部队，把突击营扩为十个营，约二个师，作为自己的基本力量。又把驻扎于碧湖县头的西南干训班，作为训练下级干部的基地。后来由于事多，把突击总队交由副总队司令胡琪三（湖南益阳人，黄埔一期毕业）负责。把西南干训班交由周建陶（湖南醴陵人，黄埔一期毕业）担任。三十二集团军是一个指挥机构，没有建制的部队。平时只靠两个突击队担任主要防务，其他尽是不会打仗的四川兵。战时由第三战区调七十九师等部队归三十二集团军指挥，战事一结束，调集的部队仍由三战区调往别地。

西南干训班教导团的由来

浙东游击队是未经批准自行组织起来的，驻扎在曹娥江

百官一带。人数很少，枪支不多，装备极差。因无经费来源，就设卡抽税，没有粮食就强派于农民，对日寇却是游而不击，因此民怨沸腾，影响极坏。有鉴于此，李默庵命令第一突击队将其全部缴械，所有人员开赴丽水县碧湖赵村，给了一个临时番号，全称是："西南干训班教导团"，团长楼韵文是浦江县人，下设一个营，有两个连，总人数约三百人。李怕其哗变，派我去兼该团指导员实行监视，我到团后，发现该团官长以浦江、嵊县人居多，士兵也以新昌、嵊县、余姚等地人为主。根据这个特点，我就以排演越剧，加强文娱活动以安其心。该团干部吃缺严重，官兵重江湖义气而无抗日意志。平时训练，术科分连，学科（政治课）集中讲授。1943年夏，在突击营开赴丽水县雅溪前，对该教导团进行改编，除团长暂留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为附员外，其余官长一律遣散，士兵编在突击总队第二突击队。

策反了一支"和平军"

三十二集团军来浙后，于1944年由第一突击队在前线策反了汪精卫的一支"和平军"，这支"和平军"到达碧湖后，驻扎在石牛、白桥一带，给他的番号是"独立十一旅"。半年后，逐步调入副旅长、参谋长，也调出一部分干部到西南干训班受训。不久实行改编，除两个团长为附员外，旅长李启豪和士兵都改编为第三突击队，这支部队随着浙西内战失利而补充了。

三十二集团军的“业绩”

三十二集团军来浙仅打过一次仗，并无业绩。而抗战胜利后，却在余姚与共产党打过一次仗，冬间调往徐州，翌年内战开始，三十二集团军被取消了，改为第一绥靖区，驻扎江苏南通，李默庵担任绥靖区司令官，这就是三十二集团军的始末。

丽水沦陷前后的回忆

季　彬

一、抗战初期的丽水

１９３９年12月杭州失守，国民党省府所属厅处及中央金融机关，先后退至丽水、云和、龙泉、松阳一带，丽水人口顿增，畸形热闹。

浙省府先迁永康方岩，后迁云和，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各厅均迁丽水。一个偏僻的山城，成了抗日大后方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机关遍设，如金融机构就有中国、中央、交通、农民银行及本省地行，撤迁丽水和龙泉。大港头有省建兵工厂，省行政训练团（设碧湖），由主席兼任。省之最高学府浙江大学迁龙泉，其余有联立中学在碧湖，联师在三峰，处中在石牛、高溪，安定中学在壶镇，整个丽水地区布满了本省文化教育机构。

保安处在金华，军管区在遂昌，抗日初期丽水专员是杜伟，１９３９年秋改调余森文，当时省主席黄绍竑思想比较开明，为了宣传抗日纲领，唤起群众，设立了省政工处。专区设政工室，县设政工队、抗敌动员会、军民合作处等，以适应抗日后援需要。

省建设厅在青田海口，丽水太平，云和小顺三地设合作实验区，参加政工队和实验区人员，大半是抗日救亡热血青

年，具有进步思想。

由于沪杭失守，江浙重镇，相继沦陷，因之敌机不时在金华、丽水一带侦察，继而开始轰炸，忆首次被炸约在1938年春，那时敌机较老式，轰炸时俯瞰低飞投弹扫射，人机俱能视清，而部队怕暴露目标不敢反击，亦属可笑。

那时，离城三华里的南明山上设有防空监视哨，以电话传递敌机动向，所以一闻警报，敌机即临头上，群众尚不懂防空常识，一闻机声则乱逃乱跑，隐蔽田野沟渠，易露目标，致遭敌机枪扫射，时有伤亡。

当时只有机关开始挖掘了几所防空洞，因不重视工程安全，消防设备，仅几只水箱吊桶而已，记得1939年秋，一天来了八架意大利新式飞机，作停空轰炸，并投燃烧弹多枚，府前一带遭炸，多处起火，直到夜间余火未熄，损失惨重。其次约在四〇年秋的一天傍晚，突然飞来自巨州机场起飞至丽水机场降落的本国飞机一架。不到二个小时敌机跟踪而来，轮番袭击并投照明弹进行疯狂轰炸，次日仍整天闻警报声，敌机则轮番而来昼夜不歇的轰炸、扫射。厦河中岸盐仓、白云山汽车库，均先后中弹炸坏，搞得老百姓人心惶惶。民间当时流传几句话："晴天怕警报，雨天人欢笑，夜间市场闹，黑市步步高。"这是当时现实的写照。

除机关有自设防空洞外，在城墙山脚也有公共防空洞，因系雇工包建，更不重视安全，如1942年暮春，邮政局（即现县府内）有个大防空洞，可容二、三百人。只因忽视安全设施，洞口遭乱弹轰炸闭塞，闷死该局职工老百姓百十余人，惨不忍睹。

二、两 次 沦 陷

第一次丽水的沦陷，是在1942年6月间，时正值大水，我由松阳来丽参加整私会议。到丽时，部队、机关已经撤退，居民店户纷纷逃避乡下、山区，丽水已是空城。正规军奉命分向松、遂及永康、武义两翼撤出，丽水无主力军，由浙保三团担任掩护。团长蒋霆，一上火线即受伤，部队后撤，任由敌兵长驱直入进占丽城。

数日后，敌军骄横跋扈，沿瓯江经青田直赴温州，一路上趾高气扬，甚至宿营亦不放哨。且想不到竟在船寮受到青田自卫队据险伏击。激战半日，终因敌我兵力悬殊，经不住敌军重炮猛击而却退。

敌由温州返回途中，经船寮大路乡，有位当过军官的王成西，愤而率领村民二、三十人，用土枪和古老矛袭击敌寇，双方均有伤亡，老百姓当场死难者三、四人。由于民众奋勇抗击，俘虏朝鲜伪寇及汉奸等二十余人，当即格杀。残暴的敌寇，立即将大路乡附近五华里许多房舍，大肆焚烧，王成西亦与阵地齐亡，后青田县府给予表彰，改大路乡为忠义乡。

敌寇道经芝溪头，进入村庄，杀鸡打狗四出掳掠，真是所到之处鸡犬不留。在群情愤怒下，致被我老百姓用刀矛杀死四人，残暴的敌寇将附近七华里村庄房舍，一并烧毁，掳去无辜百姓男女二十余人，在溪滩用刺刀杀害。但经此后，敌军不敢大意行军了。

同年夏，敌从丽水撤退时，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将专署、县政府等以及庙宇一概烧毁。克复后的丽水山城，一片凄凉萧条景象，夜间灯火荧荧，行人稀少，市面十分惨淡。

1944年7月丽水再度沦陷。未沦陷前，丽水碧湖驻有三十二集团军李默庵部，辖二个军（九军、八十八军），军部驻大港头，陷前总部奉令转移，仅留二十一师，同时三战区在丽留有警备部。

这次敌军由金华、武义方向向丽水推进，二十一师事先在丽（丽水）武（武义）交界处作过布防，据说与敌仅小接触即撤走，仅在丽水留一个团担任城防，不意敌由左侧包围，该团彭团长率部渡河却退对岸，因水流湍急，淹死士兵七、八十人，该团长亦随军死于溪中。据说二十一师是川军，彭团长是战区长官部直派，国民党军队派系是严重的，对友军支援是缺德的，解放战争几大战役中，表现尤为突出，也是取败之由。

那时我在专署工作，署府及所属均迁黄庄、庞山一带，丽水警备部在陈店附近。当时政府的撤退，山区乡公所派有民夫，为政府搬运公私物资，加上百姓的逃难，乱糟糟似一窝野蜂。

这次敌人仍沿江而下，经青田至温州，直至9月稻熟时，丽水之敌方始却退。我们得知信息后，星夜进城，做些敌占后打扫工作，清理了十余具尸体，群众亦先后返回家园，丽水警备部驻丽中，专署驻万象山洞天楼和庙内，县府则迁左溪门城楼上，二次丽水浩劫，惨况可想见矣。

丽水在八年抗战中遭敌机轰炸，敌寇流窜时的烧、杀、掳掠，损失极为惨重，是本省最大最惨的一个县。但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此并无切实救济之策，广大的人民为了谋求生存，仍在苦难中挣扎。

丽水再度沦陷前后

左　夫

又是石榴花开时节，每当我见到这血红血红的花朵，眼前便会涌现出四十年前的一件往事。即是抗战时期我在丽水耳闻目睹第二次沦陷的悲惨景况。

抗日战争时期，丽水山城曾经热闹过一阵子。杭州沦陷后，日寇又占领了肖山和绍兴。国民党省党部迁到永康方岩。金华是前线与沦陷区来往的地点，丽水是个水陆交通枢纽，东去温州，下至福建，四通八达。于是教育厅、建设厅、浙江省银行总行、英士大学、东南日报社等机关和许多企业都搬来丽水。后来连戴笠的代表赵世瑞也赶来了。据说是搞与沦陷区物资交换买卖的。入晚，府前阿炳开的天香楼座无虚席，昔日“清秋暮冷猿啼树，黑夜呼号虎到门”的山城，显得异常繁荣。然而好景不长，由于丽水新建了一个飞机场，不久，日本飞机开始来炸了，于是竞相造防空洞。但造起来的防空洞，十有八、九，一震就塌，有次一个防空洞被震塌，压死了几十个人。警报天天有，有时警报尚未拉完，敌机已在头上，全城人心惶惶，后来人们索性白天出城下乡，傍晚回来。

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日，形势日益恶化。一九四〇年左右，传来日寇增兵肖山的消息，接着诸暨一场大火，金华四

散一空。国民党省党部从方岩逃到云和。日寇沿浙赣线西进，一路未闻有何抵抗，占领金华之后，把矛头转向浙南，永康沦陷，丽水一片惊慌，老百姓大担小担往山里挑。从方岩撤到云和的国民党省党部和其他机关，怕敌人渡过瓯江，一个劲地再往后退，有的撤到景宁，有的逃到福建浦城、建阳、南平等地。

也正是石榴花盛开的时候，日寇从桃花岭方向进入丽水，如入无人之境。但出乎意料，不到半年又撤回到金华。一九四四年七月，日寇第二次流窜，又正是石榴花开的时节。这一次丽水城曾有过战斗。当时在福建南平出版的《东南日报》曾用大字刊登守城的彭团长，在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的亲自指挥下，与城共存亡的悲壮消息，以标榜国民党的坚决抗日。其实这是借日寇的屠刀，杀害自己的同胞的一幕见不得人的消灭异己部队的勾当。我当时在中国银行丽水办事处任职，曾接触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物，故知此事内幕。

丽水第一次沦陷日寇撤回金华之后，国民党派三十二集团军驻守浙南，司令部设在碧湖。还有英国军事代表团驻在碧湖南山过去的小山头上，建有新式的简易草洋房。三十二集团军司令叫李默庵，手下有三个突击营。我第一次见到这位李司令是在当时的九区专署，是召集我们去开会的。李司令曾发表演说，主要是要居民们安心，丽水山城将由他负责，三个突击营是他的机动主力，突击营的士兵都是强壮的小伙子，卡宾枪，全套美式装备，老百姓见了无不感到安慰，认为这下可安心了。

不久，传来敌人在金华增兵的消息，老百姓虽是忧心忡

忡，但一想到有突击营在，总不至于像上次那样一任践踏吧。然而，想不到有一天李总司令突然召集我们在九区专署听话，说什么敌人在金华增兵是事实，但动向不明，可能西去巨州，也可能再下丽水、温州。为了做好两手准备，突击营要掌握在手里，丽水城改由六十二团驻守，并即席介绍了这个六十二团的彭团长。这时有人偷偷告诉我，碧湖的三十二集团军司令部早后撤到浦城去了，当时我还以为是李总司令畏敌，何其迅速，何其遥远！但做梦也没想到他是在预谋借敌人的屠刀，杀自己的同胞呢！

这个六十二团，原系浙江地方收编部队，属三十三师。后来三十三师改编了，划归四川调来的一个师，由罗师长管辖。罗是四川的杂牌部队，想方设法，调离四川，来到浙江。

就这样丽水城开始调防了。出城的是全副美式装备的突击营，呢军衣，卡宾枪，雄赳赳，气昂昂；进城的穿的是旧得不能再旧的灰布军衣，七九老式步枪，衣服虽旧，也洗得干干净净。在街上两军交肩相过，竟互不招呼，彼此差异如此之大，感情如此冷漠，老百姓看了都难以理解。

金华敌人动了，把矛头指向丽水，不日永康沦陷。丽水便在告急中，听说，这一回李总司令将亲自指挥丽水的守城。他要彭团长坚守三天，他的突击营便会前来从外围夹击敌人。突然，警备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彭团长在会上说，敌人已到了永康，我们就要作它南来的准备，估计一定要到丽水的。他呼吁丽水城内的人，在两天之内撤尽，并宣布丽水城至碧湖南山的公路当晚十二时后就彻底破坏，最后他表

示："城在人在，城亡人亡"。我坐在会议室门口，阶前两株石榴树花正开的血样的红。我的心情感到很沉重，看来这苦难的山城，又将遭受一次血的洗礼了。

第二天早上我去大街转了一圈，所剩未走的人已经没有多少，老百姓的门都开着，屋里空无一人，都走了。山城显得异常寂寞凄凉。在万象山脚石榴树下，我又巧遇上彭团长。看上去它不过三十余岁，听说是新由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调来的，黑黑的脸，额角上生了一个小疮，交叉地贴着橡胶布。此时他腰间挂着两把左轮，后面跟着两个卫兵。他问我为什么还没走，我说就要走了。我问他钱够了没有，他说，现在钱也无所谓了。这位彭团长给我的印象是还有一点中国人的骨气。

我过江离开了丽水城，沿着正在破坏的公路走去。至沙溪，想起那个罗师长的师部，就在沙溪对面的村子里。开口"狗子"，闭口"狗子"。参谋长姓李，也是四川人，陆大毕业。相熟后，前线无事，常来闲谈，也颇投合。我想何不去看看他们，于是过江去。罗和李见我到来都很奇怪，怎还没有后撤呢。说实话，我实在舍不得这个山城呀！

罗和李留我休息一下，我中饭没有吃也不想吃。下午，罗要李参谋长将师部的六挺机关枪送进城去，交彭团长使用，并吩咐如需要的话，六名机枪手就留在彭处让他指挥。罗师长拍着桌子发牢骚："狗子！一直说我是六十二团的后爸后娘，我罗某是这种人吗？"傍晚六个机枪手回来了，是彭团长收了枪要他们回来的。

李参谋长还告诉了我一个秘密，他们偷挂了一根电话

线，搭在浦城与丽水的指挥电话线上。我拿起电话筒一听，是彭团长的口音，他正在向李默庵司令报告三个营的布防情况，并说已得知敌人的先头部队，到了白云山脚。

三人随便吃了晚饭，罗师长借酒消愁发牢骚："哼！看他怎样神机妙算，三面山，一面水，能作战的士兵只有一千多，怎能守住扬言二万敌人的进攻?!这究竟按的是什么心?"我轻声问李参谋长："李司令的突击营呢？"李说："早去浦城罗！"我想起了这个六十二团，曾闻与金肖支队有着关系，后来才划给罗师长所辖的。我想总不至于送给日本人去杀呀！后来事实证明，我是太天真了。

从电话中偷听到，彭团长指挥所设在万象山。突然电话中传来李总司令命令，要拆除小水门浮桥。彭在电话中要求不要拆桥，他保证不退到水南来。李不同意。最后彭要求让文职人员退过水南，李同意了。文职人员一过，浮桥就被拆除了。

晚上八、九点钟，传来稀疏的枪声。电话中听到敌人是沿着白云山脚的旱水沟正面向丽阳门进攻的。不久听到平射炮的声音。罗说在攻城了，逐渐枪声密集，十二时左右电话里听到了喊杀声，罗说，糟了，城破了，浦城正向丽水喊话，可回答的已不是彭团长的声音，说守卫厦河门的三营营长不知何去，彭团长亲自去查看了。并说城里已发现敌人便衣队，是从厦河门进来的。到深夜二点多钟，浦城一再叫话，但都没有人接。枪声也逐渐稀疏下来，最后寂静了。我们三人心里明白，完了。

没隔几个月时间，敌人又自温州、丽水缩回金华去了。

我急忙从龙泉到大港头，乘坐一条小船，回丽水。溪边有个穿灰衣服的徒手士兵喊着："帮帮忙，搭个便去丽水。"船靠了岸，一问，原来是六十二团的一个守城士兵。我就叫他上船。他告诉我，城里进来敌人的便衣队，是守卫厦河门的三营营长逃跑的缘故。小水门的浮桥虽拆，可水底这根铁索还连着两岸，有的弟兄沿着铁索下水退过江来，有的想下水，可对岸李默庵突击营的机枪在不断扫射。我问：彭团长呢？他说，彭团长挂了彩，由两个卫兵扶着也到了小水门溪滩。他向对岸高声喊着："我是彭团长呀！我是彭团长呀！"可对岸部队根本不理睬，继续在扫射，后来听说彭团长的家属从厦河门下面一个农民家里，找到彭身上的一串锁匙，彭的尸体早被水冲走了。但究竟是死于水淹，还是死于"自己人"的机枪，就搞不清楚了。

当天我在桃山溪口上岸，从丽阳门进城，经过城内西南面战场，尚有几具毙体，满是苍蝇，地上到处可见灰色破军服，有的全是发黑的血迹。到万象山脚，只见那石榴花依然开得血红血红，好象向我在诉说什么似的。

这场守城战，彭团长确是城亡人亡了。一营营长牺牲在丽阳门。守厦河门的三营营长临阵逃跑，杳无消息。后来听说这三营营长，是李总司令的人。守左渠门的二营营长在城破后翻出北门进入山区，后自己投案，但却以"团长阵亡，营长必须连座"而被枪决，据说他就是与金肖支队有瓜葛的人。

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余年！今年我已经七十二岁了，每想到这件事，心庭便久久不能平静，"五月榴花红似血"，我觉得我有责任把它写出来留给后代，留给后代。

回忆策划丽水县自卫总队起义经过

张慕槎

我曾在丽水当过“百日县长”（前后任职历时刚一百天），和胡允孚等策划过起义，并投向人民怀抱。现在略谈一下经过：

我和胡允孚，早在1944年就认识，那时我在湖南平江当“流动”县长（县城为日本人所占），胡是游击支队长。我是诸暨人，他是文成人，是浙江同乡，因而有交往。顺便说一下，《红旗飘飘》里一篇文章说当年王震、王首道十万红军进兵平江时，提到我率自卫团队曾和红军顽抗一阵。事实是我们听到红军大军南下，早就逃之夭夭，没有交过火。红军到了平江，曾叫人告诉我出来仍当县长，我因害怕，没有敢当红军的县长，所以红军就另委他人，我错过这一革命机会，还是有点后悔，也说明我那时还没这个觉悟。我身为国民党县长，在国民党部队混过多年，怎么会起义的？是大势所趋，也有个思想过程。

我出身贫寒家庭，父亲打短工，母亲当娘姨，没有读多少书，十七岁高小毕业，就当小学教师了。1925年，加入国民党，1926年，北伐军到枫桥，我搞支前工作，担任过区分部常务委员。1927年清党，不分青红皂白，乱搞一通。后我到了杭州，因为字写得还好，报考浙江警备司

令部的“司书”，被录取了。司令是范汉杰。蒋介石下野后，解散了司令部，发给遣散费十元银洋，我因不敢回诸暨，跟着队伍到江西上饶。范汉杰做人情，把队伍送给蔡廷锴，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的前身，第十一军第十师（军长陈铭枢，副军长蒋光鼐，师长蔡廷锴），干了七年半，由准尉司书升到少校秘书。还参加过海南岛剿共，粤、桂、湘、鲁、豫打内战，以及淞沪抗战。我跟着国民党部队走，虽然也打着革命旗号，思想上却有不少问号。在江西剿共时，为什么共产党越剿越多？竟至有很多学者、文人参加？到底是否真“土匪”？看到红军所贴的标语：“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心里很感动。我是穷人出身，觉得不是路。红军长征时，我们参加截击的任务，但相距仅只一、二十里路，却找不到共产党，连个落伍兵也看不到，这又是怎么回事？抗战后我交卸了，其时非蒋嫡系部队受到整编和排挤，我在南昌第六军官总队（薛岳、杨森所部）当少将总队附（原九战区长官部少将参事），总队长陈沛（原三十二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三十七军军长，现在台湾），胡允孚是中队长（上校，相当团长）。一天，在总队部发现一张“蒋家不要，毛家要”的标语。当时我们这些集训的军官，思想混乱，牢骚很多。认为我们卖命多年，现在却不要了，无一技之长，遣送回家，就要失业，在社会不能谋生。这张标语一出现，很得人心。我就说“这句话好得很”，一个多年共事的李以匡（广东人，清大毕业，当时也任总队附；后当副军长，被俘。现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听了我的话，就说：“老张小心，不能讲。”

在南昌一年后，陈沛任广东省警保处长，不久调广东韶关陆军第九训练处处长，我为少将办公室主任，胡允孚在教育组工作。陈沛赴任前去见老上司刘峙时，刘介绍程炯（湖南湘阴人，陆大毕业）为训练处参谋长。程炯思想很"左"，上课时大骂国民党，大讲"人民战争"。训练处副处长兼军官班的实际负责人肖冀勉（陈沛把兄弟）把程炯讲课情况向陈沛汇报，大不以为然。我提议说，此事办也不好（有碍刘峙面子），不办也不好（有碍特工、蒋介石），还是叫程炯赶快请假就医，一走了之为佳。结果送程炯一千元作旅费，临行时我送他到火车站，程炯赠我一枚铜质图章，作为纪念，并说：时局迟早要变，叫我好自为之。他说我一生有二段历史是光明的，即"一·二八"和"福建人民政府"时期，其余时间是黑暗的。这些话对我影响很大。起义前我就想到这些话，而傅作义的弃暗投明，获得人民的宽大，更解除了我思想上的顾虑，我们在韶关时和胡允孚等时常私下发牢骚，说要另找出路，但没有真正下定决心，只是彷徨歧途而已。

在韶关结束后，陈沛到南京赋闲，我帮陈沛做些私人事情，胡允孚回文成。我因母老，想回浙江工作，可照顾家庭，先由陈沛介绍给民政厅长杜伟，后来由于老上级陈铭枢（奉李济深之命，正做浙江省主席陈仪的策反工作）又对陈仪讲了话，1948年11月下旬委任我为丽水县长。我向陈仪辞行时，他对我说，要拿出"福建时期"的精神来，要我办好一个农民学校，把部队掌握好，虽不明言谋求和平，实际上对我有所暗示。

我赴丽前，曾给胡允孚一个电报，邀他到丽水来。我在杭州又碰到屠泽民（是我表弟，幼年同学，诸暨枫桥杨坞人，曾任富阳田赋管理处处长，交卸后在杭州无事），我请他当主任秘书，比我迟三日到丽水。

1948年底至1949年初，国民党大势已去，起义的机会来了。

我是和浙东的地下党组织联系的，政委周芝山，支队长杨亦明。具体联系人是郭少英，他是枫桥区共产党区长赵曙光的外甥，曾在金肖支队担任医务工作，也跟我到韶关九训处工作过，此时在丽水卫生院任司药，是我信得过的人。

起义前，我们作了一些准备工作。丽水专员朱沛霖（黄埔三期，毛森的好友）一脸横肉，死心反共，有一次他在丽水召开应变会议（七县县长参加，缙云县派一个科长来）。朱准备集中七县武装力量，开赴闽浙边，成立一个师，朱自任师长，准备顽抗解放大军。他要我劝说祝更生同意他的计划，我和祝更生都与浙东游击队早有联系，当然不会同意。开会期间，我和祝更生密谈了一夜，准备起义。胡允孚和浙南游击队也有联系，屠泽民是农工民主党秘密党员，而且都和我关系密切，自然心心相印。我将计就计向朱沛霖建议，丽水只有一个中队，要扩充为大队，以厚实力，请他支持。朱以为替他效劳，深信不疑，经召开丽水县参议会，决议由地方筹款作为自卫队军费。取得军费后，我调原中队长黄训道为大队长（明升暗降，我当时不了解黄训道和游击队联系情况），由我学生詹玉书接任中队长，掌握实际军权。詹玉书诸暨山下湖人，中央军校西安分校炮科毕业，起义后升任

大队长（教导员戈天泽同志），与国民党十一师作战牺牲，坟在武义县黄呈坑。另一中队起义后也扩编为大队，由胡允孚兼大队长（教导员陈仿尧同志）。

并将碧湖区长换了魏再恩(诸暨枫桥人，是我老部下)，起义后在黄呈坑战斗中，失散回家，魏的侄子背了魏再恩的图囊，国民党将他错当魏再恩而被打死。

又向省主席陈仪增拨枪支弹药，五百个手榴弹，五十支步枪，由胡允孚赴省具领运回。

春节前派郭少英回枫桥，通过他的舅母赵曙光同志的关系，逐级向马青司令员请示，于春节后取得浙东区党委周芝山、杨亦明同志的信件，再由郭经太平区到游击区见卜明、应飞两同志，当时应飞同志不在，由卜明同志接见、款待。信的内容是：张某某曾任蔡廷锴秘书，思想比较进步，愿意革命，请就近联系等等。

但是郭少英还未回丽水，我就连接家中三个电报，说母亲病危（８１岁），要我急速返里。于是我只好请假回家，把行政事务交给屠泽民，军事交给胡允孚，并面嘱詹玉书说，行政上听屠的，军事上听胡的指挥。

１９４９年3月5日，下午3时左右从丽水动身，到缙云县府过夜，深夜我和缙云县长陈××促膝谈心，而今国民党大势已去，应早作准备。陈县长表示进退两难。我说曾任诸暨县长现任松阳县长祝更生是老朋友，我们松、丽、缙三个县靠拢，可以有所作为，陈亦首肯，当夜，打了个电话给祝更生。但丽、松起义后，这位缙云县长既不起义，也不顽抗，听说是弃官挂印而走。

次日，我回老家枫桥。当夜游击队赵曙光偕同副区长宣汉校以及暨北办事处主任陈孟炎、短枪组楼纪良等到我家。我说，“希望派政工干部去，丽水起义可以随时举行。”3月11日母丧，电告祝更生、胡允孚，一时不能返丽。3月14日，丽水自卫队按原定计划，并在卜明、应飞两同志直接领导下起义，数日后，诸暨县长张清尘派巡官通知我，要我立刻到诸暨县政府有事磋商，我即向赵曙光汇报，他说他们的势力范围只在黑夜，白天还不能保护我的安全。当晚由赵曙光、楼纪良等护送我到陈蔡见周芝山同志。从此，我投身于革命的行列。第二天去东白山麓的辽坑的新屋基，见到宣传部长王起。当时陈仪已被捕，周 晶正大力围剿四明山浙东游击队，马青、顾德欢（张瑞昌）、陈布衣、朱之光等同志，把司令部移到东阳巍山，我也去东阳，和他们见了面。我在东阳，把早已拟好的丽水、松阳两县武装起义的通电腹稿写出来，请马青同志的电台发布并在《浙东简讯》上披露。

我打听到朱沛霖的老家即在东阳巍山，我请示了马青同志，买了四包糖果去见朱沛霖的老娘和他哥哥。并写信告诉朱沛霖和丽水警察局长杨英余（朱的同乡），叫他们认清形势，并对起义家属好生看待。

我蒙党的宽大，安排为浙东行政公署主任秘书（马青同志兼主任、朱子光同志任副主任），随军解放绍兴和宁波。浙东行署结束前，马青同志给我一万八千元钱，要我分给起义的得力人员，我将一万元给屠泽民家属，八千元给詹玉书家属作为抚恤金。

关于屠泽民的死，还要作一个交代，屠泽民因脚伤，隐

藏在富山头一个高山上，后为敌所捕。朱沛霖当时因丽、松起义受到记大过二次、撤职留任的处分，抓到屠泽民后，就上报他是策动两县叛变的“匪首”，是中共党员，要求就地正法。屠的岳父詹启庚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副经理，去竺鸣涛、周畐等处讲情，请求解省讯办，周畐说已去电批准，不好办了，但仍发个电报：解省处理。朱沛霖收到这个电报时，屠泽民尚未杀掉，但朱怕解省后露了他谎报屠的罪名，悍然下令枪决，而且上报时把执行日期提前。屠在被捕后是站木笼的，枪决前，十一师师长还假惺惺的请他吃酒呢，国民党反动派日暮途穷，倒行逆施，于此可见一斑。

1981年8月13日

（周益进整理并经本人审阅订正）

起义的回忆

胡允孚

人民创造历史，历史唤醒了人民，这是不息的长流。回想起我起义的经过，只是这不息的长流中的一个微波。

1947年冬，我在国民党陆军总部，不久就调到南京国民党第九训练处。九训处是美蒋重整新兵的部门，是美国顾问重点帮助的地方，美式装备齐全。南京国民党第九训练处处长陈沛，办公厅主任张慕槎。下辖人事、情报、训练、后勤四个组，还有一个干部学校。我任训练组副组长。全组有各兵种的科长、参谋等五十多人，这些人都是我介绍来学习的校级军官，所以较熟悉。其中张慕槎是我同乡，又是上下级关系，还有赖绍峰、吕调阳等人和我的关系更密切，他们都是和我一样的是不满现状的老朋友。我们几个人能经常接近，相互说些知心话、心里话。谈对当时形势的一些看法。

国民党第九训练处成立不久，就开往广东曲江县，由于美国顾问过不惯小城镇的生活，又开驻广州市。1948年广东也和全国一样“山雨欲来风满楼”。东江纵队、西江十万大山里的民主联军都很活跃。而国民党只有一个从前线败下来的六四师、二个新兵旅、二个新兵总队、五个保安团，除保安团外其他部队都在整训。在当时大好形势的影响

下，再加上我们本来对国民党的现状又不满，于是我就和赖绍峰、吕调阳商量，决定就近找东江纵队。由赖绍峰去找东江党组织，我和吕调阳在九训处组织力量。正在准备中，陈沛被免去处长职务，由钟彬接任，同时我的副组长职务也被钟彬免去，调为教官。我们这次打算就落空了。

正当我受到钟彬打击而怒不可遏之际，这时因党组织受到破坏而到我处避难的胡元光（我堂兄），他了解我的处境后，就大胆地向我介绍了浙南地下党活动情况，而且还谈到我原来的几个老师和同学现在都是浙南党的领导干部。并且鼓励我回乡参加活动。通过胡元光对我的鼓励和启发，我又和赖、吕二人商量，决定分开活动，谁先找到党的组织，就由谁负责通知其他人集中。我就决定回浙南，赖绍峰到广东东江，吕调阳暂留九训处，以便联系其他人。我回浙南前，向陈沛、张慕槎辞行时，老张要我留下通讯处，并说国民党有可能在浙江成立绥靖区，要我作好思想准备。我一听就明白，老张这时已经是话中有音了。当时我又喜又怕，喜的是支持我行动的人越来越多，怕的是万一不成功。

11月中旬，我到了瑞安县城，胡元光就赶来接我了，他告诉我老家的情况，并说许多地下党员都欢迎我去，此时我的心情异常激动。

在瑞安住了几天，张慕槎忽然从丽水来了一个急电，要我速去丽水。到丽水码头一上岸，我就看见了张慕槎上任丽水县长的布告。我觉得很奇怪，他怎么会当这个县长呢？我见到他时直发笑，他抢先说："我们学刘、关、张吧！"我迟迟才说："条件太差啊！考虑考虑。"继而也谈了其他许

多事。张慕槎还告诉我，陈沛已被派任南京卫戍司令部副司令。他似乎暗示，在陈沛处当幕僚难已成事。

张能断然地说出心里话，这说明他也实在下决心了，也充分说明他是相信我的。当然我也认定可以放心与他同患难、共甘苦。当时我对他开玩笑说："你第一次跟十九路军反蒋没有成功，第二次反蒋会成功了吧！"他笑了笑，我们谈不久就休息了。当夜我思索了很久，决定从明天开始，先把丽水的情况弄清，同时急电文成胡元光来丽水，要他即去找中共浙南党特委会。

丽水是个小山城，情况容易了解清楚。政权机构除伪县府外，还有专区的行政公署。军队除县的自卫队外，专区的保安司令部有两个独立营，总人数不过一千四百人左右，战斗力差。国民党和青年党的头子经常磨擦，关系很紧张。党、政、军三方面概括起来六个字："腐朽、混乱、无能。"同时在弄清丽水的情况过程中，还发现警察局有个李默庵集团军在抗战时期留下的武器库，有大批的步枪等，看来武器不成问题。

很快，胡元光就从浙南特委会回来，并且还带来了特委书记龙跃同志的长信，信中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意见。从那以后，胡元光就担任了我们同浙南特委联系的联络员。从此，我们能够保持在党的领导下，开始做起义的准备工作。

开始时，我们只能以自己团的名义搞一些活动。决定由张慕槎担任总团长，我担任副总团长，以詹玉书、潘和海、胡绍采、胡国光、胡元光、王绍钦、赵振中、胡建中等人为骨干，调整干部，淘汰老、弱、残，扩大编制。人员来源有

广州国民党第九训练处，诸暨、金华方面和文成方面的民兵（我以扛枪为名，把大批民兵充实我们的部队，并作为骨干使用，在这方面我事先没有经过上级党组织的同意，是犯过错误的，同时也感到浙南党组织对我的谅解）。招来的人都是老张和我有关系的，比较可靠。在整顿部队的同时，我们建立了修械所、修理所，并千方百计地向省保安处请领枪支弹药，以装备部队。当时，我们的确搞得很热闹。我经常带部队出城，一是麻痹敌人，经常出入久之，不使人生疑，二是熟悉了解地形。专员兼区保安司令朱沛霖还认为我不错，要我担任黄村指挥所的主任，指挥丽、缙、青三个县的武装，当时我是多多益善，就是怕抓不到手。

部队虽然经过了整顿，除干部外，大部分人员没有战斗经验，要吃掉二个独立营困难很多，而且武器又多，需想法运走。因此决定由胡元光与浙南特委联系，要求派个原建制不变的徒手营，暗中分散来丽，掺入我部，由我们配给武器装备，以便壮大队伍力量。当时龙跃同志答复说，要经过特委扩大会议通过才能派来。

丽水这个地方，是专员公署所在地，交通较方便，是金华到温州的中途站，情况复杂，有许多应付工作要做。这方面的工作我是不会做的，而只有老张来承担，所以他被应付工作拖住，我多做些起义方面的工作。我们经常碰碰头，商量一下，分头去干。我们之间是互相关心，相互鼓励的，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早日做好准备工作，举旗起义。我们的计划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党的武装支持下消灭专区保安独立营，消灭专员公署，席卷全丽水地区。

就在这积极准备起义时，郭医生带来了中共浙东临委会马青同志给路南党代表卜明同志的一封信交给张慕槎。内容大致是“张慕槎开明，可以争取。”老张问我怎样？我说，送去交给卜明，仍由郭医生送去。我判断是试探。过了三天，卜明同志果然派来了吕东明同志到我部担任联络工作。当时张慕槎因母病回家，由我出城将吕东明接到太平区交谈。

我们同外部的联系是逐步增加的，特别是文成方面，一来就十几、二十多人，目标大，怕出意外，我就把领导机构迁至碧湖龙子庙，同外部的联系改放在碧湖镇。这样离城远，较安全。况且更便于同南边的浙南特委联系，北边靠近路南党组织，西边又是祝更生部。同时，也就形成浙南、浙东联成一片的大好形势，有利于我们的起义准备。

1949年3月14日10时，我在碧湖接到丽水朱沛霖的电话问：“松阳方面有消息没有？”我说：“外面有谣言，说出了什么事，我还不十分清楚。”他又说：“再查一查。你现在将部队向丽水靠拢。”听了朱沛霖电话中的语气，无疑地他已在怀疑我了。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有三个办法：一是按朱沛霖的指挥，把部队向丽水撤去。用这个方法起码会丢掉部队，我个人可能被扣；另一个方法则是按兵不动，仍驻原地，他也可以给我扣上不服从命令的帽子，我个人也可能被扣；这两个方法都不能用。这时，外面传说纷纷。碧湖区区长魏再恩也告诉我说：“外面有谣言，对我们不利，应采取措施。”看来只有“走”这条路才是上策。我想，现在正做准备工作，怎么可以如此急忙的走呢，许多重要的人物，

如广州九训处的赖绍峰等人，浙南方面的人都还没有来，在路途中的人也不少，张慕槎因母丧还未回，在浙南联络的胡元光没有消息，许多武器弹药还没运出来，家属不能安排，特别是还没有给丽水地区的反动势力保安司令部所辖的部队、机构以歼灭性的打击。这样会带来以后的许多麻烦。怎么办？在这紧急关头我也只好采取果断行动。于是，我在3月14日下午1时决定：除郭医生外，其他人员全部拉走，并给有关方面和张慕槎加急电报“胡允孚叛变”。电话丽水的屠泽民主任秘书即刻来碧湖。要王绍钗继续运送武器弹药，明运改为暗运。暗中派人通知家属离开原驻地。部队夜里十时开始向宣平移动，由吕东明同志带路，15日拂晓，我们胜利地到达了丽水以北的老竹附近。我们看到了卜明同志率领的久经考验的应飞部队早就到达，松阳祝更生部队，也先我部队到达。我们胜利会师了！同志们迎面上来，紧紧地握着我的双手，并从心里发出“欢迎、欢迎”的笑语。我们的心是多么的激动。我估计，这时那些没来得及跟我起义的同志也会接到急电而安全地转移。我的心中也轻松、愉快了，只是还觉得不够理想。

16日，党决定改编我们的部队。我率领丽水方面的武装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丽、缙、永、武人民游击支队。我任支队长，中共县委书记张之清同志任政治委员，陈仿尧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吕东明同志任大队教导员，周一平同志任武工队长。祝更生率领的武装改编为丽、松、宣、遂支队。祝更生同志任支队长，林艺圃同志任政治委员。在浙赣路南党领导下的一支人民武装就这样壮大起来了。部队改编后，党

对部队的教育、改造非常重视，很快的在连队里建立了党支部，对部队进行了全面的政治思想工作。

1949年1月后，蒋介石名义上是下台了，实际上仍在浙江奉化指挥他的残余力量，妄想重整再战，因而对浙南革命人民的镇压，更加残酷了。3月18日蒋介石派国民党十一师配合区保安司令部大肆向丽水、缙云、松阳一线进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采取分散隐蔽、偷袭、夜袭的办法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我们能坚持战斗，部队除伤亡外（大队长詹玉书等四十余人伤亡。屠泽民、王绍钗同志被捕牺牲），没有逃跑的，战斗打散了，也能集中起来，有的离队好几天，还会找到部队，士气高昂，宁愿战死也不让敌人占到便宜。这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党的威信很高，党员干部做到以身作则，带头艰苦奋斗。我第二次见到卜明同志的时候，正患感冒，卜明同志把他仅有的二只用自己口粮换来的鸡蛋交给我，我坚决不要，以后他又给了支队的军需主任，军需主任也没有收，结果二只鸡蛋没人要，我们感动得流下泪来。在作战中，张之清同志总是背一条小棉被，我就没有习惯背，有时我们合盖，有时他索性不盖，让我一个人盖，象这样动人的事例，举不胜举。

为对付敌人的围剿，我和张之清同志各带一部人员，分开活动。支队政治处主任陈仿尧同志和我一起，他对丽水北乡一带的情况很熟悉，当地人民对他很热情。我们和敌军十一师在丽、宣一带转来转去，敌人每个排都配有步话机，我们有陈仿尧代替步话机，很灵，他带我们走的不是路的路，忽隐忽现，神鬼莫测，弄得敌人精疲力尽。

为了有利战斗，更好地打击敌人，党组织决定由我和吕东明同志带领一个大队去浙南，会同浙南纵队反围剿。我接受任务后，内心很不平静，舍不得与同艰苦共患难的战友分开。我们相处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共同战斗的生活，使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尤其是卜明同志还以党组织的名义，写信给龙跃同志介绍我入党，真使我感到党对我的无比关心和温暖。4月13日，从武义出发，经宣平、松阳、龙泉、云和、景宁六个县境，到达中共浙南特委会驻景宁办事处。21日早晨，办事处的电台收到总部军委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后，驻地里里外外、军内军外、村里村外顿时沸腾起来，战士们没有爆竹，就用步枪代替朝天鸣放，虽然弹药紧张，我们也不好制止。经过十多分钟热闹，才慢慢安定下来，大家在一起畅谈以往和将来。他们说，这样的情景，真是一辈子也只有一回。

部队休息一天后，22日继续向温州方向前进，经泰顺、文成、平阳、瑞安。于4月25日前后到达中共浙南特委会所在地——永嘉上垟。在浙南特委会的领导下，我们立即投入了解放温州地区的战斗。

1981年3月

（本文刊载略有删改）

丽水起义的补充回忆

胡允孚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四日，丽水自卫总队全体人员以及县政府部分职员共五百一十余人，从碧湖镇开赴曳岭游击区宣布起义，共携带轻机枪九挺、步枪五百余支、手枪十余支、手榴弹五千多颗、子弹五万多发。

我原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上校部员，一九四七年冬调任陆军第九训练处训练组组长。张慕槎原任陆军第九训练处办公室主任，接任丽水县长后，约我到丽水组织武装起义。我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到达丽水，任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担负组织起义工作。当时县自卫总队只有二百人左右，素质又差。第一步的工作，除取得同共产党的联系以外，必须抓好部队的整顿、武器的配备和扩充队伍等工作。扩充力量的主要来源：一是从广州第九训练处来的人约二十余人，大多是军官，如大队长詹玉书，参谋长潘和海，中队长朱光淳，碧湖区长魏再恩。原九训处中校参谋赖绍峰到缙云即被国民党逮捕杀害（因我已起义）。二是从铁路沿线招来抗战时期流落的蒋军官兵。三是从文成县招来的民兵，其中有骨干也有普通民兵，大部是鲤村、大峃、玉壶等地人，约二百三十余人。起义后担任大队副的胡绍采，担任中队长的胡建中，担任军需主任的胡国光，军械股长王绍钗（在抢运武器中被

捕杀害）等人都是，起义的作用也大。四是本地找来的国民党军队散兵，约十余人。

武器的主要来源是：国民党李默庵集团军在丽水没有被运走的武器库，朱沛霖的独立二营以及我部的步枪，大多取自这个武器库。我们装备只能靠自己找来下锅，办起了修械所，修理损坏的老缺零件的机枪、步枪。除这个来源外，还向省里请领，当时景宁、缙云等县，省里分配给他们的枪支弹药，因无钱购买，都不要，我们就克服困难要来了。起义的第二天，我们还把存放在丽水的武器弹药偷运出来，军械股长王绍钗运了两船的枪支弹药，在丽水至碧湖的途中连人带船被敌人（特务营）劫走，王绍钗就是这样被捕杀害的。

我和地下党的关系较密切。我的老家是文成县的山区，也是地下党活动的地方，因此我同浙南特委书记等同志来往较早，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由我的堂兄胡元光（原系中共党员，后脱党）介绍，同浙南特委龙跃同志取得了联系。以后也就由胡元光担任我与浙南特委的联络员。不久，我们又派丽水县府的郭少英到路南党代表卜明同志处联系。卜明同志很关心我们，就派中共党员吕东明同志来我处，从此，吕东明就担任我们和路南党组织的联络员了。

当时丽水专署有两个独立营，约一千多人，战斗力不强，但比我们这个部队是强些。我们打算先消灭两个独立营，然后再解放各县，因此向龙跃同志建议，派一个原建制不变的徒手大队，潜入丽水，由我们装备。用里应外合的方法，消灭专署、保安司令部以及两个独立营，然后席卷全区。当时龙跃同志答复，要召开扩大特委会后决定。

当时浙南特委在永嘉的山区里，距丽水六百里以上，一次来回需十天左右。自从同路南党代表卜明同志取得联系后，党对我们的指示、教育更及时了。

我们准备起义的全过程，是十分秘密的，我们和浙南特委的联系，从未同任何人说过，就是对张基楼也未说起过。同路南党代表卜明联系，也同样严守秘密。在起义以前，和松阳的祝更生见过两次面，只谈有“到戈”的打算，我和党的联系情况，从未同他谈过。除接受党的指示以外，未同任何其他人或单位有过书信上的来往。只有党才有权指示我。

我们起义后，国民党很快就调十一师来追剿我们。在曳岭新屋村是我们的第一次战斗。从那以后，我们就分开活动，由张之清政委率第一大队向北，大队长是詹玉书，教导员是戈天择。由我率第二大队向缙云方面走，大队长由胡绍采代理，教导员由政治处主任陈仿尧兼任，另一个特务中队也由我调动。我所率的部队同敌十一师接触过三次，死亡六、七人，被俘十余人（包括区政府的人员）。由于部队大多数人都是民兵，队伍散得开，也能收得拢，有越打越强的趋势。张之清政委所率大队也同十一师打过一次不小的仗，死伤较大，大队长詹玉书同志阵亡。

后来以卜明同志为首的路南党组织，决定派我带一个大队去浙南，联合浙南纵队开展反清剿，我于四月二十日到达浙南特委景宁办事处。因我们苦斗了较长时间，比较疲劳，同办事处主任张金发同志商量后，决定在景宁办事处休息一天，并电告在永嘉山区的浙南特委。事情很巧，第二天一早

（二十二日），我们就在电台里收听到中央军委、解放军总部发出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四月二十五日左右，我们到达了浙南特委会所在地，从此就在浙南特委的领导下战斗了。

一九八三年六月

（胡允孚同志现在无锡市政协工作）

游击队转战白区开仓济贫

王君木

一九四九年三月，国民党反动政府风雨飘摇，蒋介石在奉化仍以“下野地位”指挥他的残余力量，进行反革命内战。此时，伪松阳县县长祝更生率自卫大队起义，对江、浙一带颇具影响。反动当局惊恐万状，一面派李和涛接任伪松阳县县长，重建自卫大队，并派出一个独立营，以加强武装力量。一面命整编十一师进剿我丽、宣、松人民游击支队。当时，我从军需处调往教导队，鉴于形势吃紧，部队奉命从丽水和松阳交界的张山出发，到板桥和各路武装人员集结。支队部命令：除碧湖、江南等五个武工队留在原地坚持斗争外，其余两个战斗大队和各单位一并随支队部向松阳石仓一带大山区转移。我们昼宿夜行，越过丽龙公路，绕过西屏城郊，到达龙、松、遂三县边境，于三月二十二日进驻玉岩区公所就地休整。

玉岩原属白区，没有民运工作基础。当时支队忙于整编起义人员，并对今后部队的行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针对敌十一师“围剿”的严重形势，支队领导成员中，一部分主张把队伍拉到青田山区，因为支队政委林艺圃同志在青田有民运工作基础，既利于部队立脚，又可甩开敌军“进剿”；另一部分人主张化整为零，开辟白区，缩小目标，减少损失。

经讨论，“化整为零，分头作战”的意见占了上风。

三月二十七日，部队从五岩转移到梨树下，政委林艺圃和支队长率一个战斗大队、教导二分队和机关部分人员向石仓进发，打回老区。政治部主任王桂伍同志，率另一个战斗大队在白区开辟工作。我所在的教导一分队奉命协同军需处、民运组到高亭开仓济贫。我们立即出发，沿途拆毁敌人的电话通讯线路。经枫坪时，遇到枫坪乡校校长，他手持一张由支队长签发给乡校的三千斤粮单，找军需主任林木同志（叶强化名）要求领粮，我们叫他到高亭接洽。

黄昏，我们冒着牛毛细雨到达目的地——高亭，只见高亭村萧疏冷落，十户九空。原来这里的反动势力非常猖獗，群众受反动宣传的欺骗甚烈，听说游击队进村，都纷纷上山入林，避而远之。我们把地主周世福的大院作为营房，放下武器，徒手串户，请老人们叫亲人回家。军需主任林木同志对人地两熟的枫坪乡校校长做了思想工作，请他协助我们动员群众回家，直至深夜，群众才带着恐惧的心理回到村里。经同志们耐心宣传，才安定了群众的情绪。这时，村东曙光微露。大家匆匆地喝了点稀粥，林木同志找来了该村的保长，要他列出贫苦农民的名单，以便分等发粮。接着，我们又串户穿巷，去动员群众来领粮、运粮。

高亭村紧依高山，山上古木参天，虬枝交柯，浓荫覆地，清澈的山泉，涓涓而流。这天正是雨后初霁，空气十分清新。我们迎着晨曦，顿觉心旷神怡，忘却了日夜奔波的劳累，毫不停息的工作，因此，群众对我们逐步消除了疑虑。一批批敦厚纯朴的群众来到反动政府的粮仓前。军需处的同

志用板斧劈开仓门，金黄色的稻谷，霎时从门框处直泻出来。饥寒交迫的乡民，一见黄澄澄的谷粒，个个喜泪盈眶。我们按册放粮，群众欢欣雀跃，奔走相告。村里宰了一口大肥猪送往营房，送慰问品的人群，陆续不断而来，司务长都以粮食作价，回送给群众。

入夜，尚有大批余下的粮食急待处理，林木同志决定组织劳力运往小吉村坚壁。为了扩大开仓济贫的影响，晚上召开了群众大会。高亭村头的大祠堂里挤满了人群，古老的戏台四周，点燃的松明，吐着黑烟，棕红色的火光照着张张笑脸，我们这些刚从学校出来的十六、七岁的小毛头和民运组的姑娘们，上台表演“插秧舞”、“杨柳青”等节目。林木同志上台讲了话，当场就组成了数十人的运粮队伍，直至午夜，大会结束。运粮队自备扁担箩筐，到仓库称粮、运粮。我们事先说明，每运粮一百斤，付给四十斤稻谷作运费。为了隐蔽，林木同志领着这支运粮队伍连夜向小吉村进发。

小吉靠近龙泉县边境，离高亭十余华里，四周奇峰插天，松杉入云，山道逶迤、绿荫遮村，是一个理想的秘密屯粮处所。当第一批粮食运到目的地时，清晨的霞光已沐浴着葱绿的群山，我们确似生活在“日照香炉生紫烟”的意境之中，大家不觉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拖着劳累、疲惫的身躯，行进在返回高亭的归途上。

回到高亭，王桂伍同志带领的战斗大队和部分机关人员，已进驻高亭和我们会合。

敌十一师偷袭高亭
王桂伍战伤被俘、英勇就义

王君木

国民党整编十一师开进浙南山区，象一条饿急了的疯狗，对我游击队寻迹跟踪，丽、宣、松一带，霎时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

由于支队部在讨论部队行动时，“挺进青田山区，甩开敌军‘围剿’”的意见被否决；“化整为零，开辟白区”的主张占了上风，在战略上确是一个明显的失误。当时，正值黎明前的黑暗，敌军“围剿”颇有乌云压顶之势。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游击队分兵把口，深入白区，孤军转战，必然铸成危机四伏的局面。我们到高亭开仓济贫，就感到和老区截然不同，一开始，群众上山入林，避而远之。足见民运基础的薄弱，部队立脚之艰难。

高亭属枫坪乡，敌十一师三十三团团长王志任是枫坪乡根下村人，他对这一带的地形、村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王桂伍同志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率领了一个战斗大队进驻高亭。此时，我们已完成了开仓济贫的任务，并在小吉村屯积了大批军粮。桂伍同志准备在次日向小吉进发，以便站住脚跟。不料伪枫坪乡乡长叶春，和敌十一师团长王志任的

胞弟伙同卢忠鉴等反动分子，向十一师送了情报，引敌三十三团向高亭偷袭。四月二日子夜，敌人的尖兵顺山摸黑，悄悄地向我山头哨位靠拢，用砍刀劈倒我步哨。接着，敌重机枪在制高点抢占了阵地，封锁了所有通道，在游击队营房四周布下了火网。凌晨四时许，敌人在山头上发射了三响六〇炮。顿时，各种火器齐发，枪声炮声大作。王桂伍立即命令同志们突围，支队部秘书何鑫虎操起步枪，将子弹推上顶门火，首先冲出后门，当即被敌军的冲锋枪弹撂倒，壮烈牺牲。王桂伍顶上手枪子弹，相继冲出，不幸右腿挂彩，失去战斗力。此时，枪炮声犹如暴风骤雨，同志们顽强抗击，英勇突围，冲向山坡竹林。在恶战中许多同志倒在血泊之中。

经过一场激战，部分同志杀开血路，突出重围；许多同志拚力厮杀，壮烈牺牲；三十八位同志被俘，王桂伍同志因挂彩失血，也在其中。以后得悉，敌人曾对他百般逼供，用过电刑。但王桂伍同志坚贞不屈，始终不吐半句口风，最后在丽水城郊的海潮村英勇就义，是年二十八岁。

游击队高亭失利，距今已三十五年了，然而，许多先烈的音容笑貌，却时刻浮现在我的脑际。和我同龄的范增，当年才十六岁，他的身长只比七九步枪略高一点，这位出生在开封府的活泼少年，竟和民运队长钟枢，支队副官许良等同志一起，在敌人的淫威面前威武不屈，迎刀饮弹，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缅怀着他们。

碧湖武工队镇压恶霸林华庭

王君木

我们丽、松、宣游击支队教导一分队从高亭直奔石仓老区，经苏马坪稍憩，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在外大阴一带和敌三十六团遭遇。我们只有十个人背着十支步枪，无法对付一团美式装备的敌军，只得迅速折回。嗣后得悉，政委和支队长所率的部队，在石仓和敌三十六团激战，因老区条件优越，无一伤亡。激战后，部队已从朱溪南渡瓯江进入了青田县山区。我们当即绕道经龙泉边境的大苏，将枪支隐藏在群众家里，轻装经云和到达碧湖附近，并向青田进发，以便和支队部会合。

当时，由于敌十一师正在“围剿”游击队，各地土豪劣绅有恃无恐，带领无赖恶徒到处抄家抓人，对游击队员的家属竭尽打击陷害之能事。同时，他们还派人探听游击队的行踪动向，为敌十一师提供情报，妄图消灭我游击支队。为此，支队部命令各地武工队，严厉打击地方反动势力，首恶者务必就地镇压。

碧湖镇的林华庭一贯横行霸道、鱼肉乡里，是丽水西乡出名的地头蛇。一九四九年初，由于武工队经常在碧湖一带活动，这条地头蛇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敌十一师到达丽水后，这条僵蛇却回光返照、重吐毒液。不但派出爪牙，四出

打听我游击队的行踪，还公然扬言要消灭“土共”。碧湖区武工队根据林华庭的罪恶，报请支队批准，决定就地镇压。

碧湖是一个大集镇，有警察所等反动武装，而且水陆交通方便，镇压林华庭宜于在夜间进行。

林华庭惯于寻花惹柳，行踪诡秘，经常不在家宿夜。武工队派出侦察人员跟踪探查。四月五日，碧湖区武工队决定“清明杀牛”（牛，指林华庭，群众愤恨地叫他“野公牛”）。当时，我们正到达碧湖附近。

下面是碧湖武工队“杀牛”的经过：四月五日夜，这头“野公牛”正宿在家里。他家在镇上双眼塘的东南面，靠南的一口塘，是他家的大鱼塘，沿住宅墙边还挖了一口小鱼种塘，和大塘相通。武工队立即整装出发，悄悄进入碧湖镇，包围了林华庭住宅。深夜叫门，林华庭深知自己恶贯满盈，必惊肉跳上楼躲避不敢开门。此时武工队已破门而入，发现林华庭躲在上楼，一位武工队队员立刻持枪上楼追捕，不慎步枪走火，这清脆的枪声，吓得林华庭从楼窗跳了下去，落在窗下的毗檐上。由于这头“野公牛”平日喝饱了民脂民膏，肥头大耳，大腹便便，毗檐负荷过量而向下倒塌，“野公牛”落入小鱼种塘。武工队员立即出屋包围了鱼塘，十余支三节电筒的光柱在塘面上交叉搜寻。林华庭此时已游到大塘中央，头仰天，只把鼻子露出水面吸气，活象一头丑恶的大河马。

“林华庭，上来”！

“不上来我们开枪了”！

“把他打死在塘里喂鱼”！

武工队员们大声呵斥，并把步枪机柄拉得哗哗响。林华庭的家属纷纷跑到塘沿，呼天唤地的叫着："先生，别开枪呀"！"爸呀！快上来吧，我们宁愿破家，保命要紧啊"！这些家伙竟把武工队当作是绑票"请财神"的，武工队员更加愤怒了。

林华庭迅速游到塘南面的梨园岸边，这个梨园有围墙，武工队员越墙进园，林华庭已上岸欲跑，队员们一拥而上，抓住了他的双手。可这家伙确有一股"牛劲"，颇有拳脚功夫，他运足气伸出双手，两个小伙子一人抓住他一只手往后扭，但怎么也扭不动。队员们气极了，一位化名林土的畲族战士，操起步枪的刺刀，在他屁股上捅了一刀。林华庭"哟！"的一声松了劲，武工队员把他捆了个结实，押到碧湖镇东北面的"井坟头"处决了。

次日清晨，碧湖群众喜形于色，奔走相告，大家都以谈论"杀牛过清明"作为快事。

智擒敌独立连连长叶树法

王君木

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我们游击队丽、松、宣支队教导一分队的同志，在青田县黄寮村和支队部会合，大家犹如远航的水手，绕过了暗礁，排除了恶浪，回到了海港一样，心情愉快极了。祝更生支队长拉住了我的手，“小鬼”、“小鬼”叫个不停。同志们脱险重逢，个个热泪盈眶，虽有千言万语，但不知从何说起。当天中午，支队长要我们教导一分队的战士和他同桌进餐，两张大方桌拚凑在一起，支队长亲自为我们盛饭，亲热劲儿胜似天伦之乐。在交谈中，有人提起了高亭牺牲的同志，瞬间，失去亲人的悲痛代替了欢聚之乐，一桌饭菜，味如嚼蜡。

青田县黄寮一带，紧靠丽水县江南区(今丽云区)，当时水陆交通要道的大港头，是国民党区政府所在地。在这儿，敌人驻扎了一个独立连，配备了机枪等半自动武器，有较强的火力装备。连长叶树法设路卡、查行人，不可一世，成为我们在江南区开展活动的一大障碍。同志们早想拔掉这颗硬钉子，但鉴于敌十一师连续“围剿”，游击队无暇顾及。自从支队进入青田山区后，丽云一带就成为我们经常往来的活动区域。为了有力地开展反“围剿”斗争，江南区武工队决定严惩叶树法，并定下智取的策略。

叶树法凭籍连队配备精良的武器，根本不把游击队放在心上，认为大港头周围是他的天下，因而无所顾忌。他和十八都村一个妖艳的女人调情姘居，武工队根据掌握的情况，教育了这个女人，要她把叶树法引到大港头和弦头嘴村间的公路桥上。四月十二日正午，这女人到敌连部和叶树法厮混，午餐后，要回十八都，拉着叶树法陪她走一程。这一天，万里晴空没有半点云彩，正午的太阳却也灼人。叶树法没有带武器，只穿着一件白衬衫护送情妇。当走到预定的公路桥时，突然桥下跳出五位虎彪彪的游击队员，由东、西桥头向叶树法猛扑过去。叶树法左右无路，进退两难，正要大声呼救，五位游击队员将他扑翻在桥面上，并抓住他的手脚，四人各持其一，另一游击队员托起叶树法的背脊，仰面朝天，凌空举起，拔步向山路飞奔。

时过不久，驻扎在大港头的敌独立连，得悉连长被游击队生擒，立即整装集合，沿山路跟踪追来。五位壮实的游击队员抬着敌连长，沿着崎岖的羊肠狭径猛奔起来，这"活货"又在作垂死挣扎，弄得五个身强力壮的游击队员气喘吁吁。追兵越来越近，但敌人怕伤了连长，不敢开枪；五位小伙子跑到茶子棚村时，已是疲惫不堪难以举步了。眼看敌人就要追上，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我官岭头的步哨发现了敌追兵，立刻向驻在官岭的支队部报告。大队长彭强青立即部署兵力，机枪进入阵地，彭大队长站在官岭头山岗上，挥着二十响的木壳大声命令：

"机枪准备"！

喊杀声在群山回荡，木壳的红绸在空中飞舞。敌追兵闻

声丧胆、见情心寒，立即掉头后撤。五位游击队员抬着“活货”，上了官岭，直奔支队部营房，把“活货”往地上一放。这时敌连长叶树法面如土色，白衬衫撕成了“八卦衣”，欺压人民的威风一扫而尽，真可谓“午时的土皇帝、未时的阶下囚”。

为了夺取叶树法，祝更生支队长把他引入房内谈话，教育他弃暗投明，带领部队参加游击队。叶树法为了活命百般蒙混，山盟海誓地许诺次日带兵投诚。支队决定放他返回大港头，但叶树法没有悔悟，回到大港头后，竟于当夜雇船向乐清方向溜走。

这一件事，使大港头敌独立连的官兵，惊惶万状，再也不敢与游击队为敌了。从此，树倒猢狲散，游击队不费一枪一弹，拔掉了这颗硬钉子。

渡江战役日记

高国治

1949年4月10日　于长江江心之铁板洲。

早饭后，与老童沿铁板洲以西河堤经铜板南面江堤渡船到玉板洲观察江南岸地形后于十三时三十分始回到驻地。

今晚大风影响师直不能摆渡过来。

4月11日　于安徽桐城铁板洲

今日确定以两个单位并排渡江，以革命竞赛精神完成任务。童师长、孟副师长率炮兵干部赴玉板洲看地形。下午去看修船情况，今晚可修好十只。

4月12日　于安徽桐城铁板洲

今日去军部开会。因渡江时间整个推迟七天，粮草筹集成了大问题。政治工作主要加强突击营的工作。政治工作配合水上演习，继续收集船只。

4月13日　于桐城铁板洲

师政治部听取下团干部汇报部队关于渡江作战准备工作。

九八团三连演习中发明用白布蒙船减少目标的办法（一

般不伪装者三百米以外就可看真，而伪装者在百米以内还看不清楚。一般反映是波大船小坐不稳）。

九七团二营在十八步以北地区住时，连长干部没有分工，把团指示的准备筐子、救生圈等工作都分给大家去做。实际上是准备了一些材料而没作渡江演习等具体工作。九七团一、二区队均有在亲自看到长江后，感到江并不很宽，浪并不怎样大，说南方过去说话是吓唬人。三连二排副在师排以上干部会后检查有无保命思想时说，我过去不是党员不愿死，今天是党员了，就不保命了。一、二连情绪高。

九七团二营副营长说，偷渡愿为第一梯队，强渡就不愿担任。演习都是偷摸动作，不作火力组织。要求作第一梯队是认为第一梯队可以不挨炮弹(这是一种侥幸取巧的思想)。二连制救生圈是经过在浅水试验不成功，连长、副政指表示没信心，而在不会水的政指在深水中试验成功后，积极起来，一天之中就完成三十多个。（这次从解决对长江的神秘恐惧心理开始，因而纠缠于救生圈问题上较久）。

九七团一营全营有三十七人要求火线入党。三连根据军的渡江奖惩办法自订立功条件八条。

九七团三营从渡江准备之第一天起，就思想上树立了作第一梯队的准备，因而准备工作比较积极。干部提出光打情绪不行，必须依靠具体准备。他们有强渡的思想准备，不准备设营指挥所（应了解强渡与隐蔽是一致的）。

4月14日　　于桐城城内

今十二时由棕阳乘汽车出发，于下午六时到达桐城，因

人未到齐未开会。

4月15日　　于桐城棕阳镇

今日九时听邓小平政委讲二中全会的基本精神及刘伯承司令员的讲话。下午五时后乘汽车于晚十时赶回棕阳。

4月16日　　于桐城铁板洲

今上午由棕阳乘船回到铁板洲。当即向童师长、张主任传达会议的全部内容并根据鲍政委指示，决定明日八时开师党委扩大会（扩大团干），传达必要的问题。九时开连以上干部会，传达二中全会基本精神。

黄昏时阴雨。据报，今日九八分队五区队派八个人出去买猪肉，在小船上勉强坐的人多了，结果翻船，淹死了老百姓，事情很严重。军首长确定从今天起人民币三百元抵现洋一元使用。战士的五十元损失，军设法补偿。

4月17日　　于桐城铁板洲

今十时召开全师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第二野战军干部会议所传达的中央二中全会的基本精神。

4月18日　　于桐城铁板洲

今早饭后赴棕阳参加九七分队全分队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二中全会的精神。着重讲了下列问题：（一）今后可能用三种方法消灭国民党的一百多万军队，而主要的是天津方式。（二）消灭了国民党的武装力量之后是否就不要军队

了。（三）保护城市与建设城市。（四）胜利后可能产生什么问题，怎样克服？（五）目前应如何准备？

明天去军开会应提出解决的问题：（一）对水手奖金的确定；（二）十二军花银洋问题；（三）船手一百余人；（四）炮弹二百五十发。

4月19日　　于桐城铁板洲

今清晨新河口以西军部参加军党委扩大会。主要研究渡江作战的思想掌握问题和物资保障问题。当晚八时后又召集临时师党委会传达了这个精神。并决定对民工船手奖银洋一员及分别动员问题。至晚十二时始睡觉。

4月20日　　于桐城铁板洲

今日全体进行动员。区别部队船手与民工船手，第一突击队与第二突击队的不同情况进行动员。下午开二个团的突击队员大会，曾（军长）刘（主任）讲话。其中九连政指提出：英雄比英雄，江南会英雄，人人当英雄，个个立大功。是很好的。

4月21日　　于江南之青树纪

今十八时开始由玉板洲强渡长江，于十八时四十分就胜利登岸。十时许到达青树纪暂停一会儿(原国民党96*A*212*D*636*R*部住地)。夜雨。

4月22日　　于安徽贵池之高坦

今早由青树纪经宴塘桥到殷家汇休息数小时。于下午六时继续向东南经灌口至高坦追住敌人后尾部队。

4月23日　　于安徽石埭县之杨坑口

今八时驱逐高坦东山敌人，部队继续沿沟汀鸡儿滩七里前进。于下午四时进到杨坑口宿营。给师直前梯队讲话。

4月24日　　于石埭之古楼墩（谢家村）

今晨由杨坑口出发经埋横船渡沙城于十八时进到古楼墩宿舍（冒雨行军）。

4月25日　　于安徽祁门东北三十五里之长培村

今晨冒雨于五时由古楼墩出发，经五里抠大洪岭击退敌后卫部队，于十八时许抵长培村宿舍。在雷胡以北与黄西独立团会师。

4月26日　　于安徽祁门北之胥岭

今晨我九七部队趁雾气歼灭敌驻胥岭之警戒，俘排长以下三十余人，轻机枪三挺。当晚驻祁门之敌九十六军全部逃跑。我部队当晚进城。原我部今日经胥岭向县城逼进，我九七部队在胥岭俘敌一排后，仍在双河口与敌对峙，当日下午敌九十六军逃离城后，我以古稀年率二营进城维持纪律。

4月27日　于祁门县城

今上午八时我由胥岭进入城内。下午召集团干部会。

4月28日　于祁门县城

同童师长、孟副师长到中学、农民银行、茶厂一行。敌伪地方保安团队百余人投降。

4月29日　于祁门正东之北坑（莲花塘保）

今日冒雨由祁门城出发，经金字牌金石到达北坑。汉三同志留在祁门城继续接收银行及茶厂事宜，待祁门民主县政府今日进城交待后，明日即可返部。

从今日起人民币与银洋比价为三百五十比一。

4月30日　于安徽休宁县城

今六时由北坑出发于十二时进到休宁县城宿营。据说敌保三旅于本月二十七日就逃跑。黄西支队二十八日中午进城。

5月1日　于休宁东南十五里之潜埠乡

为了给后边部队腾房子，故今由休宁县城移驻此地。今日是"五·一"劳动节，中共中央电贺南京解放和太原解放。

5月2日　于休宁东南四十五里之榆村
（屯溪东南十五里）

今由潜埠经屯溪宿于榆村。王忠仁、徐定一等同志调南

京工作。特给小黄写信一封。

5月3日　于浙江遂安县芳梧岭

今三时由榆村出发，经石门，翻大连岭（群众说该山上二十里、平走二十里、下二十里共六十里，实际四十八里，需时五时四十分），经鲍家村、马家坞于十四时半进到芳梧岭宿营。

5月4日　于遂安之钱家（安阳坂南十里）

今由芳梧岭出发，经大路口、遂安县城、安阳坂于十六时抵钱家宿营。

九七部队今拂晓进城。伪县长率警察局及自卫队百余人于昨二十时向山中逃跑。城内有省银行、电讯局、粮食局、县医院等，派李双岭率一个连看管，等军部来交代。九七部队在安阳坂捉住乡公所人枪各六、七。

部队思想，老战士在胜利形势下享乐保命思想滋长，新解放战士对我部队生活不习惯，因而比较消沉。干部不如以前抓得紧。

5月5日　于浙江寿昌之石门塘

今四时由钱家出发，过二十里之百罗坪山，于二十时进到石门塘。因道路不好走，加上整天下雨，摔坏牲口不少。敌106A之83 R在新桥。

5月6日　　于浙江兰溪之游埠

今五时率九七部队及师特务营经劳村曲斗桥、水岭镇进到游埠宿营。此地距汤溪城二十五里。孟副师长、张主任及九八部队尚未来到。游埠东南临衢江。

5月7日　　于浙江金华县城西关桥南

今日由浙江龙游县渡衢江经罗埠阳下沿汽车路于十六时许直达金华县城西关。因三十五师先到城内，故我未派部队进城维持秩序。

据说敌85A、88A今日向永康退去。

5月8日　　于永康县城

今晨由金华乘汽车出发于十三时与三十四师同时攻占永康城，歼敌一个营。行程一百二十里。

5月9日　　于浙江缙云县城

缙云距永康八十华里。今八时由永康乘汽车出发于九时四十分即到达缙云县城。我两个侦察排与三十四师车运部队于七时同时攻占该城。俘敌69RR部及通讯连共二百余人。部队进抵缙云，九七团三营继续前进。

5月10日　　于丽水县城

下午一时半由缙云城乘小吉普出发。因敌破坏大桥，步行三十里始抵丽水城附近，夜十一时攻克丽水县城。我九八团三营歼敌五百，敌八十八军警卫营长刘书鼎率警卫工兵两

营五百余人投降。九七团继续向碧湖猛追中。

5月11日　于丽水县城（古称处州）

今日在丽水未动。开始研究军管会工作问题。

5月12日　于丽水城

下午召集团政干会议，研究当前思想问题及工作布置。

5月13日　于丽水县城

十三时冒雨给处州中学初中三年级以上学生讲话。

5月14日　于丽水城

今日大批释放俘官。我十一军杨国宇参谋长回金华。

5月15日　于丽水县城

今接上级电示：决定我在丽（水）缙（云）永（康）地区住。

5月16日　于丽水县城

今日统计从屯溪以来的俘获数字。计：

3113＋300＝3413人。其中释放军官970名，游勇323名，老弱115名，留校级军官21名，尉级军官87名，能补充部队者1601名，张冀闽志带回的300人未算在内。

5月17日　　于丽水县城

今日上午与张之清县长和项素清两同志研究城市中暂时利用保甲人员问题及新解放城市成立各界代表会问题。当晚向县长交代军管会工作。下午去城北五里之三岩寺一游。

5月18日　　于丽水县城

下午应处州地委傅振军之邀进晚餐。当晚给丽水县政府及游击队干部讲政策问题。二十三时始回住所。

5月19日　　于丽水县之碧湖镇

由丽水到碧湖必须过两次河。进至碧湖时不过十一时，但因渡船坏了，直到十八时还未开始渡，只好宿于此。三十二师九五分队（团）的彩号、俘虏均住碧湖小学。

十八时一阵大雨。

5月20日　　于浙江丽水县碧湖镇

今日白天虽无雨，但河水大涨，汽车过不来。九八部队亦未全部过来，故继停于此。

5月21日　　于浙江松阳城

今下午始进到松阳城内。

5月22日　　于松阳城

上午召集团级干部布置几天工作。主要是清洁卫生、整理组织、总结作战（评功）和发报向上级请示延迟半月关于

四、五月份综合报告的时间。

5月23日　　于罗埠

今由松阳出发赴金华开会，宿于罗埠。

5月24日　　于浙江金华城

今晨由罗埠出发，于十一时到达金华城，当即参加会议。

5月25日　　于金华城

今日上午始结束会议。当晚赴金华医院用X光检查身体。

5月26日　　于松阳城

今晨由金华乘汽车出发于下午五时返回松阳城。

5月27日　　于松阳城

上午召开师党委会研究四周休整工作及成立新团配备干部问题。预计工作步骤，重点是政治整训，用百分之七十五的时间，六月七日完成立功表模三评运动，八号至月底为诉苦运动时期。

5月28日　　于松阳城　　晚雨

上午开师党委扩大会（吸收团干参加）。（一）布置四周休整工作，传达军党委关于胜利后反对骄傲与享乐蜕化诸问题，（二）成立九九团问题。

5月29日　　于松阳城

今日忽雨忽晴。分别与董瑞海、曹从文、党波诸同志谈话，了解部队思想状况。据说，战士要求回家，干部要求提高享受。九七团连排干部中有要求到医院休养，有要求做地方工作的。

部队在松阳纪律不好。情况是：部队驻在的村庄好，不住部队的村庄不好。主要是有的买猪少给钱强买，给群众印象不好。

5月30日　　于松阳城

今日整天参加九七团党委扩大会，主要传达师党委扩大会的目前形势与反对主要的两种倾向——骄傲与享乐蜕化。会末提出：（一）树立彻底解放江南的思想（即不仅在形式上解放广大地区，而且要在实质上为我控制起来），反对中途止步思想（要求回家、享乐、改行等均是不正确的思想）。（二）树立明确的政策思想。反对私欲蒙蔽了对革命利益的损害。当晚曹从文同志汇报渡江以来的思想情况。

选自《革命斗争历史资料》第十期

（高治国同志曾任33师政委，现任云南省委书记）

解放丽水的回忆

童国贵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险，乘胜追穷寇，解放全中国。

渡江后，二野三兵团十一军三十三师，在兄弟部队的密切配合下，进军浙江，追击国民党李延年残部，并配合当地游击队解放浙西南各县。大军进入浙江后，即分兵数路，追歼逃敌，十一军三十三师和十二军三十四师，进军屯溪、遂安、直捣金华。三十二师解放宣平、遂昌、松阳等县。三十三师与三十四师并肩作战，沿金丽公路追歼逃敌，势如破竹。几次遭遇战，打得残敌丢盔弃甲，辎重遍地。三十三师配合三十四师解放永康县时，歼灭敌人二个营，解放缙云县时，生俘敌军三百余人。三十三师的九十八团，解放丽水城时，几阵激战，我军战果辉煌，俘虏顽敌八百余人，缴获敌吉普车十多辆，其中有敌兵团司令李延年自用的小吉普、小卧车各一辆，武器弹药更是不计其数，残军溃逃时，自行烧毁大型卡车一百多辆。

5月9日，三十三师的九十七团，在团长张庆和同志率领下，首先占领了丽水城郊两座山头。10日夜，九十八团在团长尹书信率领下，冲入丽水城内，一举围歼企图顽抗的敌军，解放了丽水城。三十三师进城后，与当地游击队进行了

会师。师政委高治国与政治部主任即与当地党组织协商，筹建了丽水城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政治宣传工作，维护社会治安，使全城迅速恢复社会秩序。

继丽水城解放后，九十七团马不停蹄，人不休息，连续作战，机智、勇敢的张庆和团长，一马当先，率团继续追歼逃敌，先后解放了云和、青田两座县城。

三十三师在圆满完成任务后，即集中松阳县，进行一周的部队整训。嗣后，全师拔离浙江，奔赴新的战场。

1983年8月1日

（童国贵同志原任三十三师师长、湖南省军区司令员）

整理人：郑爱和

丽水城解放见闻

叶元璜

5月，气候宜人，百花竞艳，蜂蝶成群。三岩寺县立简易师范的师生们，在课余饭后三五成群的漫步校园，有的欣赏含苞待放的娇艳月季；有的成双联袂的在窃窃细语；也有的溜跶“三岩”在观望珠瀑溅石，这优美的环境真个使人心旷神怡。但近日以来，风闻战事，臆神猜测，真使人心神不定。

自从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取得胜利后，大军渡江势如破竹，南京、上海、杭州相继解放。国民党的残兵败将，急急如丧家之犬，向浙南溃退奔逃。解放军战士日夜跟踪追击，1949年5月9日下午，国民党邱清泉残部溃退丽城，喘息未定，而解放军三十三师指战员已于10日夜晚分兵两路，一路由丽缙公路正面追击，一路由山径小道迂迴包围。夜晚九时左右，红绿信号弹划破黑暗的长空，解放军战士与国民党残敌接火，枪声不断，火力交织成一片火网。我校师生遂即避至安全处所，卧在地上以防不测。经二小时战斗，至午夜枪声始渐稀落。国民党残兵一小部由通惠门突围西逃，大部则由大水门、小水门抢渡溃散。由于人多船少，国民党残兵争先恐后拥挤而上，以至葬身瓯江的不在少数。仅短短的二小时，丽水县城就解放了。

翌晨，火红的太阳照遍大地，师生们怀着满腔热情向县城进发。只见城头上插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欢笑声、歌唱声混成一片，这种欢腾的景象，至今犹在记忆中。

城内，到处是残敌匆忙溃散时遗弃的吉普卡、六轮车、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头戴红星军帽的解放军和穿着各色服装的游击队员，一面在打扫战地，一面与鼓掌欢呼的群众打着招呼。学生们也成群结队自动地参加了战后街道清理工作。

黄昏，我们怀着愉快的心情，兴奋地回到学校。同学们通宵不寐，畅谈革命形势，畅谈今后的打算，整个学校笼罩在欢乐、幸福的气氛之中。

机智勇敢的宣传员

～～回忆在部队所闻～～

吕绍泉

1949年5月10日，解放军刘、邓大军三十三师九七团、九八团追击国民党第六兵团李延年残部和十三兵团李涤兵团残军至丽水县城郊。国民党残敌得悉解放军包围丽水城时，惊恐万状，遂即部署逃窜，并派一连兵力在小水门浮桥边阻击。敌酋长见解放军来势凶猛，就乘李延年等过渡逃窜后，即将队伍撤向万象山待机。九七团、九八团指战员与残敌经过激烈战斗后，于当日夜十一时左右解放了丽水城。部队进驻县城，九七团团部及宣传队驻在浙江地方银行旧址（即现在的县机关幼儿园）。次日宣传队在城内大街小巷宣传党的“城市政策约法八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目前形势。下午又分组外出张贴标语、布告、号外等。

宣传队有一个中等身材的宣传员小齐，穿着一身粗布绿军装，头戴“八·一”军帽，一手提着一个摺弹炮弹壳制的浆糊桶，一手拿着一卷布告和标语，向万象山方向走去，在一座洋式楼房（系国民党陈诚所建）前，贴了几张标语。突然，小齐发现一个头戴大盖帽的国民党军官，在房旁树林里

探头探脑，这引起了小齐的高度警惕。他睁大眼睛仔细观察，约有一百多个国民党士兵，贼眼溜溜、慌慌张张的隐藏在林木之中，并架着机枪。宣传员小齐心想，丽水县城已经解放，敌人大部队已沿丽浦路向南逃窜，留在这里的肯定是小股残兵，已是孤军无援了。但也怕敌人进行垂死挣扎，一人无法对付。继而一想，革命军人应是不怕牺牲，要发扬虎胆英雄精神。因此，灵机一动，向前猛冲几步，大声喊话："国民党官兵们！你们被包围了！赶快缴枪，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接着又高声大叫："如再不缴枪，就吃我的手提弹！"同时一手举起榴弹炮弹壳做的浆糊桶一幌，一手作拉线状。国民党官兵见状，立刻惊惶失措，浑身发抖，嚎啕大叫："我缴枪，我缴枪！"并催促他人："快缴枪，快缴枪！"为什么敌人会如此惶恐呢？原来他们都是在淮海战役中，吃尽解放军许多奇妙的自制土炮、土地雷亏的惊弓之鸟。一闻小齐要拉手提弹，可不知手提弹是怎样厉害的武器，如不缴枪，手提弹一拉火，不就粉身碎骨了吗！就这样，一百多敌兵乖乖的举起了双手。这时，机智的小齐，怕他们假投降，就一个箭步冲到敌人机枪前，抓住了机枪，对准敌人命令："快放下枪！到右边排队！"国民党士兵见此情景，只得将枪放下去排队了。小齐用夺来的机枪押着俘虏下了万象山，将他们送到九七团团部。这些俘虏得到解放军的优待，根据自愿，有的发给路费和通行证回了家，有的补充到连队当上了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

云和城的解放

～～回忆在部队所闻～～

吕绍泉

人民解放军某部九七团团长张庆和，１９４９年时仅二十六岁，他作战勇猛机智，在跃进大别山和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都打得很出色。

１９４９年5月１０日解放丽水城时，从俘虏口中获悉国民党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和第十三兵团司令李涤在一小时前，坐着吉普车沿丽浦公路向南逃窜，残部随后。于是张团长当机立断，部署兵力追袭敌人。抢占交通要道，务必在丰源小路和丽浦路大港头阻截国民党部队，防止他们向福建逃窜，力争在大港头、碧湖南山一带歼灭李延年、李涤残部。他亲自带着两个警卫员和三个侦察员，乘一辆刚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吉普车，迅速沿丽浦公路追击，部队随后，意图活捉李延年、李涤。

他命令驾驶员开足最大马力，以最快速度前进，一路上与敌人溃散部队边打边走，只二个多小时即到达云和城郊，可是公路已被敌人破坏，掘了一条三公尺宽的壕沟，而且哒！哒！哒！的机枪子弹从云和城边横扫过来，封锁了前进的道路。张团长和警卫员以及侦察员都先后跳下了车，张团

长将胸前的望远镜拉到眼前，沿着机枪响的方向瞭望，发现离公路三百多公尺的伪县政府桥头旁，筑着六米多高的碉堡，机枪子弹不断地从那里吐射出来。他十分脑火，立即带着警卫员、侦察员迅速穿过开阔空地，沿着处州师范附属小学围墙（现为云和小学）前进，快速接近碉堡。但已被敌人发现，只见一个军官模样的人，瞪着三角眼，指挥机枪手向张团长等瞄准，张团长怒火万丈，从警卫员手中接过快机，向碉堡窗口一瞄，“嘭！”一声！子弹不偏不倚地击中这个军官。军官“啊！”的一声，上半身就倒悬在碉堡窗外，头部的血直往下淌，这个被击毙的军官就是国民党云和县自卫总队上校总队长、反共老手刘剑直。碉堡上的士兵看见总队长毙命，机枪手等个个吓得嚎啕大叫。这时，警卫员、侦察员喊话：“国民党官兵们！赶快缴枪投降，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刘伯承、邓小平大军，你们赶快缴枪！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碉堡上的守敌一听是解放军，又是刘、邓大军，更吓得浑身发抖，立即把枪支从碉堡上一支支丢了下来，个个举着双手出了碉堡，跪在碉堡外叫饶命。警卫员命令他们打电话通知据守在各碉堡的岗哨，说明总队长刘剑直已被解放军击毙，并叫他们赶快投降，不要顽抗。解放军追击部队一到，国民党残兵有的投降、有的逃跑，云和城就这样解放了。可惜这位机智勇敢的张庆和团长，在１９５１年担任飞行师师长时，在一次驾机出击美帝侵朝飞贼中，光荣的牺牲了。

匪十一支队被歼经过

县人武部民兵斗争史编写组

1949年3月“匪浙东义勇纵队总司令”陈庆尚派陈迪化为该匪第十一支队支队长，在宁、绍一带活动。宁、绍解放后，陈迪化奉命到丽、云、松、宣边界组织匪伍，以丽云的均溪为活动中心，收罗、欺骗、引诱在乡的伪军官、伪乡保长、地痞流氓。又以大鱼吃小鱼的办法并吞小股土匪。我前游击队叛徒陈东昌、应朝宗等亦与陈迪化勾结，上山为匪。匪伍力量增大后，成立了伪“丽、云、松边区办事处，”辖九个大队，一个独立中队，土匪最多时发展到一千三百多人。是丽水地区最大的土匪组织，这股土匪严重的威胁新政权的巩固，我县广大民兵积极配合丽水军分区警备团、县大队、区中队坚决予以围歼。

1949年农历7月11日，我军在郑地活捉了匪首陈迪化，囚于七专署公安局，因看押不严被脱逃，陈逃回匪部，重整匪伍，匪势又猖狂起来，活动区域也比前扩大。

同年9月初，匪总司令陈庆尚来丽水与陈迪化会晤，把匪“十一支队”的番号改为匪“七区警备团”，陈迪化任团长。9月12日匪全部集中在黄弄村，被我军发现。我警备

团用三个连的兵力将他们包围起来，经过几小时激战后，活捉了匪总司令陈庆尚等大小匪徒九十余人，击毙九十余人。陈迪化所属残匪逃跑后，整编为六个营，这时伪三个边区办事处虽已成立，但组织极涣散，并无战斗力。黄弄一伙，匪内部情绪低落，思想动荡，有的开小差，有的向我政府自新，只剩下顽匪四百余人。陈迪化派匪大队长金学张带二十多人窜到云和城区活动，派匪副官吴少华到云和、龙泉一带，妄图组织“反共自卫团”，余匪化整为零活动。

在我军民积极清剿和政治攻势的瓦解下，陈迪化所属匪徒四散潜逃，各自为主。匪首陈迪化亲带二十余人隐藏山沟活动，由于众叛亲离，陈迪化加强了对匪徒的控制，提出谁自新就杀谁的头，部属十分痛恨。我七专署公安局预先派经过教育，愿为歼灭陈匪出力的原国民党在乡军官冯应山，打入陈迪化匪部，当陈迪化的卫士。冯与其他卫士以结拜兄弟之名，利用匪部内部矛盾打死陈迪化，１９５０年农历正月初七陈迪化带着十多人隐藏在丽水陈寮山，卫士趁陈迪化晚餐，酒饭之余躺在地上休息之机，开枪打死陈迪化。十一名卫士、警卫班人员携枪支向我七专署公安机关投诚。

陈迪化股的江士伟等九名土匪在松阳石仓乡北坑，匪突击营营长梅志雄部三十余人在景宁渤海区金钟乡，叶英迪部八人在松阳靖居区裕后乡一带活动，先后被我军歼灭。１９５０年５月１９日松阳县大队俘获匪第二营魏得时等四名土匪，缴获步枪二支。

陈股匪首徐苏泉等四名土匪在太平谢山头亦被我军歼灭（徐苏泉下落不明），李国光（１９５７年又上山为匪，后

被活捉枪决），陈维泾等匪向我政府自新，到１９５０年６月份止，匪十一支队在我部队与民兵、群众的密切配合下，大部被歼，彻底瓦解了。

缸　窑　惨　案

吴　贤

解放前，缸窑一带流传着一首民谣："起早摸黑去出工，天晴落雨不停空，年年耕种年年空，地主豺狼吸血虫。"这首民谣是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诉，是贫下中农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这短短的二十八字，凝聚着千千万万穷苦人民的血和泪，也记载着众多佃户的恨和仇。

春雷一声震大地，天下穷人得解放。1949年农历4月13日，丽水县城解放了。凯歌高声奏，万民齐欢腾，穷苦的劳动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缸窑村的贫下中农在党的领导下，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纷纷加入了农民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一切权力归农会"！狂风暴雨般的农民斗争起来了！声势浩大的斗争浪潮，吓得地主土豪坐卧不安。但是敌人是不甘心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千方百计妄图伺机报复，破坏新生的人民政权。缸窑惨案就是在这段时间发生的一起重大历史事件。

1949年农历10月13日晚，缸窑村以开"鸭禁"为名，召开巩固、壮大农民协会的大会。贫下中农喜颜笑开地参加了大会。会场放在缸窑佛堂，贫下中农欢聚一堂，畅谈农村的大好形势，人们沉浸在欢乐之中。八时许，缸窑地痞伪保队附陈春木窜进会场，以要求入会为籍口扰乱会场，

拖延大会的召开，以便使早已串通好的土匪前来破坏会场，屠杀群众和农会干部。陈春木估计土匪将要到达时，在群情激愤下方溜出会场。

大会在顺利的进行着，新入会的会员慎重的在表册上捺上志愿入会红指印。就在这时，匪首陈迪化与游击队叛徒陈东昌，率领了三十多个匪徒，一部分包围了会场，另一部分手持冲锋枪窜入会场，会场顿时乱作一团。在这紧急的时刻，农会干部当机立断，大声叫喊："向四周冲出！"可是丧心病狂的匪徒已端着冲锋枪，向手无寸铁的群众狂扫过来。顷刻佛堂成了血海，二十六位阶级兄弟姐妹倒在血泊之中。其中陈云友、李松会、雷叶花等十八位贫下中农被枪杀身亡。年龄最小的陈细介儿只有九岁，年龄最大的陈云友已经六十二岁了。其中有的头颈被砍断、有的身中数弹肚肠外泄、有的头颅破碎，真是惨不忍睹。张祯余、黄坑余、雷三娣等八位贫下中农亦受重伤，倒在血泊中，其中有手臂被打穿、有眼睛被打瞎、有胸部受重伤的。土匪之残酷、狠毒，令人切齿痛恨。

杀人不眨眼的匪徒进行血腥屠杀后，就冲入群众家中进行洗劫，抢走了大批粮食、棉被、衣服、鸡鸭等，真是无恶不作，无物不劫。

这次浩劫延续了一个半小时左右。群众人亡财劫，损失极为惨重。

缸窑溪水日夜流，洗不尽千家万户血泪仇。

国民党匪帮又欠下了人民一笔血债。

自取灭亡的匪首陈迪化

肖　良

1949年5月10日，解放大军一举解放了丽水县城，丽水人民欢庆解放，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先后建立，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正在这时，一贯与人民为敌的反共老手陈迪化，潜来丽水组织匪股，为非作歹残害人民。一时间，使部分山区和农村人心惶惶、鸡犬不宁，严重的威胁新生政权的巩固，威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匪首陈迪化是本省余姚人，受过特务训练，刁滑而残忍。解放前夕系丽水戡乱团情报组长，后参加伪国防部青年反共救国军浙东义勇纵队第十一支队。曾在宁波、绍兴一带活动。后宁、绍相继解放，无可立足，受上司——伪浙东义勇纵队总司令陈庆尚的派遣，并任命为支队长，潜来丽水、云和、青田、松阳、宣平等地，搜罗在乡伪军官，伪乡、保长，以及地痞流氓、散兵游勇等残渣余孽，先后发展到一千三百多人，拼凑起“丽、云、青边区政府办事处”、“丽、松、宣边区政府办事处”等反革命组织。辖九个大队，一个中队的土匪武装组织。之后，他还秉承上司的旨意，将十一支队改编为“浙江七区警备团”，自封团长。并委派王治早为伪松阳县县长，黄仲豪为伪宣平县县长，赵万崇为伪丽水县县长。一时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陈匪遂率匪帮流窜各地，

杀害我农会干部，殴我基层政权，偷袭我过境战士，拦截军车、抢劫物资、绑架无辜群众，无恶不作。１９４９年7月１１日，陈匪在郑地被我军包围，生俘了陈匪迪化，关押在丽水专署公安局。8月２４日，陈匪乘机脱逃，继续上山为匪，并并吞其他股匪，重整旗鼓，死心塌地的与人民为敌。

9月间，在石塘地方偷袭我过境车辆，并当场杀害我党政干部、解放军官兵五人；绑架二十六人，并抢去轻机枪一挺，步枪十支，子弹二千多发，以及粮食、现金等物资。１９４９年农历１０月１３日晚，又包围我缸窑农会，用冲锋枪狂扫群众，当场枪杀群众十八人，八人受伤，造成骇人听闻的缸窑惨案。后又杀害概头村农会干部关秀英，还在青田陈埠、丽水大港头、下沈等地，策划和组织围攻我区、乡、村基层政权，劫夺粮食及其他物资，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在我七分区警备团和各县大队配合追剿、围歼下，黄弄一仗，陈迪化股匪几乎全部被歼，陈匪却侥幸的漏网了。从此，这些漏网残匪便化整为零，小股分散活动。

１９５０年1月，陈匪领着顽匪二十多人，窜入丽阳白云山、陈寮坑一带活动时，冯应山（系经我政府教育，悔改自新，打入匪帮的旧军官。）利用匪帮内部矛盾，于农历正月初七日夜１２时许，陈匪被其“亲信”枪杀，结果了狗命。

打死匪首陈迪化后，冯应山、厝占标、江占魁等十一人，持械向人民政府投诚。陈匪尸首在丽水县府前广场的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示众，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括苍除“魔”

肖　良

解放初，被丽、缙、青三县边区的广大群众喻为“恶魔”的蔡洪登是何许人物？许多人都还清楚的记得，蔡洪登是严鸟乡金鸟村人，出身地主，当过伪乡长，曾投机革命，后又叛变，为首组织土匪，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匪首，是臭名昭著、妄想翻天的“恶魔”，结果被人民的铁拳砸得稀巴烂。

蔡洪登其人

1929年，二十七岁的蔡洪登，做梦也想飞黄腾达。于是直奔南京，在伪交通团第二大队当兵。一年后，该团北撤徐州，蔡洪登乘机潜逃回家，在丽水做起木头生意。对上他巴结伪军、政界人物；对下他变本加厉的剥削农民。1944年4月在家乡加入国民党。1945年起，任伪信孝乡乡长，从此气焰更加嚣张，抓壮丁、派苛捐、收杂税，积极为反动政府效劳，到处欺压乡民，搞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1948年，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溃不成军。该蔡感到前途渺茫，便要出两面手法，表面上与我党、政、军人员接触，有时讲几句“进步”话，做几件“开明”事；暗

地里却在搞反革命勾当。丽水解放前后，国民党溃军急急如丧家之犬，纷纷南窜。在黄村一带收缴国民党残军过境时留下的枪支时，蔡洪登把好的枪支私藏起来，拒不上交，只拿了部分差的枪支交公。祸国殃民之心。昭然若揭。

血债累累 万民痛恨

自此以后，蔡洪登积极策划，颠复我新生的人民政权，妄图卷土重来，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1949年6月，伙同陈廷三与永康县匪城防指挥部暗地联络，罗网了一批地痞流氓，带了私藏武器，为首组织土匪队伍，7月份发展匪徒六十余人，后又发展到十八个大队，约有匪徒二百余人。自称"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丽、缙、青边区总队"，自封总指挥。这股匪徒流窜各地，扰乱地方安全，残杀农会干部，破坏农村基层政权，偷袭我军战士，抢劫军用物资，绑架无辜群众，搞得山区群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1949年6月的一天，我武工队员李光元同志奉命去严鸟乡收缴武器，被匪首蔡洪登获悉，即指使匪徒胡松友等四人在路旁伏击，将李捉去，用绳索勒死。1949年8月，在匪徒盘踞，侵扰的香仁寮村，我地下党员陈献峰仍坚持斗争，积极做好保卫农会组织、征收公粮、传送消息等工作。蔡匪恨之入骨，指使匪徒将陈捉去杀害。蔡匪还多次破坏我新生的人民政权，杀害农会长十人，民兵和民兵干部六人，共产党员及无辜群众二十四人。1949年12月，伏击我三十五军过境部队，当场杀害我军战士二人，并捉去战

士六人，劫去各式枪支八支。还在丽缙公路抢劫过汽车二次，杀害我军战士一人，群众五人，并抢去二支枪和许多物资。1950年6月又在洪处村枪杀我解放军战士三人和太平区区中队长。这股土匪抢民粮、烧房屋、劫民财、杀害我军战士和人民群众。所到之处，杀猪宰牛无恶不作，血债累累，确是万民痛恨的“恶魔”。

智擒“恶魔”

为了肃清这批匪徒，使人民安居乐业，我县民兵和群众，积极配合部队参加剿匪斗争。1950年春，蔡洪登股匪在池岭头被我军民击散。接着又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多次清剿，蔡匪势困，深感末日来临。1951年7月，蔡洪登股匪的少数顽固分子，企图逃窜青田，在金鸟村松树坑山上被围，活捉顽匪潘平洋。1952年1月28日夜，蔡匪走投无路，至金鸟村其表兄金寿芳家要粮。次日晚，为我民兵及金寿芳父子设计擒获，押送人民政府，后被枪决。

“恶魔”蔡洪登就擒，广大群众拍手称快，从此人民安居乐业，跟着共产党积极投入斗地主、分田地、反恶霸的革命洪流中去。

穷途末路的匪首李国光

肖　良

亡命之徒李国光，１９３７年（十七岁）参加反动的国民党后，曾参加伪浙江省九区社会军事干训班受训，先后任丽水壮丁训练员、集训大队区队长、丽水政教训练班分队附、丽水爱武乡乡长、新昌县军民合作站站长、宣平县自卫中队副官以及国民党特务队队长（即情报组组长）、敌国防部青年救国军浙东义勇纵队第二支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中队长等伪职。并积极配合敌戡乱团“清剿”我游击队。曾在宣平县俞源乡田铺村绑架我共产党员一名。还积极地搜集我地下活动情况，可谓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

解放后，李国光不但不向人民低头认罪，改恶从善，而是继续与人民为敌，积极参加反共青年救国团浙东义勇纵队第十一支队，上山为匪。在匪首陈迪化的十一支队里当大队附、副营长、副团长等匪职，以便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欺压人民。在此期间，李匪曾率领匪徒绑架我农村干部，抢劫我人民财物达数十次，强奸妇女十多名。１９４９年７、８月间，曾指使匪中队长徐苏权，杀害我原平坎乡副乡长徐娟始同志，又杀害自新土匪蓝坵荣。１９４９年１１月至１２月，又积极参与杀害我石牛乡乡长，并与我解放军在苏埠、坑口、武村、平阳岗、丽阳门等地进行顽抗，亲自打伤我苏

埠区武工队队员一人，实是血债累累、作恶多端的顽匪。

1950年春，我人民解放军配合地方武装对各路匪徒进行总围剿。在强大武装压力和政治攻势下，李国光处于四面楚歌，末日来临之时，遂于3月率领匪徒二十多人向人民政府自新、投诚。人民政府对有悔改表现的匪徒，取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态度，还将李国光安排在电影院工作。但李国光恶性不改，在1952年10月至1953年5月间，乘机奸淫女青年，因而被清洗回家。

由于李匪本质极端反动，一贯仇视我党和人民，1954年暗地拉拢自新土匪张焕廷，进行反革命活动。1956年3月与刘方成串通一气，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李国光自称浙江人民反共救国军支队长，指使刘匪方成大肆扩大反革命组织，刘匪先后发展了叶士正、雷天进等十多人参加了该土匪组织。刘匪把发展起来的人的照片、志愿书送李匪审阅，6月26日，刘匪方成被宣平县公安局捕获。此时李匪势孤力单，决定孤注一掷，于56年7月4日率领匪徒叶士正、雷天进、柳廷芳等四人，窜到我联城乡劫去步枪二支、子弹八发后上山为匪。自称中国民主革命委员会浙江处州武装指挥部，李匪自称部长，委任叶士正为匪政治指导员。7月6日，李匪亲自打伤我公安干部，抢去手枪一支，子弹六发及其他物资。李匪还制订了反革命纲领，对我党政策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破坏。并指派匪徒叶士正窜入丽水城内张贴反动标语，探听我人民银行、公安机关门卫的枪支。李匪还将长枪改成短枪，乔装打扮，带领匪徒雷天进，流窜各地进行反革命活动。7月22日正当李匪在碧湖、龙江一带流窜

时，在上沙溪油车被我军民合围，终于被擒，落入法网。

血债累累的匪首李国光被镇压后，广大人民无不拍手称快，个个叫好。从此，丽水匪害肃清，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了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政协丽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征稿信

委员：

同志：

文史资料工作在人民政协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促进祖国大团结大统一、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惠及子孙后代的光荣事业。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同志在招待六十岁以上全国政协委员的茶会上号召大家说："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把自己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贡献出来。"从此，全国各地文史资料工作普遍开展起来，我县也作了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未能广泛深入。这次政协县七届常委会十分重视，提出要求每个政协委员都要动手，将戊戌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前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新闻、体育、民族、宗教、华侨、社会生活、工业、农业、商业、交通、水利，属于近代史和现代史范畴，既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也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的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文史资料记录下来留之后代，同时，要求大家还要发动自己联系的各界人士进行撰写，作出贡献。

我县历来是丽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戊戌以

来有过许多重大事件，如：

一、属近代史和现代史方面的有：

光绪二十六年（即公元1900年）六月丽水发生大水灾，城关发生闹米风潮，群众捣毁府署，碧湖饥民闹荒要求平粜。地主何关生抗拒，被游街示众；

1904年处州双龙会在革命党人陶成章、魏兰等帮助下提出“反清灭洋”口号，并准备起义，双龙会首领王金宝被叛徒出卖遭捕英勇就义；

1905年丽水人民抵制美货运动；

革命党人阙麟书、魏兰等人在处州组织成立“利用实业织布学堂”培训革命力量；

辛亥处州府城光复；

丽水军政府派阙麟书在丽水、云和、青田招新兵编为北伐队一营；

丽水籍叶得标参加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天保城，获头等功开国军称号；

民国元年水灾；

阙麟书、黄桂芬、李春贤等组织反袁世凯斗争，丽云（大港头）、碧湖义勇反袁斗争攻打丽水城；

五四运动丽水四座中等学校学生上街游行演说；

五卅运动丽水群众的反帝斗争；

北洋军阀周荫人部溃兵过丽水；

北伐军赖世璜部经过丽水；

国民党的“二五”减租；
红十三军攻打丽水城；
红军七军团在丽水活动；
“弯刀会”捣毁国民党林场；
农民起义军攻打曳岭伪区公所；
红军（暴动农民）血战三岩寺（巨溪）；
红军挺进师在丽水活动；
丽水抗敌后援会成立；
红军攻打碧湖镇；
挺进师政治部主任黄富武战伤被俘英勇就义；
中共地下省委迁来丽水；
新四军办事处成立；
太平经济实验区成立；
国共合作时丽水救工队成立及活动；
周恩来同志应黄绍竑之邀视察大港头兵工厂；
丽水飞机场建造；
丽水的抗日救亡运动；
省文化界抗敌协会丽水分会筹备会成立；
华侨领袖陈嘉庚来丽水；
闹米风潮；
“抢盐”风潮；
共产党组织宣传抗日；
铁工厂工人阻击侵犯大港头的日寇；
日寇侵犯丽水，彭团长守城阵亡；
雅溪农民群众，追杀侵犯日寇；

游击队攻打碧湖伪别动司令翁光辉；
游击队攻打大港头铁工厂；
丽水县自卫总队起义投奔革命；
游击队开仓济贫；
游击队镇压碧湖恶霸林华庭；
游击队高亭失利，王桂伍战伤被俘英勇就义；
解放军三十三师解放丽水城；
游击队进城，成立人民政府；
还有：
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丽水；
天主教、基督教传入丽水；
国民党十八军罗卓英率部来丽进攻挺进师；
国民党省政府机关迁来丽水；
国民党二十五、三十二集团军部驻碧湖采桑；
国民党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在碧湖；
国民党西南干训团在县头；
国民党军委陆军突击总队部在赵村；
英国军事代表团在县头；
国民党浙江青年铁卫队在碧湖；
军统程慕颐在厦河举办特训班潜入共产党；
国民党丽水专署在万寿宫举办保甲侦探训练班；
黄绍竑在大港头建立兵工厂；
东南兵工署接管黄绍竑兵工厂；
日寇大轰炸；
日寇两次侵占丽水奸淫掳掠；

日寇施放鼠疫病菌，鼠疫在城关、碧湖流行；
军统翁光辉游击队女兵连在汤村；
丽水日伪维持会的产生和活动；
丽水沦陷时的难民收容所；
国民党八十八军来丽剿共；
国民党保甲制度在丽水；
国民党保甲督导区在丽水建立；
国民党戡乱团建立；
国民党十一师“围剿”游击队；
国民党的苛捐杂税；
国民党强征壮丁种种；
匪十一支队的破坏活动；
匪首陈迪化及所部被歼；
活捉匪首蔡洪登；
活捉匪首赵万宗；
海匪被歼；
活捉匪首李国光。
此外还有：
陈诚在处州中学读书；
郭骥在处州中学读书；
丽水籍国民党南京军校代校长端木彰（善夫）的简况；
陈诚发迹来丽；
陈诚母亲在丽水；
丽水籍军统别动司令翁光辉的简况；
丽水籍国民党少将李祖白的简况；

解放前丽水地区出国留学生。

二、有关农业、畜牧业的有：

耕作制度的演变；
冷水田、低产田的改造；
种子改良；
冰雹、虫灾、风灾、水灾情况及对农业的影响；
丽水土壤情况；
畜牧品种和改良情况。

三、有关林业的有：

丽水原始森林及稀有、特有林木；
丽水解放前林场情况及解放后各林场简况；
丽水桑、茶、果简况；
山林保护、开发情况；
丽水油茶情况。

四、有关水利的有：

瓯江水系的利用和改造；
碧湖通济堰的管理和维修；
好溪堰的管理和维修；
高溪等大水库的建造。

五、有关交通、邮电的有：

丽水通京古道简况；
丽浦公路的开拓；
丽水交通运输情况；
抗战时丽水邮政机构；
丽水各渡口义渡情况。

六、有关金融、工商业、经济的有：

金融简况；
近代丽水电力工业简况；
燧昌火柴公司始末；
丽水利用织布公司情况；
解放前后市场情况；
城关、碧湖集市贸易；
商业流通渠道；
丽水土特产；
全行业公私合营。

七、有关卫生的有：

解放前医院、诊所设置；
丽水主要的疾病、地方病；

丽水中医情况；
丽水草药医师简况；
丽水癌症调查；
丽水名医简介。

八、有关教育的有：

抗战时丽水学校情况（包括其他地区迁入）；
解放前夕学校情况；
解放前学生运动；
处州中学简况；
儿童保育院简况；
处州师范简况。

九、有关文化、新闻、体育的有：

丽水民众教育馆情况；
丽水戏剧种类和特色；
张之清同志在滴水岩组织“暑期青年读书会”；
丽水工艺；
麦秆剪贴画与阙伊；
抗日时木刻运动在丽水；
丽水摄影事业史；
处州乱弹简况；
丽水鼓词简况；

丽水主要民间文学种类及流传简况；
城关、碧湖“三月三”庙会；
畲族情歌、山歌简况；
丽水民情、风俗习惯简况；
丽水电影事业发展简况；
《岩泉》刊物始末；
丽水名胜古迹的保护和维修；
丽水古窑址、古矿址简况；
辛亥革命主要人物小传；
丽水文化名人小传；
东南日报在丽水简况；
民生日报在丽水简况；
处州日报简况；
民间体育简况。

十、有关民族、宗教的有：

畲族简况及风俗习惯；
回族简况及风俗习惯；
丽水庙宇庵堂、教堂建筑简况；
丽水天主教简况；
丽水基督教简况；
丽水伊斯兰教简况；
丽水佛教简况；
丽水道教简况。

十一、有关团体的有：

丽水工会简况；
丽水商会简况；
丽水工商联合会简况；
丽水农会简况；
丽水妇女会简况；
丽水慈善机构简况；
国民党党部简况；
丽水三青团简况；
丽水参议会简况；
丽水国民党与三青团互相倾轧情况；
丽水选“国大”代表简况。

十二、有关华侨的有：

丽水华侨简况；
丽水华侨中有声望有成就的人物。

以上所列的事件和内容仅是我县一部分历史事件和内容，还有许多事件和内容要请大家来提供，仅从以上情况亦已说明我县文史资料内容十分丰富，是大有文章可写的。但许多有价值的史材是掌握在老一辈人的手中，如不“抢救”，这些资料就会逐渐消失，抢则存，不抢则亡，一但失存，无法弥补。为此，希望全体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都积极参加，

共同做好“抢救”撰写工作。撰写稿件时，要求资料真实，既可写全面情况，也可写一个侧面或点滴的见闻，不强求面面俱到，如有实物照片更为欢迎。可以自己撰写，也可请人代写；可以单独写，也可数人合作写；对已故的则请知情的亲友写或由他人搜集整理。稿件可交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专辑刊登，并付给稿酬。

征集史料，事关精神文明的建设；事关历史遗产的抢救。请您一定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进行撰写并把您打算写的专题题目和交稿时间及您要提供的事件和内容，函告我们，以便作出统一计划和安排。如果您了解有其他同志能写史料的也希望向我们推荐，以便组稿。

此　致

敬　礼！

政协丽水县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日

本辑编辑：[illegible]　吴　凯　许旭东
吴学融

封面题字：毛传卡

丽水文史资料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丽水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出版日期：1984年12月
印　　批：1——2000册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丽水文史资料　第一辑
作者=
页数=163
SS号=0
出版日期=